

史庫羅文選集

Squirrel's Literary Collection



—— 中央大學第41屆金筆獎得獎專刊

史庫羅文選集

Squirrel's Literary Collection



Golden Pen 41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目錄

指導老師序 優秀而熱情的寫作者們，請出列

執行長序

008 004

小說組

第一名 葉儀萱 印象

012

第二名 林家宏 大膨脹

030

第三名 陳力瑋 廢墟動物園

062

佳作 蔡宜勳 哈姆雷特猴

090

佳作 楊梓廷 夏蟲的鳴叫

114

佳作 何書冠 落黑雨天

134

散文組

第一名 葉儀萱 他和他的前女友

160

第二名 鄭伊婷 遺

172

第三名 江珮慈 台26線外

182

佳作 王致中 氤氳

192

佳作 郭瑞雅 寄生

200

佳作 游高晏 玻璃貓

210

新詩組

第一名 陳力瑋 水族日記

224

第二名 王怡蓁 駕駛一輛老爺車

232

第三名 鄭伊婷 話多貓咪

238

佳作 林麗綺 黑色

242

佳作 蔡如蕙 未完成

246

佳作 周緯宸 敏感神經

254

優秀而熱情的寫作者們，請出列

國立中央大學第41屆金筆獎指導老師 李欣倫副教授

2022年，中央大學金筆獎適逢四十週年，在人文藝術中心主任李瑞騰教授的規劃下，出版金筆獎精選集，包括《在微光中》（新詩卷）、《在行走中》（散文卷）與《在空氣中》（小說卷），編者精選了金筆獎歷年的得獎作品，無論是青春記憶還是個人生命剪影，集四十年來眾心靈的深厚積澱，是珍貴的中大記憶。從書名來看，無論是在微光中、在行走中還是在空氣中，飽含著動、靜態的正在進行式，似乎詮釋著書寫的承先啟後，展現四十年來的中央大學金筆獎，正持續培育出當今文壇的優秀寫作者。

中央大學金筆獎，也是我生命中第一個拿到的獎項。那年，大學部的我有幸榮獲新詩、散文組首獎，至今還記得評審作家給我的建議和鼓勵。於是，帶著這份美好的校園青春記憶，我開始投稿校外文學獎，有了出版散文集的機會，更因如此也擔任各校園、社會文學獎的評審。金筆獎，是我的起點，相信也是不少熱愛文學、勤於筆耕的校友們的寫作第一站。

今年五月的小說、散文、新詩決賽會議，因疫情升溫而全面改為線上，我全程參與，收穫頗豐。過程中除了向當今知名的作家們學習文學寫作觀點和技巧，也從他們專業且嚴格的評審過程中，欣喜得知本校學生的寫作潛力，有幾位評審同時表示，部分參賽作品已脫離校園文學獎的青澀、學步階段，展現寫手的魅力，即使放在社會文學獎的平台來看，也相當出色。其中一位評審委員正是去年榮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百萬大獎的鍾文音，在會議上提到她將一篇參加「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優等獎的作品，選入九歌出版社的《九歌110年小說選》中。對文學寫作愛好者（尤其是有志於小說創作的青年）而言，每年由《INK印刻文學生活誌》所舉辦的「青年超新星文學獎」，是文學獎中的文學大獎，此獎並非廣邀寫手投稿，唯一取得入場卷的方式就是：校園文學獎小說組首獎，才有資格入選。集各大專院校小說組首獎之競賽，想必皆是一時之選，而2021年的優等獎（首獎一名，其餘則是四名優等獎），則由本校光電所李承鴻同學，以〈那些彈力球為何消失？〉一文，於三十三篇作品中脫穎而出。

〈那些彈力球為何消失？〉正是2021年金筆獎小說組首獎，接著榮獲「2021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又讓念念不忘的鍾文音，特別將這篇作品選入具代表性的九歌年度小說選，和臺灣當今優秀的小說家同框，如黃錦樹、童偉格、黃麗群、楊隸亞等人，在一群已卓然成家的小說家當中，李承鴻可能是極少數的在學學生。而在我撰寫這篇序文的同

時，又傳來好消息：今年金筆獎的小說組首獎葉儀萱，以〈印象〉一文，榮獲2022年剛公佈的「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優等獎，連續兩年，中央金筆獎的小說組首獎獲得眾評審的肯定，真是令人歡喜、振奮。

於是，當我翻讀《史庫羅文選集——第四十一屆金筆獎得獎專刊》之際，不禁浮現著眾多優秀、熱情的寫作者列隊之場景。史庫羅文，這個聽起來文謫諳的書名，來自於松鼠(squirrel)的音譯，來自於本屆金筆獎策劃團隊，他們希望能找到一個代表中央大學、又和松樹有緊密關聯的象徵物(吉祥物)，於是想到了松鼠。本校師生對於跳躍於枝枒間的松鼠應不陌生，團隊取其易親近、靈動性(或破壞性?)等特質，彷彿也藉此象徵文學創作予人的感受？走進作者構設的情節與細節中，我們感覺被深深理解，而有時，我們則感覺被挑戰，固著的偏見總在故事流動中軟化下來，有了對話與省思的契機。

優秀而熱情的寫作者們，請出列。尤其是四十一屆金筆獎的得獎同學，請繼續大量的閱讀，繼續寫下去，期盼在未來看到各位有機會在文壇發光發熱，用你們的敘說，記錄、描摹甚至創造未來。

執行長序

國立中央大學第41屆金筆獎執行長 詹皓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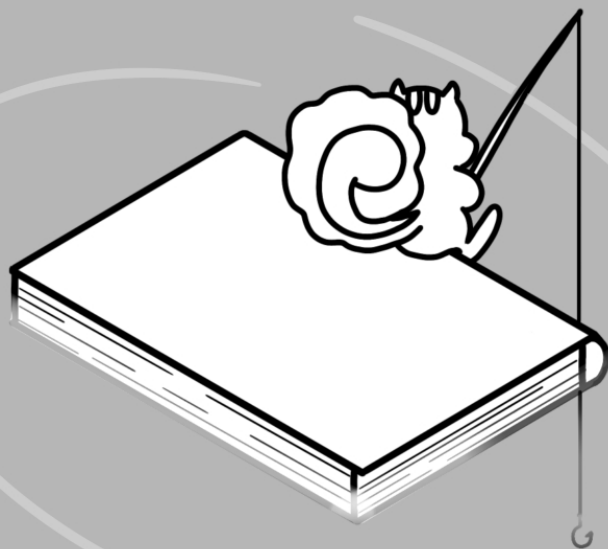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屆金筆獎，在疫情的第三個年頭安靜順遂地落幕了。這一年的疫情有如浪潮般此消彼長，所幸在團隊運作上，大多數的事務也得以線上協作或是線下獨立完成，並沒有造成太大的額外負擔需要去調適。較為可惜的是，依舊在最後的一刻，決議了辦理第三年的線上決審會議，可同時也感恩，團隊得以平安順利的完成由陳柏青老師進行的推廣講座，讓當天的溫暖和笑語，引領著更多中大人投身文學。

和團隊一起陪伴著金筆獎度過在中大的第四十一個年頭，我們也一起見證了自身的成長，我們在每次的事務後，都會盡可能地排出時間進行回顧省思，透過它們，促使我們更去注重活動進程的時序安排，以及在信件往來之間，要做到清楚明確的重要性，也堅信這些收穫，不會被遺落在過去的文件檔案內，而會帶領我們去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

而就我自身而言，領導一直對我的本質向來都是始於服務，有了這樣的價值，讓我更能夠調適暗自襲來的不安和負擔，也督促我對每一位夥伴滿懷感恩，因此我要謝謝每一位

協助過金筆四一團隊的人，謝謝評審老師願意在百忙之中撥冗參與；謝謝出任指導老師的李欣倫副教授，以及中文系系辦的黃卉雯專員，兩位一年來的指教和建言，著實讓學生團隊在組織上更有方向；最後，我還要謝謝美宣、公關、稿件的小組員，以及依序的組長敬璇、語彤、良頤，沒有一路以來各位的陪伴，我一人也無法隻身走過一年的挑戰。

文學於我，恆常以來是擔任書寫者對於環境和自身關係的參照，透過梳理思緒進一步的達到內心的平靜，抑或是陳述對於外在世界的關懷。然亦如世間萬物般，他絕不可能只有單一的模樣，有著多樣性的面貌等待著思想萌芽，也祈願安定人心的文學，得以在中大繼續走入下一段里程。



小說組

印象

文學院學士二 葉儀萱

和阿盧的關係大概是從一年前開始的。

女友的租屋處門口多了一頂消光的灰色全罩式安全帽，還有一雙白色 Nike 的男款休閒鞋。一開始沒有太大的實感，後知後覺地才把近期的不對勁串連起來。我拿起安全帽端詳，捧著它站在門外。玄關很安靜，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就這樣在外面站了很久，把女友給我的備用鑰匙攢在掌裡，手心的肉被擠壓出深淺不一的鋸齒痕。突然感到一陣暈眩。

試圖把耳朵貼上門，一樣什麼也聽不到。於是打開手機，在網路上搜尋那頂安全帽的牌子、再一一比對，出乎意料地好找。我把那頂安全帽的型號記了下來：「TS-43A」，我在心裡默念幾次，然後下樓。女友的租屋處沒有附機車停車格，我神經質地掃視停在街邊的所有機車，想起疑鄰盜斧的寓言故事。

走下樓往右一直走。遠處一家便利商店在半夜三點成為一盞僅存的明燈，恍惚走進。阿盧當時在點貨。我從他身邊拿了一瓶竹炭水，他從眼角餘光看見我往櫃檯走去，很迅速

地跑回來替我結帳。我下意識地摸向口袋，絕望地發覺自己的錢包放在機車椅墊下的置物箱裡，所以只能尷尬地跟他說：「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只要你看過阿盧，你就很難忘記。即使疫情蔓延、人人戴著口罩遮住半張臉、甚至是你當時的心理狀態宛如一具行走的屍體，不管怎樣，你肯定會對阿盧有印象，他實在是太搶眼了。阿盧的頭髮是一頭難看的螢光綠，髮旋中間已經冒出黑色的新髮。與他的第一次見面，我瞄了一眼他的名牌，發現他把「盧」字後面的真名用紅框白底的標籤紙貼起來，上面用油性原子筆歪歪斜斜地寫著「小小」。

這人到底是怎樣。我在心裡想。

他倒也沒多說什麼，喔了一聲又轉過頭去清點貨架、把一箱純喫茶補上冰櫃。阿盧在處理商品的時候，我坐在靠窗的座位區，看見他腳上那雙和頭髮顏色一樣的螢光 Nike Air Force。猛然想起自己忘記搜尋女友家門口、那雙白色 Nike 休閒鞋的型號，中毒般點開官網翻找。就這樣一直到清晨五點多，手機電量耗盡，我一無所獲。離開便利商店，沿著原路走回，把停在女友家隔壁巷口的機車騎走。

回家後我封鎖了女友的所有聯絡方式。

我曾在某次酒會，把安全帽在官網上的照片拿給阿盧看，阿盧用力拍我的肩膀，很不屑地咋舌：「幹，那看起來就像是娘砲在戴的。」認識他幾個月後，他告訴我：「你當時的狀態其實沒那麼糟。」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如果你看起來真的像死人，我應該第一次就會記得。」阿盧又說：「但你他媽也人太好，是我我就衝進去抓姦。」

我搖搖頭，在那之後我沒辦法跟女人做愛。阿盧說我太大驚小怪，因為這樣就硬不起來的人，只是深櫃給自己找的理由。

事後我常常逼自己回想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以一種客觀的方式描述，像是做一場筆錄，在回憶的無聲真空地帶不斷播映。

就只是很想見她，所以出發。她通常凌晨一點左右睡，到達的時候已經是一點半。從狹小的迴轉樓梯上去，樓梯間滿是雜物。三樓，出樓梯口右轉，第二間靠右側的304室。門口有一個支架搖搖晃晃的黑色三層櫃，擺滿拙於保養的各式鞋品。消光水泥色的全罩式安全帽壓在小熊拖鞋上面，還有一雙白色Nike的男款休閒鞋放在門口的地墊。

發現安全帽跟休閒鞋的一個月後，我在一樣的時間點進到女友的租屋處。外面有貓在發情，高頻高分貝的叫春持續撕裂我的耳膜，迴盪在樓梯間。門外沒有安全帽和拖鞋。我

第一次仔細地看了她家門口。隔音門上有黑底金字的壓克力板，斜體寫著304。鞋櫃上薄如絨毛、細密的灰塵輕輕覆在上面。第一層是她最常穿的鞋子，薰衣草色的高筒Converse 1970（我送她的生日禮物）、蝦皮上買的奶油色厚底小熊拖鞋、方頭穆勒鞋。第二層：兩個月前一起去台南買的復古繡花鞋；大一暑假，她從泰國帶回來的紅色綁帶編織涼鞋；用塑膠袋包起、健身用的迪卡儂乾淨球鞋。最下層：龜裂的高筒皮靴折拗後疊、上面踩著一雙鞋尖氧化變黃的黑色餅乾鞋；旁邊是鞋底沾著一些泥斑的雨靴。地墊是深淺粉色相間的菱紋。

我想不起來那雙Nike白色休閒鞋的整體細節，那是一雙沒有什麼記憶點的鞋子，也並不是當季的流行鞋款、遑論鞋圈裡高討論度的限量品。逐漸模糊的記憶裡，鞋面以白色佔最大面積，側邊Nike的勾應該是低彩度的顏色，如果它跟阿盧的頭髮一樣亮，我就不會忘記了。

我把鑰匙放在她的小熊拖鞋上面，轉身離開。重新走了一趟原路，我驚訝地發現，女友家離阿盧打工的便利商店只有一點三公里，走路只要十五分鐘左右，根本沒有我想像中漫長。身體對於時間的感知，從我站在門外的那一刻起就失靈了。走進超商，買了跟上次一模一樣的竹炭水，這次有記得帶錢。阿盧蹲在超商外面抽菸，看起來正要輪班。他的頭

髮變成深藍色。鞋子是藍黃配色的 New Balance 574。

我走過去告訴他：「你的鞋子很配你的頭髮。」阿盧跳起來，笑，露出一排牙齒：「哈，應該是頭髮很配鞋子吧。」跟阿盧就是這樣認識的。

想起女友的樣子都是她的裸體和各種保養品夾雜在一起的氣味。她的潤髮乳、髮油、沐浴露、身體乳、護手霜。她像是一支活生生的香水分裝瓶，在不同的部位有不一樣的味道。撥開她稍微有些分岔的髮絲，從耳根親吻到她脖子的時候，是開架洗髮露的玫瑰淡香；如果她把手貼到我臉上，就會聞到乳木果油的味道。她在睡前習慣擦櫻桃口味的護唇膏入睡，幾次半夜，不小心醒了就吻她，她也想要的時候會自己夾著我的大腿摩挲，或是把手伸進我的胯下，握住我的陽具。我們便起身點開小夜燈做愛。唇舌交纏間那種化學櫻桃味一直在我嘴裡蔓延，伴隨兩人身上的汗珠和無盡的鹹膩。等到射精完後的擁抱，她身上的香味已經散去，兩人一起進浴室沖洗，熱水沿著她的乳房往下流，變成一個小小的瀑布，她擠出無患子沐浴乳搓洗下身，用蜷曲的陰毛揉出綿密泡泡，沖到排水孔裡。堵塞的時候，她便會露出有些嫌惡的表情，擰著眉頭，用拇指和食指拎起卡上面的髮絲扔掉。出來後她會重新再擦一次瓶瓶罐罐的保養品，各式各樣的芬芳又繼續纏到她身上。

和阿盧做愛的時候，我只會聞到A牌三合一沐浴露的味道，他總是買青蘋果綠的那罐。

聞起來像是被雨打溼的檜木林，中間參著一些沁涼的薄荷味。在他家做的時候，我們都是用同一罐沐浴乳，氣味交融在一起高潮的瞬間，時常有只是在自瀆的錯覺。出汗後他往往懶得再去洗，那種味道在阿盧身上僅會在愛撫、或是什麼也沒幹的時候出現，但我們純粹睡覺的次數並不多。性愛似乎是阿盧解決一切情緒的方式。開心或火大，差別在於他選擇跟誰上床。阿盧只在他心情好的時候叫我去他家，他的座右銘是：「二十五歲以前，沒有什麼事情是打一炮解決不了的。」

在下定決心把鑰匙還回去之前，我到過女友家樓下很多次，什麼也沒做，就只是以很緩慢的速度經過她家門口。我經常想：有沒有可能是自己誤會了什麼？也許那天，女友和那雙鞋子的主人什麼也沒有發生。又或者，穿那雙鞋子的人，只是她一個腳很大的女同學。二十一世紀，如果你真心想要找一個人，就算你被對方用社群軟體封鎖，其實也還是能夠聯絡不是嗎？你大可開另一個匿名帳號、用另一個名字重新檢索。

但她沒有這麼做。所以我每次都還是走一樣的路，回到阿盧打工的便利商店。我對那雙白色休閒鞋的型號產生一種強大的執念，即便知道了也不能做些什麼。我總是坐在靠窗、櫃檯正對面的座位上，如果有人去結帳，我就盯著他們的鞋子看，然後機械式地查詢、辨認。沒人光顧的時候就上網，地毯式搜尋各大鞋品的拍賣社團跟商品型錄。跟阿盧熟起來

之前，我就已經走火入魔重複：買一瓶水，餓了就盛幾支關東煮和熱湯，然後盯著路人的鞋子、找圖片、坐到天亮。

忘記從第幾次開始，阿盧主動和我閒聊，他困惑地問我：「幹，你家是沒飲水機是不是，每次都在半夜過來喝水幹嘛？」我說我在等人。

「等誰？」他問，搔搔從藍色退到鴨屎綠的頭髮。

「呃，我女友。」我說。頓了一下然後改口：「可能是前女友。」

他露出一副憐憫並同理的神情，拍拍我的肩，說了聲：「兄弟，算了吧。」然後繼續拖地。

「我們沒有正式講過分手。」我說。

「嗯哼。」阿盧背對著我擰乾拖把，敷衍地點頭。等到天亮、他交班的時候，他朝我走過來，說要請我吃早餐，從黑色塑膠袋拿出兩盒過期一小時的微波炒飯。我把女友、安全帽、男版休閒鞋的事情全部告訴他。他問：「什麼鞋阿？你說說看它長怎樣，搞不好我家裡有。」

阿盧的家是鬧區裡一間舊公寓的頂樓加蓋，到家都已經是白天，所以他習慣把窗簾拉上、只開角落的立燈，房間的光線因此顯得柔和舒適。阿盧的套房只有六坪左右，其中他的鞋就佔滿兩坪，有些連穿都沒穿過。我一邊聽他介紹、一邊比對記憶中白色鞋子的樣貌，結果阿盧跟本沒有一雙鞋是白的，全都是些花花綠綠的顏色。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開口：「早說啊，我又不知道你找的是白鞋。」然後從單門冰箱拿出幾罐啤酒。我們坐在地上靠著阿盧的床板，前方是靠著牆壁擺放的鞋盒，層層堆起，形成一幅壯觀的景象。

阿盧舉起酒杯，說：「哥，二十五歲以前，沒有什麼事情是打一炮解決不了的，去打炮吧。」

「笑死，我只要看到女生的裸體，就會想到她被其他人幹的樣子，軟到不行。」

「哈，那你可以跟男人做看看。」

「啥滿……」我有氣無力地應，在心裡默數阿盧靠著牆壁堆起的鞋盒。

「要試嗎？」阿盧也盯著牆。

那天，阿盧幫我口交，這種關係就一直持續到現在。離開他家前，我說：「我不是同

性戀。」阿盧趴在床上頭也沒抬：「好啦好啦，隨便你，我要睡了。」

坦白說，和阿盧做愛的時候沒什麼負擔，沒做愛的時候也還是朋友，我們只在週末的半夜見面，也沒有交換過聯絡方式。阿盧的出現讓我瘋狂找鞋的行為緩和了一點，有時候我過去只是單純想找他發洩、讓他幫我含。他不會拒絕，也不曾要求我幫他做什麼，時間久了，我自己也有些歉疚，第一次主動碰他那天，他不留情面地說：「我大概知道為什麼你女友要綠你。」我回：「幹你娘。」但是單純的慾望供需到最後會越來越純熟，和阿盧做的時候就只是想做。

阿盧並不是一個多神秘的人，第一次上床的時候，他就已經坦然交代了的自己的身分與過去。他比我小三歲，休學中，家境還算寬裕。本名叫盧健恆，是祖母幫他取的名字，希望他永遠健康。大學放榜前，他把男網友帶回家滾床單被父母發現。他爸抽起登山杖往他身上打，阿盧要跑，他爸發瘋似地往前刺，杖尖在他的右腿外側削掉一片肉。他媽媽放聲尖叫、跪著哭喊：「不要打了！」他爸看著阿盧右腿汨汨流淌的血，鬆開手杖，發抖著雙手替他打電話叫救護車。阿盧跟他爸整整一年沒講話，而他媽只要一看到阿盧，眼眶就泛紅。阿盧原本讀某間科大的夜間部，後來自己辦了休學，穿著他最貴的那雙鞋子就離家出走。租到房子前，他就在交友軟體上認識的男人間輾轉。對於生活品質，他是一個隨便

到不行的人，吃的住的都是能維生就好，他自原生家庭養成的所有奢侈習慣，戒不掉的就只有對名鞋與高飽和色彩的狂愛。含我在內，目前有兩個固定炮友。我對他的毫無保留感到安心。

等到阿盧下班，我們一起去永和豆漿吃早餐、合點一籠小籠湯包。他喜歡用一種色情的表情含住蘸了豆漿的油條。能讓他這般滿足的，只有被填滿的食慾與身體。以兩個月左右為週期，阿盧的頭髮會換一次顏色，然後用打工攢的錢買一雙與頭髮同色的新鞋。他說這是他的「換血儀式」，同一個顏色的自己看久了會膩。但在我看來，他那樣做更像是為了情趣。每次換色，他在床上的性格都會稍微改變一點。阿盧頭髮染成正紅色的那個月，他很少叫我過去跟他睡，他說：「那樣子跟你做實在沒什麼感覺。」所以我們吃完早餐便各自分頭。

記憶會越來越模糊，所以我想要把所有細節盡可能記下來。我沒有拍下任何照片對證，最可信的、最不可信的人都是我自己。一開始，我待在便利商店就只是為了複習當天的細節，在過來的路上試圖找到一些更明顯的證據。我以前很討厭電影的開放式結局，沒有答案的答案不是答案，卻沒想到自己和女友之間這種懸而未決的情況。女友家到學校要往左，如果是朝那個方向，其實走三百公尺就有一間一模一樣的便利商店，她實在沒有故意繞遠

路的理由。

我曾經想過幾個女友來到阿盧這間便利商店的可能性，好比網購不小心填錯取貨店家、外出散步剛好口渴、搶著買什麼限量商品之類。甚至還能更狗血，她牽著另一個男人的手走進來，而男人腳上穿著那雙Nike的白色休閒鞋。然而我盼想的巧合一項也沒有降臨。如果真的在這裡和女友碰見了，我們到底會說些什麼、她會是怎樣的表情？我就只是一直想像著不會發生的場景，不斷練習，卻從來沒有實踐的機會。

關係初期，我們完事後，我會把心裡最折磨的想法告訴阿盧。時常以自我催眠的方式半自嘲地說：「靠，阿如果那天真的是一個女的，那我沒進去睡是不是很虧？」心情糟糕的時候，我會浮現另一個可怕的猜想：「你覺得她有可能是被變態跟蹤嗎？是不是因為我沒救到她，所以她才沒有回來找我？」阿盧聽了我一年來時不時冒出的自悔自懺，頭幾次他都會很耐心地聽我講完，但後來他只會以一種戲謔地方式回應第一個問題。他裸著上身、慵懶地躺在床上，一邊打手遊一邊說：「好，如果那女的真的是一個大腳怪好了，你能保證她們不做愛嗎？」然後一邊挑逗性地抓了抓我的陽具。我覺得腦羞、異常反胃，拿了衣服就要走。弓著身體、在阿盧家堆滿鞋盒的玄關穿襪子。阿盧嗤鼻：「媽的，婊子就是婊子，還幫她找什麼藉口。」我用力踩了他剛剛擱在門檔旁邊，LeBron James與John Elliott

聯名的紫紅色新鞋，甩上門迅速離開，阿盧在裡面發出野獸般的悶嚎。

兩週後，我依然窩囊地經過女友家，走進超商。阿盧從透明自動門外看到我，把要報廢的過期鮮食全砸在我身上。我把沾在身上的義大利麵撥掉、將落下的三角御飯糰一個個揀進袋子裡。破曉第一縷陽光透進來，照在有點油膩的玻璃桌。阿盧跟下一個人交接，我們去吃早餐、回他家做完愛再倒回床上睡回籠覺。我問他：「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是gay的？」他眯起眼睛，用一種耐人尋味的表情看我。我把視線再次投回到他的收藏品牆，在腦海裡複習一輪他染過的髮色，然後對應他小心翼翼用透明防塵箱裝起來的球鞋。最初是螢光綠、再來是寶石藍、褪色之後是鴨屎綠、正紅色……這個月是紫色。

「你第一雙那個螢光綠的鞋子在哪啊？」我再三確認過，就是沒有他當初穿的那雙Nike Air Force。

「什麼時候的啊？我可能轉賣了吧。」阿盧心不在焉地說。看我沒有反應，他又補了一句：「怎樣，你對那雙鞋很有興趣是不是？」

我沒有回答，只是又掛記起那雙Nike的白色休閒鞋。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想起它了。她有愛上別人嗎？還是只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滿足她？如果女友知道了我和阿盧的關係，她

會說什麼呢？一絲罪惡感很快閃過，但很快就被壓下去。先說謊的人是她、毫無挽留的也是她。我並沒有錯。如果她像阿盧一樣有話直說，也許我們到現在還能在一起。

我走進浴室想要洗漱，看到阿盧的衣服在洗衣籃裡，名牌忘記拆下來，上面的貼紙已經糊成一團。我朝門外喊：「欸！盧小小！你名牌已經爛了啊！」然後把舊的貼紙撕下來。殘留的黏膠頑強地卡在上面，我用指甲一片一片慢慢推開，看到名牌上完整的名字，不是「盧健恆」，是「盧政齊」。我愣在原地，阿盧走進來。

「創啥溺啦？」阿盧惺忪著眼。

「你不是叫盧健恆喔？」我問。不知為何，雙手開始發抖，難以克制。

「後來改名了啦，很重要嗎？你什麼時候叫過我名字？」

「你今年幾歲啊？」我問。

「跟你一樣大吧，你不是二十二嗎？」阿盧回答。

「你不是說你比我小三歲？」

「有嗎？我忘記了。」

我「嗯嗯喔喔」敷衍了兩聲，雙手依舊不能自主地狂抖，等到阿盧在床上睡到打呼，伴隨著他的鼾聲，我倉皇逃離他的住處。

我越來越少踏進那家便利商店，從一個月三次變成一個月一次、接下來是兩個月一次，最後一次去的時候，阿盧已經離職一段時間，櫃檯換了一個笨手笨腳的新店員。我照常坐在那個靠窗的位置，發現自己已經想不起來女友的臉。突然，手機的提示鈴響起，臉書有一則陌生訊息的通知，點開以後是十幾張白鞋的圖片。看見我已讀，那人直接撥了電話過來，我接起，阿盧的聲音出現在電話另一端。此時有一個客人拿著麵包走到櫃檯，我下意識地往下看了他的鞋子，只是一雙普通的夾腳拖。

「喂？」

「喂，想到你之前在找白鞋，剛好我把頭髮染成銀灰色了，最近就順便看鞋子，你等等看一下有沒有你覺得很眼熟的。」

「你怎麼找到我的啊？」我問。

「這有很難嗎？找你本名不就有了。」阿盧回答。

我平淡地滑開那些圖片，很迅速地掃視，沒看出什麼所以然。天空慢慢亮起來，阿盧滔滔不絕地敘述那些鞋子的型號跟背景，我用肩膀夾著手機，把阿盧的聲音當成晨起的廣播電台。

「老哥，跟你說，如果你情敵是買這雙……那真的很屌，一雙就要一萬五……」

剛剛的客人也拎著麵包和咖啡走出玻璃門。

「但你之前說過那雙素素的，沒有很花，所以我覺得可能是……」

他把手上的咖啡放進機車前面的置物架。

「欸，你有沒有在聽啊，我花了很多時間……」

他從車墊上找到一頂全罩式安全帽，太陽照射下看起來是銀灰色的。看到這裡，我不由自主地點開手機的搜尋紀錄、瘋狂尋找之前那頂安全帽的照片。

阿盧的聲音還在耳邊持續，變成嗡嗡的轟鳴聲，那台機車正要駛離。我衝出去，大喊：

「幹！」、「幹！」隨之將手上喝到一半的礦泉水往他的方向丟，水流劃出一道完美的弧線、而機車揚長而去。

評審評語

陳栢青：從小寫到大，方方面面全都顧及到，時間調度的技術，什麼時候該插進去講，什麼時候用事件呈現，有大火快炒、細火慢熬的地方作者都烹調的非常好，還不忘加一點鹽巴讓我們感到一點幽默。

陳雪：舉重若輕，講的東西非常真，把沒有這麼高明的東西花時間去鋪陳，一筆順暢帶過。

鍾文音：由很多細節，安全帽、Nike鞋子，去追索一個懸疑性的感情，藉著疑惑，明確又破題地展開整個感情的變化。

作者——文學院學士二 葉儀萱

個人簡介：

葉儀萱，筆名葉儀。桃園大園人。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桃園市高中生文學獎、中央大學金筆獎，作品散見於聯合報副刊。

得獎感言：

生活太無趣了，希望可以多認識一些朋友。謝謝遠在「」大的賴替我校稿，雖然你會覺得我的愛很廉價，但我還是愛你。

大膨脹

物理四 林家宏

那是，我族犯下的大過錯，一個不可彌補的過錯……，物理和宇宙規則在上，我們都未曾想像過會有這等災難。

在這至暗時刻，我總會想起那田園時代……

那時，宇宙亙古不變且在無數的恆星輝映之下，宇宙各處皆明亮；恆星分布密度極高，利用能量轉換最為低效的化學能火箭都能在有生之年內抵達另一顆恆星；量子漲落高導致我們能輕鬆利用並創造出反物質——質能轉換中以正反物質湮滅為最高，其中產生的巨大能量正是邁入星空時代的鑰匙。

是呀，在那美好時代的物理常數非常「舒適」，進入太空的條件非常低，第一艘星艦建立距離第一顆人造衛星不到三百年的時間。

歷史似乎是螺旋發展的，當我族政治擴展速度不及探索，導致了許多廣大的空間是無

政府地帶，一個又一個脫離起源星球的政治實體誕生在光年之外。於是，古老時期的城邦政治在太空時代複刻展現，亦即「恆星系政府」，其產生背景在於交通不便。這問題在光速限制的物理和宇宙規則之下，是難以克服的。

但必須要說，那是物理常數非常舒適的田園時代。因為強大的質能轉換技術支持下，起源恆星系政府的曲速引擎技術能夠迅速問世。隨即，創立超光速艦隊的起源恆星系政府迅速統一了所有零散政權，成為這宇宙唯一且至高的統治機關。

在此之下，我族總掌握資源得以有效運用，科技因而蓬勃發展。人工智能、大腦晶片、基因工程、奈米科技、機腦工程、超光速通訊和心理史學……等等，被我族文明一一發現。而這些學科和技術又會反哺我族文明，形成正向循環。

同時，為了探究這個宇宙的秘密，也為了獲取更多的質量和能量，一艘又一艘殖民艦隊發向宇宙各處——目光所及，宇宙之下，皆是國土——這是我族的豪言，亦驗證了那時代的萬丈豪情。

然而，數萬年之後，我族在宇宙的深處發現了另一個種族，一個與我們比肩的星空文明。

我不禁想起在那古老的過去，在我族尚未脫離起源星球的時代，曾有人利用數學證明：需要多遠的距離，粒子可以在亂數排列之下，排列出近似我族文明的存在——其意謂第一類平行宇宙——，結果便是一千乘上十的一百二十五次方顆粒子之外。換算之後的地點正好是第一次接觸地。

那身為宇宙之下最強且唯一種族的神話就此破滅，其中的感情割裂感在雙方文明間引起劇烈變動，並形成了強大的思潮，將雙方捲入戰爭漩渦。

這場戰爭稱作——「種族之爭」，其含意來自生物學的「物競天擇」。名稱樸實無華，含意卻十分血腥。

是的，那場戰鬥，遠非當初雙方文明所能想像的——那可不是星艦相互轟擊而已，那是數學武器，物理規則上的戰爭。超新星爆炸、黑洞炸彈、黑洞長城，重力波混亂……等等在這數億年的戰爭間一一發明。這些武器造成的三大資源損失——人力、物質和可用能源——，皆是以京作為單位。

作為數學規則下運算得出的第一類平行宇宙，作為各自的鏡像文明，作為宇宙的唯一二至高種族，雙方耗得起如此巨量損失。

但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麼？唯一的答案便是兩敗俱傷——因為在平行宇宙，雙方文明的進程都是對稱的。這樣的困局被稱作「鏡像平衡」，是從數學上推導而出得最終解，沒有反例可以反駁。然而雙方文明高層都在為此不遺餘力地尋求解答。

我便是其中一員。作為我族文明最高權力機構——「至高會議」的一員，統籌科研部，為我族研發最新武器。我的想法很簡單，創造武器優勢，增加戰鬥的勝率，乃至戰略上的終勝。

導致我態度轉變的關鍵點在於發現所有遠方恆星的紅移現象——那是光的都卜勒效應，意謂隨著觀測者和被觀測者之間的速度差異，產生光顏色，或者說頻率上的變化。

必須先說明一點，我族對空間量測準度達到了量子尺度——那是量子力學證明出空間有最小單位，尺度為小數點後的四十四位數。其中的誤差隨著測量地的重力和量子漲幅影響。然而，我親眼看見的紅移現象是誤差百倍有餘，並且隨著時間增加。

所以，紅移現象代表甚麼？代表了遠方恆星逐漸遠離我們。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變化？是曾經認為亙久不變的宇宙開始變動。

宇宙，開始膨脹了！！

這一想法爆炸在所有知情人員心中，引起巨大波盪。自我族文明將眼光放向整個宇宙整整好幾百億年，都沒有絲毫變化的靜態宇宙，開始有了動作。

作為我族文明科研中心，第一時間便抓住問題核心——質量！

宇宙竟然有膨脹趨向性，縱使造成這效應的原因尚不可知，但因為宇宙擁有足夠的質量，其產生得引力恰巧抵銷膨脹，穩固了宇宙空間大小。

一個令人恐懼的思緒爬上我們的背脊——那麼利用質量湮滅產生能量的我們，數百億年間造成的質量損失便是宇宙膨脹的主要兇手嗎？

如果質量持續損失，又會造成怎樣變化？

這是一個潘朵拉盒子般的誘惑，知情者的原罪……

懷著矛盾心情的我們，開始模擬狀況。由於不確定性原理，「預測未來」這件事隨著程式推演，誤差會急速上升，解決方法只能暴力破解——消耗不可計數的能量去提升推演精度。所幸，這樣巨額能量是我科研部私用量可以承受的。

當然了，耗費這些能量代表了許多質量的損失，讓無數人感到巨大矛盾感……

當無數顆天體被質能轉換系統湮滅，程式開始模擬。

或許是僥倖心態作祟，質量損失速度被私下固，從而忽略當文明進步，能量消耗也隨之增加——甚至也忽略了橫跨數億年的「種族之爭」帶來得巨大消耗。

然而，初步結果依舊讓我們眼前一黑——如同字面意義，宇宙將會加速膨脹，星光隨之黯淡，最中成為一片黑暗。

天哪！沒人敢相信，物理和宇宙規則在上，竟然是加速！加速膨脹！

而當膨脹速度超過光速，所有恆星終將從遠到近，逐一消逝在觀測當中。最後，宇宙將會逐漸黯淡，直至一個光子都不存在的極致黑暗。

然而，這不是最恐怖的下場——分子會被撕成原子，原子再被撕裂，直到……

喔，所幸操控人員因為過度震驚而中斷能源輸入，我們都沒看清最終下場。但我們可以確定，那絕對是我族的末日，宇宙的末日，名為「大膨脹」的終焉……

四周一片沉寂，我率先打破沉默，「這件事，絕對不能跟外人透露……」

我顫抖到險些說不出一句，只得先深吸一口氣，放鬆情緒，「這種事只是初步模擬成果，不是現實解。更何況十的十億次年之後才會有嚴重影響，何必讓接觸不到的我們這一代多了不必要的煩惱。現在，我要所有知情者在自己的機腦內增加心理暗示，不准透露這份機密一絲一毫。」

必須承認，這就是鴛鴦心態，但十的十億次代表甚麼？那樣的數字巨大到讓人無法想像，甚至連程式都沒有足夠能量去模擬。更何況，我相信科技的進步可以解決一切困境，作為這宇宙的唯一至高文明，還有什麼難關闖不過？

然而不幸地，「衰變計畫」被軍事部提交出來了。

為了尋求打破「鏡像平衡」困局的長久討論中，「一戰定終局」這概念漸漸成為主流。這想法很簡單，既然雙方文明是對方的第一類平行宇宙，打破「鏡像平衡」的辦法便是讓其中一方損失足夠的粒子，使粒子排列因為數量不夠而無法成為鏡像等式。

「衰變計畫」便是眾多方案當中可行性最高的——利用粒子衰變機制，將對方文明統治的所有星球和恆星，全數衰變成無法利用的廢能。這是一個完全不給對方任何後路的屠殺，不只讓對方的生存地消失，甚至掐住之後崛起的任何契機——沒有足夠質量轉換成能量的對方，其社會必定無法正常運作。

僅僅是內心默算，我便知道這項計畫成功之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那樣龐大的質量損失，將會導致「大膨脹」速度近千倍萬倍的變化。這樣的後果我不敢想像，必須阻止！

在和知情人員短暫討論後，確立由我代表整個科研部，堅決反對這份作戰計畫。

原以為「至高會議」將會接受我部的意見——因為機腦科技的完善，眾人的思緒可以完整交流，不存在隔閡。「至高會議」便是機腦科技的極致，聚集所有人員的意志，成為我族的集體意識。於是，它的意志便是我族文明的意志。

這很像架空世界作品的蟲群意識，差別在於我族個體仍有自我意識。

然而「至高會議」它……

它毫無顧忌地對衰變計畫投下同意！

我不禁意識到打破鏡像平衡已經是我族的心病，造成激進主義瀰漫整個社會，「至高會議」也因而不顧一切。

我仍有後手，作為科研部部長，擁有不配合權，促使至高會議再次思考。然而等待我的下場是迅速被罷免，並流放至文明邊界。

我……我還不能絕望，因為我必須要為文明的未來留下退路。所幸，原科研部的大多屬下自願辭職，陪我完成後續計畫。

在一群人的腦力激盪之下，我們有了三個可行計畫：

其一是逆向「質能轉換」，將能量逆轉換成質量。雖然熱力學定律講明廢能無法利用，所幸在宇宙尺度之下，各處廢能分布不均，其中能量密度差仍可以利用。

其餘是「方舟」，如同古老的傳說那般，將生命的種子存處在方舟上，希望他們可以度過災難。不同之處在於：「遷徙方舟」是帶領剩餘生物游牧宇宙未膨脹區；「生命方舟」建立在重力異常處——譬如黑洞——除了發現強重力能夠局部抵銷膨脹效應，因強重力導致時間膨脹效應更可以保存生命。

然而，以上三種計畫都有其缺點。當前科技「質能逆轉」條件高過「質量轉換」，因為長時間戰爭動員社會，我族的科研方向是能量導向，而非物質導向。數億年下來的科技差距，難以在短時間內追平。

「遷徙方舟」將迫使我們放棄當今至高文明地位，退化成宇宙游牧民族，未來文明進化可能性將大大降低。

「生命方舟」的缺點是黑洞會蒸發。據計算，黑洞要維持到數百億年——也就是我們文明的長度——就需要我們文明至少八成的質量。這麼大的損失必定會造成社會巨大震盪。更何況，大膨脹之後，能否會有新的宇宙在這之中誕生，依然是個尚未證實的假說。

接下來便是驗證計畫的可行性。但很明顯地，第一方案是最適解，因為所有人都有一個共識，便是給未來的子孫們留下一個可以發展的世界……至少，也要給他們一個最少限制的未來。

當然了，我個人還想到另一個最佳解——將我方的「衰變計畫」透露給對方文明，甚至幫助研發衰變炸彈，使雙方達成恐怖平衡，形成冷戰。這項計畫如此離經叛道，以至於我根本無法洩露給旁人一絲一毫。一旦被發現，等待我的最高刑責將不是死刑——而是利用虛擬實境，使囚犯困於黑暗之中，度過無法計數的時間，令人絕望又無法自殺脫離的地獄。雖然這被大眾視為謠言，但作為前「至高會議」成員，我可以證明其存在。

所幸我族文明有個漏洞——那是為了方便維護，科研部長擁有在「至高會議」留後門的權力。縱使新上任部長及時維修，剩餘後門仍夠使用，且十分隱密。

至於對方文明會不會接受我的投誠……，我只能冀望他們不要將我傳送的訊息當作陷阱。

思量久久，我最終按下按鈕，將這計畫寄送過去，等待對方文明消息。

那段期間壓力之大，竟讓我成為了近萬年內唯一內分泌失調病患。當然我不敢為此尋求醫療資源，怕因此有人發現我的所為。所幸這段痛苦的時間持續不久，對方回應了。

「作為「鏡像平衡」，志向相同的異族朋友，您好。所幸我在接收系統留下後門，及時攔截了……」

我瞬間清楚對方便是另一個我，第一平行宇宙下的我，在對方文明經歷了與我相似的過程，同時也想促成冷戰。對話中，我知道了對方文明也已研究我方「衰變計畫」的平行宇宙版本。

我竟然在背叛過程，重新感受到「鏡像平衡」困局！

在後續交流，我便意識到恐怖平衡無法建立，因為相互保證毀滅這唯一條件無法達成——「衰變計畫」有一個特點，只要一方成功提早發動第一次打擊，另一方的二次打擊都會因為沒有足夠質量和能量而大打折扣。

這樣的誘惑過於巨大，讓雙方為此不顧一切。

「互相合作吧？」我誠懇地說：「避難計畫是唯一的希望，需要雙方共同努力。」

「沒有意義，我們也在『鏡像平衡』困局內，你的所為便是我的所為。除非打破這一切……」

我們都想到一件事——第一平行宇宙平衡建立在宇宙之下有兩群排列相似粒子。當兩群粒子混在一起，等同兩個平行宇宙融合成一個宇宙——打破「鏡像平衡」的辦法竟然是雙方放下隔閡，互相交流！

「數學上可以如此表述，但……文明不同於數學，這一切真如此簡單？」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簡單實驗……」

對方插話，「只要我們的避難計畫可以顯著改善，便可以初步證明「鏡像平衡」解答。」

天哪，跟自己的平行世界者談話真是迅速方便，因為自己所想便是對方所想。

很快，雙方確立了最終計畫。

逆向「質能轉換」因為熱力學第二定律，逆轉的質量必定遠遠不足初始質量。但以「減緩宇宙膨脹，增加建立方舟時間」做為目標是可行的。

「遷徙方舟」和「生命方舟」可行，但遷徙人數必須降至文明存續人數極限，避免佔用過多資源。

「方舟黑洞」成為最終定案——我們要在黑洞之內創立另一個宇宙！

在數學上的表示，擁有足夠電荷的黑洞內存在正常時空架構，但是……

「有兩個問題……」

雙方不禁同聲哀嚎，「黑洞會蒸發呀！我們要怎麼湊出足夠的質量？」

如上所說，想要讓黑洞保存至少等同我們文明的長度，需要一方文明的八成質量，這麼巨大的質量，就算是戰時動員，也湊不齊。

一瞬間，我便想起因為經濟崩潰而導致的各種社會動盪——不同之處在於古代的經濟建立在金錢之上，如今卻是以質量能量為主。

然而被貶至邊境的這兩位，距離那些事還很遙遠。雙方輕微地搖了搖頭，轉而討論另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要怎麼證明？因為事件視界的存在，黑洞內外無法互相溝通呀！」

「當然無法證明，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保留前三者的計畫。」對方高呼，「相信數學吧！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天哪！物理和宇宙規則在上，只有數學推導，根本無法讓人安心。你說，照這樣推導，我們如今生活的宇宙便是另一個巨大黑洞之內，多麼地令人可笑！」

沉默片刻後，雙方不禁一笑。在古老的過去，曾有個假說——黑洞便是蟲洞，可以前往另一個宇宙；有或者黑洞內便是另一個宇宙。由後者推導，便可以假定我們的宇宙便存在黑洞之內。

當然了，這都只是假說，沒有證據證明。

我苦笑，「你說，『大膨脹』之後，我們的宇宙會不會如同氣球那樣被撕裂，從而看見宇宙之外的事物。」

「若是那樣，我們倆一定會在末日獲頒『至高物理學獎』，因為我們是第一個證明宇宙本質的物理學家……」

與對方的合作令人愉快，這讓雙方不禁想像，如果兩方文明能夠和平共存，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志同道合，平行宇宙版本的另一個自己。而宇宙末日便不會發生……

拋開那些無用的思緒吧，計畫確立，那便專心執行。藉由在「至高會議」留下的後門，為避難計畫聚集足夠質量和能量。此後數百年間，所有方案都有初步成果。

另外，在和對方持續連絡中，我再一次驚訝「鏡像平衡」困局——雙方的「衰變計畫」進度大致一模一樣。

在這暴風雨前的寧靜，我們也只能默默迎接末日的開始。為了避免心態承受不住，便決定斷開網路，停止對外界的關注。

突然，我被那過量的消息席捲，無法摸清其中信息，腦內晶片甚至差點故障。

同一時間，幾乎所有人衝向超光速望遠鏡，想要確認戰爭結果。

由於當前的超光速手段是將奈米機器放置奈米等級曲速引擎，並為之塞入巨大能量，加速至超越光速。為此我們放下所有工作，將所有能量轉入望遠鏡。

然而那樣的能量依舊不足以達到即時，我們只得在數周之後看見百億光年外的戰場。在稍後減緩壓力的網路上，我們得知我方文明勝利了——我族的「衰變計畫」早對方好幾秒成功，導致對方的二次打擊傷害微乎其微。

沒有人為這場勝利歡呼，因為這是末日的開始。而我，只能在內心焦急等待平行宇宙的那位傳遞消息。

然後，我們總算觀測到了戰場——那裡因為從未有過的巨額能量釋放，形成宇宙尺度下的巨大熱源。奈米觀測機放眼過去，一片光亮，甚至險些燒毀。

在那過後數月，我這才連絡上對方。

對方文明的倖存者千億不足一，無法形成有效抵抗力量。慶幸分布在戰場之中，橫互於宇宙的巨大熱源形成的熱牆，讓我方無法觀測，更無法認入探索。

「戰鬥後三天，我們已經觀測到宇宙膨脹，」話語中，我感受到對方的哀愁，「目前僅只是局部膨脹——但這引力異常區會隨著重力波光速傳播，紅移現象也將會隨之加速。」

突然間，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對方。作為第一類平行宇宙的我們，本應該非常清楚對方。因為「鏡像平衡」的打破，導致了我和他之間的關係也打破了嗎？

我沉默許久，想換個話題。十分愚蠢，那是更加殘酷的問句。

「那你們的『方舟』計畫怎麼辦？如今許多的質量都被衰變成能量了！」

「不必為我們擔心，在那片戰場的熱牆是一個巨大能源礦，我估計還可以利用質能轉換以獲取足夠的質量。」

或許是報應，對方也問出了殘酷，「倒是你，仍舊有許多人口的你們，該怎麼說服你的政府同意將八成的質量投進黑洞？」

「我……我不知道……」

之後，我族社會沉浸在終局之戰後的歡樂當中，為此舉行了整整一年的勝利慶典。相對地，方舟計畫依舊在文明邊境準備。

直至戰勝日數年後，突如其來的全向性紅移現象被新科研部，乃至「至高會議」，甚至是整個社會發現。這捲起了恐懼海嘯，席捲了整個社會。

近乎第一時間，議長向我通話，語帶驚恐，「你當初到底發現了甚麼？宇宙為什麼會膨脹？」

我將我所發現的，毫不保留地說了出來。

「怎麼會……」投影中，我看見他陷入迷茫。

不等對方回神，我立刻提出我們的方舟計畫。

「你確定，真的只有這種計畫了嗎？這需要近乎八成質量呀！」

「是的，至少『大膨脹』達到超光速還有幾萬年的時間，這樣的時間足夠讓我們創造足夠質量的黑洞。」我頓了頓，「但其中的社會成本我族無法承受，所以需要『至高會議』的同意。」

經過數月討論，「至高會議」正式啟動全文明性質的方舟計畫。而我，作為主辦者統籌方案執行。

根據計畫，由於疆域廣闊，我們將會在各個質量密集處創造黑洞，而後一一將推送至最初的「方舟黑洞」。

那是一個宏偉的施工現場，你會看見黑洞生產線橫亙在宇宙之中，一顆顆恆星從超新星爆炸形成帶有重力扭曲現象的不可見之物，隨著無數超光速發射器將許多質量射向黑洞，那能夠被人看見的吸積盤開始散發亮光芒。最後於終點處和無數顆黑洞亂舞，直至因重力相互融合。

至高會議訂定許多計畫，以防止社會變動。然而，因為黑洞的「事件視界」，沒有任何技術能夠確定「方舟」黑洞的內部構造，許多人認為孤注一擲地投入質量不可行。

好吧，就連我也有所存疑，唯一能支持我走下去的只有數學推論。

在末日之下，多數人不在理性思考，整個文明產生了裂痕，逐漸擴散，並產生混亂，形成負面反饋，讓狀況螺旋向下。曾經認為在數百億年間完善的社會制度，那「至高議會」已經顯露出它無法應付種種問題了。

我是這麼相信，科技的進步能夠解決文明當前的困境。我們以質能轉換技術通過開啟星空時代，以「至高會議」這機腦互通技術達成文化統一，最終成為這宇宙唯二至高文明。如今面對著名為「大膨脹」的世界末日，卻沒了曾經的榮耀和勇氣。

「確實，我們這邊也產生了類似的情況，甚至更嚴重。悲觀主義瀰漫整個文明，放縱主義使得所有工業和社會機能停擺。」

平行宇宙的對方哽咽片刻，「我這邊經過討論，由於工業機能不如預期，決定放棄『黑洞方舟』，將所有資源放在『遷徙方舟』上。」

「可這樣……」

對方插話，「我這邊有個不情之請，既可以解決你們社會問題，也可以解決我這邊能量不足的問題。看在我這邊情況困難之下……」

「你說吧……」我嘆了一口氣。

「我記得你還保留了你們文明網路的後門對吧？現在還在嗎？」

「是，」我瞬間有了恐怖的猜想，「你想要做甚麼？」

「在觀測到你們『衰變計畫』造成的強大引力波，我便有了個想法——我們何不乘著引力波前行，如同衝浪那般。是了，這在科技上可行，並且解決我們曲速引擎能量不足問題。」

對方猙獰，「我需要你執行那個計劃。」

「你怎麼可以……，你給我閉嘴！」我怒吼。

「你要知道，人口雖然是國力的象徵，但不穩定的高人口社會，卻會拖垮文明。如果你……」

我掛斷通訊，卻斷不了那在心中的誘惑種子。自那之後幾天，利用後門查詢『衰變計畫』的生產技術。

令人不安的是，一次不經意搜尋原料來源，發現其中異動——有人正在搜尋，並囤積命名為「衰變炸彈」的武器。

我瞬間明白了，就如同我一樣，想在這充滿動盪的末日社會，嘗試建立安穩的制度，其中最直接的解決方法便是消滅對方，不是嗎？

只是令我更加恐懼的是，「至高會議」完全沒在其中作用——至少，它應該要去制止這加速末日舉動。我通過後門發現，它因為社會分裂，產生了類似人格上的分裂。如今，竟然是兩個「至高會議」統治我族，地位等同且互不溝通。

那一刻，感覺到深深的絕望。我已經可以預知到，雙方最初會因為互相保證毀滅而達成恐怖平衡，最後螺旋向下觸底並爆發。

沒救了，衰變炸彈不用我引爆，便會有人代辦。「至高會議」已不可靠，必須自救！

當下，我遷移「方舟黑洞」至更邊界處，這一舉動瞬間點燃了雙方敏感神經。

「你到底在做什麼！」至高議長憤怒地質問。

「沒辦法呀，」我悲哀起來，「我已經知道了，你，和反對派都在籌備讓末日加速的『衰變炸彈』，我還怎麼能安心在你這邊。」

「甚麼！」議長驚恐，「你說還有其他人在準備衰變炸彈？」

「是呀，整個文明瘋了，至高會議也瘋了。你知道嗎，當今的至高會議分裂成兩個，一個由你掌握，另一個由反對派持有。你當然也不會知道對方的所作所為。」

他沉默了一會，「我們都做錯了什麼啊……」

物理和宇宙規則在上呀，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只能交代其他事項，「我會在邊境替你們預警，剩下的你只能靠自己了。」

另一方面，我回信給平行宇宙的另一方。

「你竟然同意了！」

「不，執行的不是我，是……」我大致地將我方情況告訴給了對方。

對方嘆了口氣，「或許，『鏡像平衡』困局從未被打破，在我這邊的衰變爆炸，依舊會在你那邊爆炸一次，多麼地諷刺呀！」

另一個我無法回答的話題。

「……總之你們做好準備吧，一有徵兆我會馬上通知你們。」

數月之後，在方舟之外，數億光年之處，本宇宙的第二次衰變爆炸了。再多幾秒，便偵測到膨脹速度顯著提升。

「我們收集的質量距離目標還有多少？」

部下回答，「還……還有四成。」

「看見那片橫亙在我族領土在熱牆了吧，利用質能轉換收集吧，權當是蒐集族人骨灰吧。」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不久，平行宇宙的另一方回訊，「我這邊偵測到了巨大重力波，不久我們就要啟航了。如今能量不足，超光速通訊沒有足夠資源也無法克服『大膨脹』，到時候我們將會永久斷訊。有甚麼話就趁現在說吧。」

我語帶傷感，「能夠認識到平行宇宙的自己是一生之幸，我……我希望你們能乘著重力波遠去，離開這片傷心地。」

「我也是，也誠摯地祝福方舟建立成功。」

沉默片刻，對方問了一句，「你說，你們那個『方舟』新世界會是哪個樣子？」

「不知道，至今我們都無法突破『事件視界』，根本不清楚內部如何。」

對方笑了笑，「但至少絕對不會有如我們那樣，產生長達數百億年的「種族之爭」，因為粒子數絕對不夠產生一個種族的平行宇宙版本，而『衰變計畫』也不會隨之產生了吧。」

我悲觀地說：「但不要忘了，同一種族的內戰也會導致末日的後果，就如同剛才那樣。」

兩人不禁點頭同意。

「那麼再見了。」

之後的數萬年，就連最靠近方舟的星系脫離視線之外——縱使還可以利用超光速望遠鏡觀測到它們的存在，但隨著宇宙越來越空曠，也沒有足夠的能量浪費了。

同時，質能轉換的前導現象——量子漲落隨著宇宙膨脹而衰弱。沒有人知道這現象的原理，畢竟當前唯一問題是求生。

悲劇地，質能轉換因此而提高反應上限，以我們現有的技術將不足以持續運行，只能另外使用能量低下的核融合反應。所幸，「黑洞蒸發」因而減少，目標質量隨著時間推移

而下修。

再過了幾萬年的時間，我們終將達到目標了。

如今，剩餘人員都將一一投入方舟黑洞。在那之外，是一點粒子都被「大膨脹」抽離了，沒有任何質量和能量可以利用。

「部長，你不跟我們一起下去嗎？」有人問。

「不了，我想作為此宇宙最後的我族人員，想要驗證這個宇宙的最終結局……」我笑說，「如果你們未來能通過黑洞來到這裡。我一定要為那個人頒『至高物理學獎』，因為他是第一個突破『事件視界』之人，我們窮盡宇宙一生都無法突破的難題！」

此後，這裡就只剩下我一人了。

為了持續守護我們的「方舟」，避免長時間的孤獨導致心理崩潰，我對自己做了不可描述的手術，成為了只會思考，沒有情緒的守護者，環繞在「方舟黑洞」周圍。

有時候，我會花費不必要的算力，去瀏覽過去的記憶，那是我族文明的演化——從生命誕生於起源星系，演化出我族物種；被重力困住的石器時代乃至脫離重力的星空時代；

「恆星系政府」林立而後被中央政府統一；無數個科技出現並反哺整個文明並通過種種文明難題；「至高會議」的誕生使我族成長為這宇宙的至高文明之一；最後發現另一個比肩文明並發生戰爭，而後導致世界末日「大膨脹」。

喔！那曾經燦亮的星空，如今也漸漸消逝在我的感光元件之中。

我想，如果沒有那場名為「種族之爭」的戰爭和名為「衰變計畫」的末日武器，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會不一樣了呢？

我又想第一類平行宇宙的對方現況如何。他如同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要在宇宙尺度之下，尋找未被「大膨脹」影響的區域。那很難，而我只能祝福他們不要被宇宙深處吞沒。

我再想，隨著「大膨脹」，「方舟」黑洞之外的基本粒子之間將會被撕開。那麼當空間量子尺度被過度膨脹，會不會撕開整個空間，如同氣球那般，最後讓我們看見宇宙之外的事物！。

物理和宇宙規則在上呀，我多麼希望這假設是正確的，如此，這宇宙至少還有個好結果，平行宇宙的對方也能度過這場末日。最重要地，我們這滅世之罪將會獲得救贖。

最後，如同程式無窮迴圈地思考，將因為儲存能量探底，陷入了沒有終點的休眠，直到黑洞被完全蒸發，那可是數百億年之後的未來了呀……

……

……

……

……

……

……

……

……

……

……

突然，光能發電板探測到了一顆光子從遠方射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審評語

陳栢青：整篇小說非常美，如果是電腦的線條圖，你會看到非常漂亮均衡的宇宙線段不停冒出來。這就是小說的數理幾何之美，如果有一天小說可用數學表現，這篇小說就是最美的公式跟定理。

陳雪：這篇小說創造了世界觀，想像力把我們帶領到非常遠的地方。作者所揭示的跟他給予我們的、對於未來世界的想像，是非常宏大，可是又非常切身的。

鍾文音：這篇小說讓我想到量子力學，不斷地扭結跟疊加，作者告訴我們歷史是呈螺旋的，所以他的文章也非常螺旋，一直、一直爬上去。

作者——物理四 林家宏

個人簡介：

總的來說，我追求物理，卻在文學迷了路。另有其他創作在「明明空的文學幻夢」粉絲頁。

得獎感言：

感謝金筆獎的評審和工作人員，替我審錯字和討論科幻技術的同學，和奠定我物理知識的物理系教授們。

廢墟動物園

中文碩二 陳力瑋

「那麼今天的實況直播就到這邊結束囉，大家晚安！」

你的耳機傳來J滿的問候，同時也聽到他敲擊著鍵盤，在實況直播的聊天室為某些不能打開聲音的觀眾輸入一樣的話語。

晚間十一點四十五分，J滿這位實況主播通常都在這個時候關閉頻道，並且用一貫的方式和當天的觀眾說再見。此時往往如漲潮般的留言湧入，例如：「J滿晚安啦！」、「我愛你J滿」、「J滿別偷吃宵夜會胖」、「掰掰J滿」，諸如此類的句子在直播畫面右手邊的聊天室跳起，然後又快速被接連輸入的新訊息洗掉。

「謝謝J滿，今天也是相當精采！」你一面聽著J滿關閉頻道時會固定播放的音樂輸入字句、一面放鬆地回想著今天J滿實況轉播遊戲的內容，隨直播的畫面熄滅，無數的舊留言漸漸不再有動靜，你總是捨不得馬上離開，依舊留在人數大量銳減的實況頻道中。

「你還在備課嗎？」

「喔……沒有啦。」

「那快點來休息吧，明天還要上班。」

她叮嚀的聲音隨著浴室開門的熱氣一起竄出來，你能夠想像現在的她正穿著簡單的上衣短褲擦著乳液。小小六坪大的套房裡，四年來已堆放了太多雜物，你為她準備好吹風機，並且溫柔地替她吹乾濕漉漉的長髮。在你吹弄著後腦勺的頭髮時，她喜歡伸出雙手環抱著你，然後像著孩子一樣用臉蹭你的肚子，你總是在這樣平凡而滿足的夜晚裡，感覺到自己擁有了整個宇宙。

關閉了房間裡唯一一盞燈管，改點鹽晶燈。她說：「今天放學之後，有個學生問了我很有趣的問題喔！」

「嗯？」

「這次複習的進度啊，有講到希臘三哲之一的柏拉圖，那學生對我提到的柏拉圖洞穴說很有興趣。你聽過這個故事嗎？」

「沒有耶！」

「你怎麼會不知道？這個教甄很常考耶！你最近是不是都沒複習？」

電風扇在轉，空氣像沒有盡頭的山洞一般沉默。

「算了，當作我幫你複習。」

「那個故事是這樣子的喔，柏拉圖曾說：『有一群人，他們的腳和脖子，從小就像是囚犯一般被困鎖在洞穴裡，身體無法自由的轉動，只能背對著洞口。他們面對著一堵牆壁，而那群人身後燃燒著火。他們在那面牆上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後到火堆之間事物的影子，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其他東西，於是這群人誤以為牆上的影子就是真實的世界。』」

「我好像有些印象了。不過，國中生竟然會對這個有興趣？」

「我也很驚訝，所以我只跟他說，考試不會考到這麼難，背好會考的東西就好。」

你沉思了一下，想到剛搬到這邊的日子，你和她每天晚上總是興高采烈討論著擺放居家的擺設，到了最後一箱一箱的物品幾乎都原封不動又放回去了。只拿出了幾個維持生存的必需品，例如：各自的電腦、各自的枕頭、各自的書籍，還有你們共用的鹽晶燈。

初來乍到的那些夜晚，你和她忙了一整天回到家裡，結束了學校代課的工作，其實就已經沒有心力好好設計家裡的擺設，後來對生活的節奏慢慢熟悉，自認有些餘力能好好整理這個六坪小窩時，才發現這些日子，兩人在不知不覺中，早就已經自己形成了各自的小角落。

各自的工作、各自的物品都太多了，但還有個鹽晶燈，算是你們生活上少數幾樣一起用的物品。它放在你們一起入眠的床尾附近，點亮之後你便伸出雙手，做出一些可愛的動物手影，有狗狗、兔子、老鷹、公牛，或是花豹。

活像一座動物園。在杳無人煙的夜晚，只有你和她可以偷偷從圍牆的損壞處繞進去。你的眼睛還在轉呀轉的，卻已經感覺到她的呼吸漸漸規律。你輕輕說：「我們，是不是很久沒有去動物園了？」

「你是說，大學時代常去的那間嗎？」她閉著眼睛說著。

「不是，是這一間。」你溫柔地抽離開她枕著的那隻手臂，做起了過去你逗她開心的各種動物影子，還同時學起了那些動物的叫聲。

她揉著眼睛看著那些幻影，嬌嗔笑著說聲：「幼稚」，接著親了你的臉頰一下，隨即

便沉沉入睡。

「大家好我是J滿，今天要為各位觀眾介紹的遊戲是『牧谷村的日子』，這個遊戲最大的賣點，就是讓你享受現實世界難以體驗的療癒系慢生活！雖然只是簡單的模擬生活小品遊戲，但你絕對不能因此忽視了它受玩家們歡迎的程度，今天就由我來帶著觀眾到『牧谷村』一探究竟吧！」

她還在學校忙著領域業務，先離開校園的你在外頭隨意結束了晚餐，回到家旋即躺在三月南風吹過的潮濕床墊上，有氣無力地拿出手機，連結好無線藍牙配備。

轉眼之間，你們在這個原本陌生的小鎮亦蝸居了將近四年。每每到了下學期，她和你總會起些小爭執。關於麵包與愛情，關於那些焚琴煮鶴的辯證，不過卻也是最真實面的考量。第四次的一學年代課契約即將在今年六月底到期，春夏是正式教師甄試的考季，這幾年到了這兩個季節的她，心情都像三月。

三月一般的心情，多變而潮濕。她開始容易歇斯底里，許多生活的小事都有可能讓她過分恐慌或激動，陷於代課業務的她，又得撥出心思去準備南征北討的各縣市教師甄試；

她也開始容易哭泣，不論是憤怒、還是無奈，儘管只是如一茶匙那樣小單位的情緒，都足以翻騰炒動出她內心最深處的淚水。

相較於現在的你，似乎又太安於流浪的教書旅程。你一邊整理著滿是灰塵的考用書，一邊打開鹽晶燈除濕。在充滿黑暗的三月傍晚，房間往往只有兩個光源，一個是白冷色的電腦或手機螢幕，另一個則是暖橘色的鹽晶燈。

「你們聽！這紓壓的海潮聲多麼擬真，是不是讓人覺得自己也像是在海邊垂釣呢？」

J滿操控著「牧谷村的日子」遊戲裡的主角，命令角色到遊戲中的海邊釣魚。你帶著耳機，聆聽那潮水聲在沙灘上來回拍打，一波一波的虛構海浪好像真的沖刷了你一天下來身心靈累積的疲憊和倦怠。

在這座靠近山腳下的小鎮教書，你幾乎忘記上次和她去海邊是什麼時候了。以前還在念大學的時候，你們這對大學時代的戀人便常常騎著摩托車一起到學校附近的海水浴場看海。你和她最喜歡夕陽漸漸沉入海面的那個顏色，因此在你們畢業後決定同居的當下，便買了這顆有著相似顏色的鹽晶燈。只不過畢業之後，投入職場便無法如學生那樣的自由，海對你們來說，已經不是過去那個想去就能去的地方了。

隨著J滿頻道直播傳來的潮水聲，你像那落日一樣，掉到了回憶的海裡。

「你睡著了嗎？」她用冰涼的手搖飲料沁了你的額頭，你猛然醒來。

「三月天不蓋被子睡覺會感冒喔。」你定一定神，發現自己不小心看直播看到睡著了，連她回家的聲音和打開日光燈的刺眼光芒都沒感覺到。

「你吃飽了嗎？」她細心問。

「嗯，我吃飽了，你呢？」

「我們忙到很晚，組長請我吃了晚餐。」

「還有這杯飲料。」她又拿了那個已經開始流汗的飲料杯冰了你的臉一次。

耳機傳來的聲音依然是海浪聲，看來J滿在遊戲實況上，已經釣了快兩個小時的魚。晚上近八點，她在這一個禮拜幾乎都加班晚歸。雖然這段長跑了七年多的感情早就過了整天黏在一起的蜜月期，相比她那樣的忙碌，你在內心難免感覺到一種欠缺陪伴的虧欠。你拿下耳機問道：「還是之後我去你的辦公室，陪你到業務結束，然後再一起吃飯回家？」

「不用了啦，我們不是約好避免學校八卦嗎？」

「那你，那麼忙……。」

「也沒辦法，學校就三個歷史老師，一個是等退休的老前輩，一個是組長，另一個就只剩我了。」她背對著你拉開馬尾，你走近她的背後並且幫她按摩肩膀，看見她長年綁著同樣的髮型，久而久之也在她的長髮出現了髮飾束綁的痕跡。

「不然那你這禮拜六陪我去海邊！組長跟我說，有個海邊很棒喔！」

「好啊，我們好久沒去海邊了。」你一邊從後背環抱著她，一邊在她的耳畔悄悄說著。

她放鬆往你的懷抱後傾，然後用她的小指勾起你的指頭，那是你們從交往期間至今，互相約定的儀式。

「一言為定喔！」

「嗯嗯，一言為定。」你們滿足地笑著。

「你仔細看，你有沒有覺得這片海在呼吸？」她喝下一口啤酒之後問道。

「嗯……，海，在呼吸嗎？」海風迎面而來，彷彿你只要伸出舌頭便能夠嚐到苦苦鹹鹹的味道。身邊裝食物的塑膠袋沙沙作響著，你們暫時擱下了手邊的啤酒，認真凝望著這片一點一點被落日染紅的海。久久都沒有說話。

你和她在任職的學校旁著公車到站，等待的時間長過於移動的時間。硬幣投入零錢箱的匡啷聲響，你們已經好久沒聽到了。車上的乘客很少，多數是老年人，他們的動作十分緩慢，偶爾會跟司機交談，談上一兩句話，然後靜靜地閉上眼睛。

由公車轉搭火車，你感覺到，這班車的方向一直在往人少的地方靠近。你們悠閒的購買磁票、刷入檢口、挑好座位。車上幾乎沒有人了。陽光從玻璃窗灑進來，你和她一路觀察著車內車外的景象，窗外快速移動的風景彷彿是一張張快速切換的幻燈片，而影片的背景音樂，是區間列車行駛過鐵軌，發出空隆空隆的聲響。這聲音在乘客極少的車廂內來回撞擊，似乎愈顯巨大。

空曠的車廂裡，迴盪其中的轟隆聲，唯二的兩個乘客，呼吸，相視，親吻，微笑。

你和她一個小站下車，出站的同時，站務人員正在餵養車站附近的流浪貓。車站很

小，甚至沒有你們教書的學校教室那麼大。她示意要你和拍幾張合照，你在手機快門按下去的同時，惡作劇伸出你的手捏扯了她的臉頰。

從小站走出來之後遇到了一間國小，你和她穿越了國小就看到了海邊，海邊長長的堤防上有個涼亭，涼亭下有個攤子，賣著燒酒螺、炸熱狗、水煮花生，以及各式冷飲，你走過去買了一些零食和兩罐冰涼的啤酒，熱情的小販還多送了你一瓶礦泉水。

你和她爬越堤防，堤防外是一大排消波塊。你牽著她小心翼翼地踏在消波塊上，那些灰白色的稜稜角角，有的長出了濕滑的青苔，有的布滿了蚵類的利殼，有的長年經海浪拍打顯得略為鬆動，踩下去的同時，還會驚動起幾隻海蟑螂。

在你們一步一步慢慢地靠近海灘的同時，潮水亦陣陣退去，露出大面積的沙地。一望無際的沙灘上除了你們沒有其它遊客。你和她赤著腳丫踏在冰涼的沙子上，海水從你的腳趾間溢出來。

遠方有幾個黑黑的小點，那是無數隻螃蟹在移動。牠們鑽上鑽下的同時，便堆出了無數的小小沙團。她說：「你看這些沙團，像不像一隻一隻的蝴蝶啊？」

「有嗎？哪裡像了？」

「這樣就有像了呀。」

她伸出左腳的大拇指，在某幾個靠近的沙團圖騰上畫出了細長而蜷曲的觸角，你突然驚覺，海灘上真的有一隻蝴蝶翩翩飛舞了起來。

你和她趁著天黑之前，不斷替那些沙團蝴蝶畫上觸角。隨著太陽漸漸沒入了海平面，你們也慢慢往陸地方向退。坐在堤防的斜坡上，你們拿出零食和啤酒開始享用，像兩個玩了一整天的孩子。鋁瓶撞擊鋁瓶。

「敬我們。」你說。

「敬未來。」她說。

「你仔細看，你有沒有覺得這片海在呼吸？」她隨即又問道。

「嗯……，海，在呼吸嗎？」海平面波光粼粼，漸漸地，你愈看愈像是一尾無比巨大的水獸在夕陽的餘暉下炫耀著牠美麗的鱗片。你們帶著一點微醺的心情，感受著陣陣的海風，感受著每一波的潮浪聲。久久都沒有說話。

「哎呀，接連著好幾天的雨，我們剛長出葉子的農作物都在水裡泡爛啦！」J滿操控著『牧谷村』的主角在下著大雨的遊戲場景裡奔跑，看著虛擬的農地上，重複種了好幾次之後才有點起色的作物正垂頭喪氣地癱軟著，主播和觀眾都渲染了同樣的難過。

「啊！主角的臉變成綠色，看來體力值因為壞天氣的緣故急遽下降，只好先回家休息，隔天再去找醫生了。」你盯著遊戲的主人翁在下雨的道路上跑著，霎時自己也覺得倦了起來。

你拿下傳來雨聲的耳機，在現實世界，聽到的卻也是雨聲。這場近乎一個月的雨，下在你生活所觸及的所有角落，以致在剎那間你有了一個錯覺，好像螢幕裡跟螢幕外的世界，似乎於某個無人知曉的時分，被偷偷鑿了一個通道，從此能夠互相連通。

在這互相連通的通道裡，彷彿沒有時間。你也沒發現她是何時在門外試著把雨傘甩乾才進來，她的頭髮還因為被雨淋濕而緊貼在前額上。

「今天是星期六，你怎麼一大早出門？」你醒來就沒看見她的人影。

「學校辦了個歷史學科研討會，學科領域的老前輩接下會議召集人，可是又把很多事情放給組長，你說，我如果還想在教育界，該不該幫忙？」她因為心靈的煩雜和身體的疲

勞，顯得有些生氣，但或許真正點燃了怒火的，是你的不知情與不諒解。

「倒是你，都已經四月下旬了，這個學期的週末怎麼都沒去社區教室上課？」

「目前我代課的薪水就夠用了啊。」

她在鬆開馬尾的同時，也把本來鎖在心底的嘆息鬆開了。即便並不明顯，但你很清楚地捕捉到那令人灰心的聲音。你不想再多說任何容易起爭執的話語，你看著她緩慢的褪下那套參加研習會的正式服裝，從這動作便可以感受到，她是裡裡外外，都真的累了。

這個小鎮國中的美術老師只有兩個，一個是你，另一個是五十出頭的正式老師。從你來這個學校之前她就在了，大家都稱呼她為「美姨」。美姨永遠臉上都掛著笑容，與人相處也很有手腕。美姨在小鎮上的人緣很好，加上鎮上許多人是她教過的學生，在地方居民的盼望下，社區的有力人士便邀請美姨開設假日的社區美術教室。

假日的社區美術教室以學期為單位，只在學期內的禮拜六上課，分成早班與午班。上午是長青書法，教授的對象是上了年紀的年長者，內容顧名思義，不外乎是寫寫書法或是簡單的水墨；下午則是親子勞作，爸爸媽媽可以帶著國一以下的孩子，透過生活容易取得的材料，例如：色紙、粉彩紙、寶特瓶，甚至石頭，讓親子同樂做些可愛又有趣的小創

意裝飾品。

沒想到，假日美術課一開就是十年，未曾間斷過。

美姨現在也到了準備退休的歲數，加上學校只有兩個美術老師，你跟美姨要消化掉全校的美術課之外，多出來的假日課程對美姨來說的確是個負擔。

所以美姨開始找了 you 幫忙。一開始你只是幫忙，後來美姨逐步放手，到上個學期，美姨只有在第一堂和最後一堂課程出現。

對傳統師範學校美術科出身的你來說，剛接下社區教室的課程不久便得心應手。這無疑是個負擔不大、額外收入也不錯的工作。不過很快你就發現，每年都會因為上課場地租金和學費的問題，地方人士的小動作和閒言閒語你都處理得不是很順手。

不諳待人處事也沒有地方人脈的你，沒辦法像美姨那樣自在，不想靠近太複雜的人際之中，所以在上學期的社區教室結業式，便私下和美姨說了抱歉，你沒辦法繼續開班。美姨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將社區教室的課程減少成一個禮拜一次，留下勞作班。

自此，你就再也沒有接觸到社區教室的事情了。

你在她提起社區教室你想起這一切。你有些抱歉，畢竟這些年來，在她的眼裡，社區教室只是個很單純的額外工作跟收入，你在其中遇到的困難與擔憂都不曾向她傾訴。是你先在感情中建起了一道道蒼白的牆，也不能怪罪她沒有告訴你。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們逐漸對彼此的生活細節不再一一關心了呢？你在她去洗澡的期間一邊想著，一邊感覺到頭腦有股像是被綁住鉛塊的昏沉。

「前陣子太常看實況看到睡著，冷到了嗎？」你心裡暗忖著。摸了額頭，感覺到一絲絲的發燙。「該不會發燒了吧？」你戴起口罩，抓了一條毛巾，把冰箱裡的冷凍水餃包起來冰敷，裹著毯子，躺在床上休息，你隱隱然感覺到，她今天盥洗的時間特別久，沖澡的聲音似乎特別大。

雨好像下了很久。

「睡醒沒？要不要吃水餃？」

「我把你頭上那包拿來煮掉了。」你摸了自己的額頭，好像已經退燒了。

「你最近是不是連該休息的時候都沒有好好休息？從上學期開始，我看你回到家好像就一直守著電腦，你都在幹什麼啊？」

「喔喔，我在看遊戲實況啦！」

你起身幫忙拿碗筷，把煮好的水餃放在書桌上。

「你壓到我的考古題了。」

「呃，抱歉。」

「所以你都看著別人玩遊戲嗎？」

「嗯……可以這麼說吧。」

她起身拿醬油，但家裡好像沒了。

「喔……那你有鎖定哪個頻道嗎？」

「有呀，我基本上都是看『J滿』的頻道。」

「喔？」

你把剩下的水餃裝在她的碗裡，並且收好了卡式爐和鍋子。

「他是整天都開著電腦玩遊戲給你們看嗎？那他要靠什麼過活？」

「有廠商會下廣告，也有觀眾會自由樂捐。」

「聽起來，收入似乎不太穩定吧？」她起身打開日光燈，把鹽晶燈關掉。

「這就要各憑本事了。跟考教甄一樣。」

此時，是你們這餐第一次對到眼。

「我好像發現一件事情。」

「怎樣了？」

「我覺得，鹽晶燈好像越來越小。」

「沒想到『牧谷村』裡面診所的護士小姐居然喜歡醫生！本來想在六月的晚會上邀請護士小姐和主角一起跳舞，這下子告白失敗了，我們這個只擁有小農地的平凡農夫主角，還是比不上工作場所上朝夕相處的醫生嗎……」聊天室跳出無數個相同的表情貼圖，那是只有訂閱者才能使用的，而你亦在聊天室輸入了一樣的圖案，圖案是一個J滿哭泣的臉。

你轉頭望向她的背影，那個曾經如此熟悉的背影，在這個只有六坪大的房間裡，卻讓你感覺像是世界的另一端了。

她在某一天突然剪掉了她的長髮。六月，學校最忙的日子，也是各縣市舉辦教師甄試的大考月份。在學校，老師必須負責期末考卷的出題與批改，同時又要計算整個學期的成績；至於甄試，考生們則必須與時間和空間賽跑，前往東西北每個戰場上去比劃教學功夫。

今年，你放棄了每一場的考試。而她跟你相反，能報名的，幾乎全部都去了。

已經太久了，久到讓你忘記，你和她上一次談話是什麼時候。你只記得有一天你們大吵了一架，起因是她發現了你一張掉在地板上的轉帳明細，上頭雖然全寫著英文以及數字，但是精明的她透過金額，猜到了那是你訂閱J滿頻道的收據。

「你為什麼寧願花這種錢，也不把這筆錢拿去報名甄試？」

「一個月也只不過五元美金，一年又不到兩千塊台幣，支持一下啊。」

「支持什麼？」

「不是啦……我只是，只是覺得，實況主跟我們代課老師一樣，都很努力在這個年代尋找自己的出路啊。」

「那你一個代課老師，不去考教甄，是能走出什麼路？」

能走什麼路？對呀……你都快忘記，當年讀美術系，是為了什麼了。

充滿灰塵的桌椅、五彩繽紛各式各樣的國中制服、牆上學長們的教室布置與精神標語——業精於勤，荒於嬉，布告欄下方的櫃子，打開滿滿的考卷和講義隨之噴發溢出。

在第一志願的男校，你的成績並不算亮眼，所有的學科都算是吊車尾，你為了追趕上班上成績優異的同學們，每天晚上你都在書桌前，讀書讀到哭著睡著。雖然不太會念書，可是你喜歡畫畫，你往往把不會寫的考卷畫得五彩繽紛，畫了考卷又畫了班服、負責教室布置，進而當上社團的美工幹部。

慢慢的，你學科成績跟著人緣一起好轉起來。你也很單純，想說就念美術系吧，當美術老師也不錯，儘管你身邊的家人和師長都不太支持，儘管這份工作在世人眼裡不是個能賺大錢的職業。但年輕的你又何嘗想過這些？

你以超過入學分數很多的成績進入了師範學校的美術系，然而可嘆又可笑的是，你入學之後才發現，原來等著你的不是自由開放的學術殿堂，亦非啟發人心的美術教育。等著你的，依舊是一連串的測驗與考試，而且身邊，有無數個真正有天份的強者。

你好不容易取得準教師的資格，考過了教師檢定、拿到教師證，卻在畢業後無數次甄試的失利，加上教育現場背後的腐敗與黑暗，像是在擔任實習老師時，被幹事要求協助管理全校的筆記型電腦，又或是老師沒收學生的菸品，最後竟自己據為己有，大方抽起菸來的無奈與悲哀，身心靈的挫折與灰心都促使你更加看清自己。你剝洋蔥般一層一層褪掉你所追求的，直達你內心的核，你才領悟到，你真正追求的，只是畫畫的當下獲得那份最單純的快樂。那是很多職業都能做到的，而美術老師不過是其中一種。

「現在的教甄，兩三百個流浪教師拚一個正式缺，我不覺得我有那麼了不起。」

你講出了你和她，以及無數同樣身為教育吉普賽人的困境。

「那些實況主全心投入了這個充滿未知的產業，我佩服這種勇氣，所以用一點心意支持了他們。」

你們的雙眼是一對相對著的山洞，沉默且沒有盡頭。你試著朝那黑暗的深處丟進了一個石頭，得到了一個堅定而巨大的迴響——沉默。

你突然想起了第一年參加教甄的回憶，你和她一起在上千位老師的考場找到教室，緊張地連畫卡的2B鉛筆都拿不穩。後來幸運地進到複試，每天留在學校請美姨看你教學演示，回家再拜託她替你練習面試。結果當天，你太緊張了，十五分鐘的教學演示竟然不到十分鐘就把準備的內容講完，你尷尬地笑了笑，評審們點點頭，你踏下講台之後那一瞬間，甚至想直接奪門而出，畢竟不可能錄取了，還要繼續接下來的面試環節是為了什麼呢？為什麼呢？為什麼努力了還是沒有好結果？為什麼會在這時候想起那段往事？為什麼還是哭了？你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不甘心的淚水，代表這幾年來，你終究還是認輸了，對那年勇敢且衝動的十八歲的你——送出一張滿滿美術系的志願表低頭認輸，以及對於時間一點一點地，讓兩人待在同一條堤防，卻看見兩片不同的海而認輸。

只是時間似乎也讓你更加坦然，現在的你更願意相信，人生的選擇其實沒有所謂誰對誰錯，或許不過是在這數個流年裡，風風雨雨沖刷了彼此的外殼，洗出了你和本質也

說不定。

吸著鼻子，走回屬於你的角落，瞥見J滿控制著遊戲主角，主角獨自走到了夏季晚會的會場，那是在牧谷村中唯一的一條溪，主角身旁充滿了成群的伴侶在溪邊談笑。

遊戲中的小溪漂流著無數的紙船，每一艘紙船都承載一盞蠟燭。清澈的溪水映照折射著無數的熒熒燭光，形成了一道光的河流。那樣驚人的虛擬影像，彷彿是一個璀璨耀眼的銀河星系。

你閉起眼睛，你感覺到某種虛實間的呼應，某種具體而微的寂寞和終結之感。想著這一段七年的感情，最後依然只是一趟有去無回的太空之旅。抵達終點之前，陪伴火箭的推進器仍舊是脫落了。你如同J滿操控著的遊戲主角，準備一個人登陸在陌生的星球上，再寂寞地望向繁星點點卻充滿無限未知與空虛的宇宙邊界。

你又重新認識一批新面孔，你拿起一張空白紙，用手邊的筆素描班上同學的臉，這是你教書以來，快速記住學生的方法。

你已經慢慢習慣了一個人起床、一個人通勤、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偶爾畫畫、一個人偶爾教人畫畫，然後一個人做夢，偶爾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夢。六坪的房間竟遠比你想像中的大上許多，過了一個暑假，你還是不太能適應。

新生活大部分沒有什麼改變，你受限於生活所需的支出，還是留在原本的學校代課，有時也會出現社區教室幫個忙，並回到家之後，打開電腦，準時在固定的時段觀看J滿的實況直播。

你以訂閱者的身份，解鎖了過去被限制的實況頻道內容存檔，你找到了J滿首次直播「牧谷村的日子」這款遊戲的紀錄，一部又一部的影片。

你看見J滿第一次控制著遊戲中的主角去海釣了兩個小時，背景音樂的海潮聲讓你想起了你和她去到鮮少人跡的海邊，那個替沙團蝴蝶補上了觸角的下午，你也感覺到破碎的自己變得完整起來；你看見J滿讓主角在四月的雨季裡奔跑於淹水的農田，最後鐵青著臉回家休息，你便想起了曾經有段長得過份的梅雨，你因此生了一場如夢似幻的病，如今也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經痊癒；你看見遊戲的主角向診所護士告白失敗後，一個人孤單地走到夏季晚會的會場，那熠熠發光宛若攤開來的星圖的河岸，也是你和她感情的終點。

「為什麼你那麼執著，讓自己走進一座廢墟裡面呢？」她在搬離這個房間時丟了這句話給你。

「廢墟，是嗎……」你猜，她在諷刺你的逃避，成為教甄的逃兵，成日依附於實況之上。

但你已經無法區辨孰真孰假了，若如她所說，這段時間拒絕重新接受挑戰的你，都是往廢墟的深處走去……沒有一個具體而世俗的結果，就都沒有意義的話，那你和她的七年，現在是否也成為了一座廢墟呢？或甚至，自從你在高中接觸繪畫的那一刻起，到現在的所有回憶，難道這一切都只是一座更巨大的廢墟？

和她的感情也是，喜歡畫畫的感動和快樂也是。你相信，這一切是有意義的。

也因為你的相信，讓別人眼中的廢墟，化成你心裡一繁華無比的城市。

你忽然想起某天晚上她告訴你的柏拉圖洞穴說，有一群人一輩子深信牆上的倒影是真實的世界。

「或許在她的眼裡，我不知不覺變成了哲學寓言故事裡面的囚徒了吧？」你關掉了所有的光源，只打開她沒帶走的鹽晶燈。你後來才知道，原來鹽晶燈上的鹽礦在沒有點亮的

時候，會因為受潮而縮小。過去那些日子，鹽晶燈為你們倆處理掉那些過份潮濕的一切，包含天氣、包含心情。而至今它僅僅剩下一顆壘球大。

房間霎時昏暗了起來，像一個山洞。只剩下一點微微的光。你手指投射過去未曾表演給她看過的動物影子。在牆面上出現的，是一頭鹿。

鹿原本住在動物園，可是有一天，鹿總覺得有些不可解的迷惘，便趁著夜色逃走了。鹿走在一條陌生的白色大道上，大道兩旁有許多高高低低的房子。鹿走了很久，卻沒有看見任何人，沒有人追捕鹿，當然也沒有人來馴養鹿。鹿覺得自己好像走在一座廢墟之中。

這座廢墟很大，鹿走了好久好久，卻只看到一望無際的單調景色。鹿不僅又渴又餓，也耗盡了大量體力。鹿漸漸後悔，或許那晚不該離開動物園的。牆內和牆外都一樣單調，倒不如繼續留著，每天只要學另一頭鹿，假裝乖巧，讓遊客爭先恐後地觀賞，照著被教導的方式活著，一輩子都不用煩惱。

鹿很想往回走，但又沒有把握有足夠的體力能夠回去，鹿也擔心動物園已經找好了另一頭新的鹿代替牠。鹿有點難過。

「一定還有著廣大的草原和熟悉的同伴吧……」鹿的內心浮現了兒時的記憶，即使身心靈充滿了挫折。

「明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怎麼那些回憶，都好靠近呀。」片刻間，無數螢火蟲緩緩地一隻接連一隻飄飛而出，鹿還處在無限的詫異之中，原本看似貧瘠的白色大道竟也長出了草地、湧出了水泉，一切的生機都在此刻發生。鹿也在顧盼間發現了，遠方有著一群龐大的鹿族在躍動奔跑著。

鹿踏著疲倦又期待的步伐走向同伴，鹿自己，也已經分不清楚，是因為看見而相信，還是相信而看見。

轉瞬之間，這座廢墟動物園的一切，彷彿結束了一段長長的睡眠，一點一點地，甦醒了過來。

評審評語

陳栢青：這篇小說作者已經顧及到文學獎的方方面面了，不管是使用的象徵，還是裡面放的情節、人物的力度、關注的事件。

陳雪：這篇小說有很豐富的生活感，作者沒有選什麼複雜題材，可能就是流浪教師的主題。很詳實紀錄了一個關係破敗的過程，用鹽燈來象徵，我覺得很好。

鍾文音：結尾真的是太美了！作者很會善用物件，詩意和寫實的部分都好，結尾幾乎帶到像《永遠的一天》那種，雖然最後看起來是靜止的，可是好像睡了漫長無止盡，最後發現你的柏拉圖永遠還在柏拉圖。

作者——中文碩二 陳力瑋

個人簡介：

台中海線人，過著平庸的生活，於是用寫作抵抗平庸。

得獎感言：

謝謝金筆獎所有工作人員，謝謝評審給我的肯定和指教，謝謝所有我身邊讀過這篇小說的朋友，不論你讀過的是哪個版本，這個故事今天終於也走到了尾聲。

哈姆雷特猴

財金二 蔡宜勳

「嘎嘎咯咯，嘎嘎嘎咯咯咯。猴嘎！」

穿著整齊合身的阿曼尼訂製西裝，頂著由御用美容師打理整齊的頭髮，堅定的眼神、壯碩身軀的挺立在總統府大道的演講台上。全場參與者無不被他的自信打動，高聲叫好，全心全意為眼前這位帶領人民走向繁榮的偉大總統歡呼。

這位總統是報社票選歷史上成就最大的總統，他帶領人民一同度過無數的難關，讓國家一天一日走到今天的繁榮。

「萬歲！萬歲！」

台下高聲呼喊。有幾個人甚至還流下眼淚，打從心裡認為他是神派來的救世主，他就是人們口中的神。

一般來說，救世主都會有特殊的樣貌，宣示著此乃天選之人。不只在行為上特殊，就

連樣貌都明顯與凡人不同，這就是所謂奇人有奇貌。眼前的這位總統長得十分有特殊，相信只要看過一次就不會忘記，尤其他那銳利的大黑眼睛。

總統身旁帶著墨鏡的侍衛靠近，示意時間到了，要準備離開。

總統最後說完幾句話，快速結束演講，走下講台。待會還有一場與各部會首長的會談。

「總統請用。」

侍衛遞出總統最愛的美食，香蕉，讓總統簡單補充體力。

總統拿起，撥開馬上塞入嘴巴，將香蕉皮還給侍衛。

是的，你沒看錯。

猴子，這位總統是隻貨真價實的猴子，更準確來說是黑猩猩，而且是特別喜歡吃香蕉的那種。

「嘎嘎咯咯。」

總統禮貌的向侍衛道謝，就坐上隨即迎接的黑色轎車，離開人潮擁擠的喧鬧會場。

牠是一隻黑猩猩。三個月前，這隻黑猩猩還正在保育園區的森林遊戲場盡情爬樹，在森林之間穿梭，就跟其他的猴子一樣。牠的名字叫做嘎嘎，是一位菜鳥保育員給他取的，這位新進的菜鳥保育員就像他的母親一樣，兩人對於他們所處的環境都還在探索，或許在情感上能夠互相了解，單憑這樣，他們成了一對好朋友。

嘎嘎與其他猴子不同，牠學習特別快，很快就學會爬樹，很快就學會使用石頭敲開堅果，總是比同期的小猴子先學會。

生活在保育園區的猴子除了每天無憂無慮的玩耍，有一項唯一的工作，就是必須定期配合園區科學家接受研究。

每隻猴子有不同的研究項目，基本上是依據年齡和資質劃分，老猴子主要做健康研究，年輕猴子做智力研究。

人類很有趣，一直以來自詡為萬物之靈，比其他物種都來得優秀。雖然都是靈長類，但絕對不會有人把一位男人和一隻黑猩猩搞混。人類有獨特的想像力，能夠憑空創造出不存在的事物，透過過去經驗去預測未來，又或是相信現在是如此，未來也會是如此。總之，想像力讓他們活在一個自己創造的世界中。這些實驗，也是為了滿足人類的想像力。

但在這研究中心，和嘎嘎同期的這批小猴子很特別，他們不用接受智力方面的研究，他們不用帶著古怪的腦監測儀玩拼圖，也不必跟人類比賽記數字。這群猴子有一個特別的代號，叫做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著名文學家莎士比亞的作品嗎？是的，指的就那個哈姆雷特。一篇上萬字的故事，世界公認的傑作。

這個研究目的很簡單，就是要讓猴子寫出一本一模一樣、一字不漏的哈姆雷特，單單只靠這群猴子。

哈姆雷特猴的理論建構在嚴謹的機率論上，只要機率不為零就代表可能發生，只是發生的機率低跟高的差別。

這群猴子的工作很簡單，就是對著眼前的鍵盤敲打，不停敲打。總有一天，這群猴子可以敲出一部哈姆雷特，不論花上多少時間。

聽起來很像某個充滿想像力的天真少年會想出來的實驗。

這個實驗理論上是可行，但實際上非常難執行，要完成幾乎更是不可能的。英文字母

有二十六個，每個字母都要正確，必須連續正確上萬次，機率比簽中彩券還難。

人類對於枯燥乏味的工作往往交給電腦執行，但這次的實驗就是要使用機器以外的東西達成，這是實驗設計者的堅持。

設計者相信上帝創造的事物有著電腦無法達到的機制，不是單單的機器可以模擬的。

這種機制他稱為命運。

為了達成，實驗選用與人類最為接近的猴子作為實驗對象，看似不人道，然而，敲打鍵盤的工作本身不會傷害猴子，反對者並沒有發出太多抗議。

實驗剛開始還有一些人關注，但漸漸地遺忘了它。報社媒體將實驗當作笑話看待，實驗持續執行，經過數年，電腦螢幕上仍然是稀少的字句，進展緩慢，在旁人眼裡，這就只是一個每天浪費香蕉的實驗。

這一天，嘎嘎照慣例敲打鍵盤，他沒有特別的方法，就只是隨意亂敲。突然，他頭上的燈泡發亮，不斷發出刺耳的鳴笛聲「逼逼逼」，這個蜂鳴器十分老舊，畢竟這個實驗室已經十幾年都沒有成果了，當然沒有人願意花錢更換。

二十分鐘後，一位科學家才跑來檢查發生甚麼事情，想必他沒有無時無刻觀察實驗。

科學家確認嘎嘎頭上不斷閃爍的紅色燈泡沒有壞掉，他差點跌坐在地上。馬上又衝出實驗室，去呼叫更多的科學家。

這個空檔，嘎嘎只不斷的左顧右盼，不知道到底發生甚麼事情。他繼續敲打鍵盤，但鍵盤沒有回應。

「嘎嘎嘎。」嘎嘎顯得有些緊張。

「終於成功了。」一位科學家感嘆。

「一字不漏地完成哈姆雷特，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鍵盤連接一台電腦，每當猴子打字會即時對照文字是否符合，可以確保每個字都是正確，萬一偵測錯誤字，就會刪除全部文字，重頭開始。

「他叫做嘎嘎，真是隻幸運的猴子。你是隻幸運猴。」

科學家抱起嘎嘎，開心的用臉磨蹭嘎嘎毛茸茸的肚子。

「嘎嘎嘎。」

嘎嘎不明白發生甚麼事情。

「我想或許我們才是幸運猴子，能得到嘎嘎這樣的猴子，我們真的試了很久。」

「沒錯，試過幾千隻猴子了。」科學家回想起過去實驗，沒有太多感觸，現在他心中只覺得他真是太幸運。

一位老博士緩緩走進實驗室，他的年紀很大，從蒼白的頭髮和駝背可以輕易觀察出來。

「博士，您當初的猜想成功了，我就相信您是對的。」科學家看到走進來的老人，馬上招呼他。

「這就是哈姆雷特猴，我們找到了。只要機率不為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也因此哈姆雷特猴是存在的。」

「博士說的很對。依據博士的理論，哈姆雷特猴可以預知未來吧，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等等，這個之前不是討論過了嗎？並不能說是預知未來吧，應該是有條件的預知未來。虧你還是博士的學生。」另一名科學家糾正他的想法，還順便挖苦他。這個實驗室的科學家，都是這位老博士的學生。

老博士拿起一枝筆，在白紙上解說，繁縟的理論，在老博士的說明下，變得十分簡單。

「你說的基本沒錯，猴子要完成一本一字不漏的哈姆雷特，需要連續成功猜中次數趨近無限，而他成功了。趨近無限就可視為無限，所以這隻猴子的對於選擇結果在二十六以下的事件的猜測成功率是無限大，也就是百發百中。因為英文字母是二十六個。」

「嘎嘎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要找出哈姆雷特猴的機率也是低到趨近無限啊。」

老博士看著嘎嘎，摸了摸嘎嘎。

「博士，但每次的事件不都應該是獨立事件嗎，過去的成功不代表未來的成功？」一名科學家提出疑問。

「傻瓜，這之前就討論過了。這是他們的理論，你要這麼想就滾出我的實驗室。在我的實驗室裡，沒這一回事。」

確實，這是哈姆雷特猴的唯一問題。但是哈姆雷特猴就擺在眼前，實驗也已經顯示，足以證明老博士是對的。

聽到老師如此回答，他也不再吭聲了。

「哈姆雷特猴選擇錯誤的機率趨近於零。馬上通知總統吧。」

在莊嚴的總統府內，會客室的豪華長桌的右端坐著時任總統，左端坐著猴子。

現場氣氛嚴肅，忙著趕著下午演講的總統利用中午空檔與博士一群人會面。

總統與大部分的長官都不相信博士，但基於研究發展院的院長堅持，還是勉為其難的抽空前來，因為身為國家科學發展主力的代表人都這麼說了，多少應該有他的理由。

「嘎嘎能夠絕對預測未來。」

博士站在嘎嘎身旁說。

總統嘴角微微上揚，差一點笑出來。

「什麼？那是猴子？你確定嗎？」

總統問博士。

嘎嘎是一隻猴子，任誰都看得出來，很明顯總統是瞧不起他。

「是的，如您所見，嘎嘎是一隻猴子。但他是哈姆雷特猴，不是普通的猴子。」

坐在一旁的嘎嘎翻弄著身上的粗毛抓癢。

「剛才院長跟我說過是叫做百發百中猴子。」

在博士來之前，院長已經先跟總統介紹過嘎嘎所代表的意義。

「是的，嘎嘎可以預測選擇項目在二十六以下的事情。嘎嘎可以現場示範給您看。」

博士拿出一顆骰子，再從口袋裡拿出六張數字卡牌在嘎嘎面前。

「預測數字，嘎嘎可以預測是擲出的數字是多少。」

博士先拍拍嘎嘎的肩膀，示意他預測骰子的數字。

「嘎嘎。」

嘎嘎叫了一聲後，指出桌上的字卡「二」。

也就是代表骰子會擲出二點。

博士在要擲出骰子時，停下動作，將骰子交給總統。

「不然就請總統大人親自體驗吧。」

「猴子預測骰子，你確定這不是馬戲團嗎？」

總統接下骰子，將它輕輕的垂直拋到桌上，以最小幅度的動作去擲出骰子，現在「二」在正下方，只要骰子沒有劇烈震動，不可能擲出「二」。

在場的所有人都知道總統在打什麼算盤，等著待會看博士失敗的慘狀。

「中午的娛樂差不多結束了。」總統拋出骰子。

突然，手部動作執行到一半，骰子還沒離手，總統的手關節卻莫名扭到，導致骰子提早掉出手中，骰子落在桌面，彈落到地上。

「不可能。」

總統驚恐的說，或許剛剛正是因為太過緊張而扭到手。

眾人起身檢查骰子的數字。

果不其然，「二」顯示在骰子的正上方。

嘎嘎預測正確，他確實是一隻哈姆雷特猴。

「您看，嘎嘎成功預測了。」

博士說出嘎嘎的成功。

總統企圖作弊的小動作，所有人都看在眼底，更不得不佩服這隻哈姆雷特猴了。

先後總統多次要求嘎嘎預測賽馬、彩券、抽獎，任何機率遊戲都是過了，嘎嘎沒有一次失敗。

「好吧，那個叫什麼哈姆雷特猴，的確很厲害。所以你想用他做什麼？」

總統總算接受這隻猴子，願意聽取博士的提案。平時，面對博士這種提案者，總統多半是直接將對方轟出去。

「我想用這隻猴子作為政策的決定者。」

博士把他研究的最終目的說出來。

「可笑！猴子作為決策者？你腦袋沒有問題吧？」

總統再也忍不住了，想要盡早趕走這個混蛋。

「不，哈姆雷特猴可以預測出正確的決策選項，不得不說，比起人類，嘎嘎更適合擔任決策者，嘎嘎不會被情緒所影響，可說是完全理性，更不可能有貪汙風險。」

「可是其他人也不認同吧？」

總統看向其他人。

其他人不發一語。

「若哈姆雷特猴可以預測未來，或許他比較適合做決策。」

「不得不說確實是。」

「人類會有私心，猴子不會。」

現場一面倒的支持哈姆雷特猴作為決策者。

在場官員離開總統，站往嘎嘎身旁。

「你們這群垃圾！」

前總統止不住怒火辱罵，用力拍桌，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被一隻猴子取代，他徹底覺得群人絲毫沒有理性。

嘎嘎成為新的總統。

「前總統先生，我想您下午的演講不用準備，您可以好好休息。」

博士說完，帶著嘎嘎離開。

往後的幾年，靠著嘎嘎成功解決了差點引爆的金融危機、糧食危機、軍事衝突，嘎嘎也獲得越來越多的民望，成為國家的新民族英雄。

除了解決危機，嘎嘎也藉由正確的決策，顯著的提升經濟、教育改革、提高進出口淨

額，讓國家在人才錢財都突飛猛進。躍升為世界強國。

「中東地區發生戰爭，我國是否要出兵調節？」

「嘎嘎嘎。」

國家勢力也拓展到其他國家，影響世界的局勢，介入他國戰爭、世界組織，成為實質的世界主導者。

很快，在七年內，嘎嘎已經成為地球的決策者。首先是鄰國請求聯合，形成更強大的國家聯盟，世界各國都紛紛效仿。最終組成地球聯合，聯合國被廢除，建立新的統一國，成為歷史上唯一統一地球的政權，並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榮景。

哈姆雷特猴的預測領域沒有限制，不管是科學、軍事、民生、農業，只要選項在二十六以內嘎嘎都能正確預測，做出最完美的決定。

人類得到科學突破，建造出宇宙電梯、太空飛船、太空堡壘。藉由這些技術，人類開始在地球周圍建立據點，將勢力延伸到地球之外。

「火星上有二十處疑似有水源，請問我們應該把探水器設置在哪處呢？」

「嘎嘎嘎。」

人類順利在火星發現大量水源。

又過了五年，在人類在太陽系之間旅行，已經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了，地球聯合取得太陽系的資源後，更再次提升實力。並正在計畫吸收太陽能量的戴森球。

人類無法想像自己有天也能成為如同外星人般的穿梭星球。

多虧了這隻猴子。

嘎嘎的雕像被四處建立。嘎嘎成為教科書必定歌頌的人物，哈姆雷特猴成為神一般的存在，原本的宗教信仰者紛紛拋棄舊有的宗教偶像，改為崇拜哈姆雷特猴，比起不曾看過的人物，他們更願意相信實際存在的哈姆雷特猴。

「這就是人類所追求的烏托邦吧！」

「是啊，沒有戰爭、飢餓、疾病、痛苦，所有惡的一切都不存在，我們不再需要煩惱，不再需要流淚。」

舉凡街上民眾都還會到處歌頌哈姆雷特猴，因為這一切幸福實在是來的太突然，到現在很多人還覺得是一場夢。

「有一點你說錯了，人們還是會流淚，因為感動而流淚。」

「哈哈，你說的沒錯，多虧了哈姆雷特猴。對了，你知道我是哈姆雷特會的會員嗎？我們正在探討哈姆雷特猴帶來的啟示，一定還有很多人類還沒察覺的。」

「改天我也去參加看看。」

不知不覺世界上，有人開始視哈姆雷特猴為天使，如同研究聖經，研究哈姆雷特猴帶來種種啟示。

又再過了五年，人們生活在快樂之中，漸漸忘記煩惱是什麼。人類不用思考，只需考慮三餐要吃什麼諸如此類的小事。其他一切交給哈姆雷特猴就可以了。

然而，好景不長，正當人類在建造與A32星系的對接站時，發生了一場不明的大爆炸，施工的太空船全毀，人員全數罹難。

此時的人們很難想像發生的災難規模，因為災難這一詞早已被遺忘了。

但命運並沒有給世人足夠的時間回想，更大的災難就隨之出現。

「發現了！這場太空災難是外星種族造成的。」

「也就我們找到外星人了嗎？」

「是的，但這群外星人不是來做朋友的，他們恐怕是來者不善。」

人類遭遇外星種族的襲擊，而地球位置早已暴露，一場宇宙大戰無可避免，人類命在旦夕。

「交給哈姆雷特猴不就好了嗎？」

「你說的沒錯。」

雖然遇到許久未見得災難，但沒有人因為這場即將爆發的宇宙大戰感到擔心，或許人們真的忘記恐懼是何物。

所幸外星種族同樣生為宇宙高等存在，自然不會野蠻的貿然開戰，人類此時的軍事能力足以展開不容小覷的反擊，若開戰，一定會造成毀天滅地的宇宙大戰。

外星種族選擇派遣使者與人類交流，藉以窺探雙方實力的差距。

「歡迎外星特使，撒阿波先生。」

外星特使來到地球，第一次見到外星人的人都感到驚訝與興奮。

他與人類長的十分相似，二足站立，只是稍微矮了。

「勾勾勾。」

很不幸，人類無法與外星種族溝通，進一步的協商無法達成。

外星特使最終返回，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人類相信沒多久外星種族一定會攻打人類，是時候再次請教哈姆雷特猴。

「嘎嘎，請問我們現在該怎麼做？」

新任貼身飼育員負責巡任哈姆雷特猴，他將選擇牌擺放到嘎嘎面前，由於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飼育員特別緊張，他絞盡腦汁盡可能的想出最多的應戰方法，深怕少寫一個，使得人類滅亡。

「嘎嘎，拜託你了。」

「嘎嘎嘎。」

嘎嘎隨即一指，得出答案。

危機被化解，世界再次得救。

本該是如此的。

本該是如此的。

哈姆雷特猴失誤了，嘎嘎做出錯誤的決定。

人類面臨滅亡的命運。

再過不久，地球就將被星軌激光溶解，臨死前國防部長質問飼育員。

「哈姆雷特猴七年以來不是都百分之百預測未來嗎？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我照常排了二十七張選擇牌到嘎嘎面前。不對，糟糕。」

話沒說完，兩人就沐浴在高能激光中，直接碳化。

在地球溶解之際，唯一一台飛船死裡逃生，飛船載滿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和各種動物植物，堪稱諾亞方舟，但唯獨少了猴子。

「我們不再依靠猴子了。」

人類帶著希望航向未知的未來，無法預知未來，這才是使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的原因。

一直到最後嘎嘎依舊做出最佳的選擇，但人類始終不會知道。

評審評語

陳栢青：有一種高妙的黑色幽默，作者非常能夠抓住弦律起伏變化，讓每一波都非常好看。

陳雪：很有意思的奇思異想，但作者很縝密地操作完，其實是對政治、對我們所相信的命運類的東西，做一個諷刺。這個奇思妙想跟創造力，跟其他篇章完全不一樣，看完會心一笑。

作者——財金二 蔡宜勳

個人簡介：

蔡宜勳，財金二年級，喜歡突發奇想，夢想是回到遠古時代當創世神，目前正在召集夥伴和資金。

得獎感言：

很高興獲獎，本作是基於無限猴子定理所創作，我很喜歡猴子和打字機的奇妙組合。再加上受統計課啟發，感謝張教授的教導。我希望透過詼諧的短劇，去思考統計的意義。如果能讓讀者有「好有趣，但真的是這樣嗎」的疑惑，那就算達成我的創作目的了。總之謝謝大家。

夏蟲的鳴叫

中文一 楊梓廷

世上多的是這樣的人，他讓你對明天有所期待，但卻又沒有出現在你的明天裡。

今天是貓被拋棄的第三天。

牠伸出手掌無力的扒拉著對幼貓而言過於高大的紙箱，試圖破開禁錮牠的四方天地。

骯髒的褐色紙面劃上了淺淺爪痕。

徒勞無功。

不知是否嗅到了生命腐朽的味道，過去潛伏於垃圾堆中，與牠井水不犯河水的蒼蠅，聚集在牠身側耀武揚威的飛舞著。吵雜的嗡嗡鳴於耳畔環繞，似是在宣告這群投機者的勝利。其中有些膽大的甚至已經在貓身上群雄割據、劃分地盤，只待牠咽下最後一口氣，徹底流失生機，便大快朵頤、飽食一頓美餐。

貓不願屈服！牠朝四周有翅的卑鄙懦夫狠狠的揮出爪子——

然後軟綿綿的落下。

已經筋疲力竭的自己無法驅趕惱人的蟲蠅，意識到這點貓咪沮喪的閉上眼睛。

也許這就是牠的結局了吧。

貓感覺意識正逐漸離牠遠去，恍惚間牠聽到了不遠處的巷口傳來了腳步聲。這次和以往似乎不太一樣，並不像只是湊巧行經此處，而是緩慢卻堅定、筆直地向牠走來。

是臨死前的錯覺嗎……

牠聽見逐漸靠近的足音，還有來者細微的呼吸。頭頂感覺到溫暖的撫摸，接著一雙手輕柔的將牠托起。

貓的全身滿佈髒污，蟲子在耳縫裡蟄伏，耳尖到尾巴都散發著退避三舍的難聞氣味，瘦小的身體和乾枯的毛皮怎麼看都與惹人憐愛的形象沾不上邊，但即使如此，少年仍是毫無芥蒂的輕擁牠入懷。

「你還好嗎？」

關懷的嗓音溫柔 and 煦，貓咪緩緩睜開了有些混濁的眼睛。

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再普通不過、只能勉強稱上清秀的臉，但也許是夏日的陽光過於耀眼，穿過重重屋簷、散落在少年臉龐閃爍的微芒，也炫目的令人落淚。

牠看見了光。

貓遇上了好心的人類。

少年不像其他貓咪曾遇過的人類，在看到狼狽的牠時，既不會掛著嫌惡中夾雜恐懼的表情轉身離去，也不會出於有趣或發洩向牠扔石頭惡作劇。相反地，他不僅會從少得可憐的零用錢中，挪出積蓄給牠驅蟲治病，還會給牠帶來足以飽腹的食物，潤澤牠枯瘦的身體。

貓從制服和洗到泛白的鞋判斷出少年似乎是個學生，並且還是個手頭拮据的學生，因為給牠的食物甚至還是從他的便當裡勻出來的。

今天的食物是白飯配上青菜和一點零星的肉沫，雖然量不多，但足以填飽幼貓尚不貪婪的肚子。

「今天天氣很好呢。」少年看著正在進食的貓，微微眯著眼說道。

貓咪勉強從食物中抬頭，看了看頭頂水藍的天空，的確是個好天氣，於是牠頂了頂少年放在牠頭上的手表示認同，引少年輕笑。

「還挺有力氣的嘛……加油，好好長大吧。」

少年每天都會來喂食貓咪，撫摸牠柔軟的毛、拿逗貓棒陪牠玩耍。

不停被拋棄的貓，遇到了溫柔的人。

拜少年每日慷慨的食物分享及給貓定期更換的紙箱，在少年不在的時間，貓得以有力氣將雙爪搭在紙箱邊緣站立，勉強看見四方天地外的景象，好紓解漫長等待的時光。

今日的巷口和往常似乎有些不同，貓凝神一看，原來是那裡生長的植株有了異樣，綠葉有了新的住客，是一條剛孵化的毛蟲，與葉子相近的顏色使牠幾乎與植物融為一體。貓回想在前幾天貌似有隻蝴蝶在此流連，興許這便是牠的孩子。

出於無聊，貓便養成了注視毛蟲的習慣，不僅能打發時間，由於植株的地理優勢，牠還能第一時間察覺少年的到來。貓咪為自己的機智感到得意，在少年的撫摸下愉悅的搖起

了尾巴。

今天的食物似乎有些特別，貓從少年故作神祕的表情和欲蓋彌彰遮掩提袋的行為中得知這一點。

「猜猜今天有什麼？」少年惡趣味的將便當藏在身後，滿意地看到貓咪嗅了嗅空氣中瀰漫的香氣後迅速竄起，毛絨絨的頭冒出紙箱。

「公布答案……」他將便當蓋緩緩揭開，貓伸出蠢蠢欲動的貓掌試圖捕捉住誘人的氣味，連聲喵叫催促少年。

「……是魚喔！」少年將碗裝滿食物，牠迫不及待的品嚐，隨即被前所未有的美味震撼到瞪大雙眼。

看著狼吞虎嚥、恨不得把頭埋進碗裡的貓咪逗趣的反應，少年不禁失笑。

「多吃一點吧。」他摸了摸貓咪有了些許的弧度的背，開心的發現不似過去一樣乾癟，於是希望貓能再接再厲、在變圓的道路屢創佳績的少年鼓勵地道：

「加油呀，要快點長大喔。」

在巷口的植物長到水泥牆上第三條裂縫那麼高的時候，毛蟲似乎比過去又大了一圈，長達將近一片葉子，貓也擺脫了骨瘦如柴的模樣，圓潤了些許，現在的牠已經能自己跳出紙箱在小巷裡活動了，只是貓咪暫時還不敢離開巷子的範圍，生怕出去後，遇上那些以欺負小動物為樂的惡劣孩童。

貓踏著慵懶步伐走向植物，進行牠每日例行的事項——觀察毛蟲。毛蟲在枝條上努力的蠕動身軀，緩慢的啃食著葉片。貓咪覺得牠的動作比起以往更加遲緩，思考了片刻後認為毛蟲到了結蛹的時刻。於是牠連啃帶抓，努力攀折下枝葉然後塞到毛蟲旁邊，讓毛蟲多吃點，爭取早日結蛹化蝶。

陽光遍灑大地，光線穿過屋簷，枝葉間漏下疏影斑駁。貓抖了抖被曬得蓬鬆柔軟的毛皮，渾身都是暖洋洋的氣息，牠愜意的伸了個懶腰，眯眼聽巷外蟬鳴和不知哪家風鈴的聲音。

時逢盛夏。

黯淡的天空滿是烏雲，貓咪躺在紙箱裡，在陰沉鬱熱的天氣，連動彈都令人窒息，牠無聊的凝視著天上揮之不去的積雨雲，思考少年今天的步伐為何如此緩慢。

在巷外的燈盞接連點亮之時，貓終於等到姍姍來遲的少年，牠竄出紙箱，正意圖質問，卻敏銳的聞到即使空氣中瀰漫著濕氣仍張牙舞爪的異樣氣味。

那是血的味道。

「抱歉，我來晚了……」少年從書包中掏出便當，將食物推到貓面前，他左邊的眼眶暈染著一片青紫，眼睛被浮腫的淤血擠成難看的縫，嘴角也帶著被擦破的傷痕，本就稱不上好看的臉在受傷後更顯得滑稽可笑。

「……不吃嗎？」少年看著呆愣注視著自己的貓，疑惑的問道。

脫口而出的瞬間，他便意識到了貓咪遲遲不肯進食的原因，少年比了比自己臉上猙獰的傷口。

「這個嗎？」

「沒關係，一點都不痛喔。」少年試圖作出傷口無足輕重的假象，揉了揉嘴角的破口，剛癒合的傷口反而再次破裂出血，他痛得輕嘶出聲。

佯裝無事的偽裝失敗，少年沉默了片刻後笑著說道：「今天天氣也很好呢。」

貓想，少年說謊的技術未免過於蹩腳，這樣拙劣的謊言狗都不信，明明今天的天氣是肉眼可見的糟糕。

牠對少年投以譴責的目光，而他最終仍是沒有回答傷口的來歷，只是揉了揉貓咪的頭。

「加油啊……你要好好長大。」

在夏天的第一場雨前，毛蟲結繭了。以往行動緩慢卻生機蓬勃的牠，如今變成了一個安靜的蛹。失去觀察毛蟲這一大消遣，對近來等待少年的時間越發漫長的貓，堪稱晴天霹靂，無可奈何的牠只能天天對著褐色的繭乾瞪眼消磨時間，虔誠祈禱毛蟲能迅速破繭成蝶，好排解牠的寂寞和煩憂。

從那天開始，伴隨著雨季的伊始，少年身上的傷逐漸增多，性格也日漸沉默。

過去總和貓咪談天的他，如今除了每次的鼓勵，幾乎不怎麼開口說話。

今天的食物是肉絲青菜炒飯，香氣十分誘人，但是貓卻敏銳的注意到少年給他盛飯時略顯僵硬的動作，牠難過的蹭了蹭少年的手，卻只蹭到了滿是醫院消毒水氣味的繃帶。

「……你放心，一點也不痛……」少年輕聲回應。

貓聽見紙箱被水打濕的聲音，牠以為是屋簷漏下的雨點，抬頭卻發現是少年滑落的眼淚。

騙人，貓咪想。

如果真的不痛的話，為什麼還會哭呢？

貓不會說話，無法出聲安慰他，於是牠只能安靜的靠在少年身旁，試圖用自己毛絨絨的身體溫暖那顆飽受痛楚的心。少年在貓咪的依偎下，逐漸停止了低泣。

「……只要活著的話，就一定會發生好事的。」長久的緘默後，他向貓說道。

「快點，長大吧。」

在冗長的雨季後，天空久違的迎來了蔚藍，雨後天晴總令人心神愉悅，貓也不例外。牠走到巷口享受溫暖的日光，毛被曬得蓬鬆柔軟。貓咪趴在毛蟲住所的植物旁，在陽光普照下，植株肆意的伸展綠葉，沉寂已久的蛹似乎也活躍了起來，彷彿不日就可破繭。

一切都朝氣蓬勃且充滿生機，這樣美好的天氣，少年看到也能稍微開心一點吧？

日暮時分，彩霞滿天，浮雲與餘暉相映，天邊渲染出橘紅與玫色交錯的瑰麗色彩。

今天的食物是前所未有的豐盛，有著魚蝦和整塊的肉，儘管散發著令貓垂涎欲滴的香氣，但眼前過於慘烈的景象讓貓絲毫提不起興致去品嚐以往趨之若鶩的美味。

少年的左眼戴上了眼罩，頭部和脖頸皆纏著繃帶，衣服外露出的皮膚幾乎沒有一寸完好、滿是包紮，白色紗布下暈著令人心驚膽跳的暗紅。

衣服沒有遮掩的地方尚且如此，那麼看不見的地方又該是何等猙獰？

牠驚覺不知從何起，即使陽光再炙熱，少年的衣裝便再沒脫離過長袖長褲的範疇。以及即使消毒水和藥水的氣味愈加濃烈，也不曾被遮掩的血腥氣息。

但是牠對少年的傷口是如此無能為力，只能沉默的被少年小心翼翼地抱在懷裡，貓咪抬頭蹭了蹭他的下巴，拭去即將滴落的眼淚，又見他撫摸牠的手，衣袖下腕上可怖的傷疤肆意生長，貓低頭舔舐那雙傷痕累累的手，每一口都是悲傷的味道。

「對不起……」少年流著眼淚，哽咽低泣。

貓不明白少年為什麼要道歉。

他們依偎了很久，直到太陽即將落山，天際已披上一縷夜色。貓咪注視著少年步履蹣跚的離開小巷，夕陽黯淡的餘暉落在他臉上，像是哭腫雙眼一般的紅，單薄的身影像是將死的天鵝，隨時都好似將墜落天際，不知為何，一股不祥的預感縈繞在牠心頭，久久不散。

從那天起，少年再也沒有出現。

貓橫臥在紙箱裡，仰望著天空，一只鳥在雲間穿梭飛過。

他去哪裡了呢？

雖然貓咪每天都有在垃圾桶翻找食物，但也只能勉強果腹，滋味也算不上好，完全比不得少年帶來的食物。牠看了看巷口，熟悉的人影仍是不知所蹤，只有一隻蝴蝶在那蹁跹起舞。

毛蟲在少年離去的數天後成功破繭成蝶，原本應該是值得高興的喜訊，但在少年失蹤的陰影下，貓也無法打從內心感到喜悅。

盯著飛舞於植物間的蝴蝶，貓忍不住想，如果身體能如牠一般輕盈靈巧，是不是就能飛出巷子、去尋找少年了？

不對，這明明是不會飛也能做到的事。貓自認也算得上敏捷，比起過往的孱弱，如今牠就算不巧碰上意外也能逃脫。

下定決心的貓果斷的跳出紙箱，跟著飛行的蝴蝶離開了小巷。

巷外與巷內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與巷內的偏僻陰暗不同，巷外車水馬龍，街道上人來人往，一派喧囂繁華的景象。

貓有些擔怯的後退了一步，但想要尋找少年的意志戰勝了恐懼，牠最終仍是堅定邁出腳掌，然而道路錯縱複雜，彎蜒曲折的道路繞得貓咪兩眼昏花，直至黃昏還是沒找到通往學校的路。

牠垂頭喪氣地蹲在路旁，眼角餘光卻映入了熟悉的顏色，貓猛然抬起頭，路過的學生穿著和少年同樣的制服，在街上嬉笑打鬧。算了算時間，也差不多該是放學的時候，貓靈機一動，找尋人群中穿著制服的學生，循著他們的足跡逆行。

等貓走到學校時，學生已經盡數回家，校園內一片空蕩，牠失望的打算離開，卻聽到後頭陌生的呼喚。

貓回頭，看見一隻陌生的三花貓在朝牠打招呼。

「你是新來的嗎？之前沒有看過你呢。」

眼前的三花看起來並沒有惡意，看起來對附近也頗為熟悉，貓決定開口向牠詢問，遺憾的是三花並沒有看過少年。

「雖然我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別的事情。」三花貓貓舔了舔貓掌後開口：

「我在散步時從其他貓那裡聽到的笑話，聽說有個學生變成鳥從窗口飛走了。」

「真好笑，人又不是鳥，怎麼會飛呢？」

「人類真笨啊，貓都知道的事情居然不知道……你感興趣嗎？想去看看的話，他的教室就在那裡。」牠用前爪比劃了一下方向，說完便搖著尾巴走遠了。

貓咪聽完三花的話，決定去那裡看看，也許少年也正好在那個班上呢？都歷經艱辛來到了學校，也總不能一無所獲便打道回府。於是牠穿過昏暗的走廊，頂開教室虛掩的門走了進去。

教室內羅列的桌椅於貓過於高大，於是貓跳上講台，從這個位置眺望，整個教室一覽無遺，牠很快就發現在角落格外特殊的桌椅。那張課桌上擺著一個插著不知名白花的花瓶，還有一個相框，桌面似乎還密佈著字跡。

貓穿梭過走道，小心地跳上桌面，足下是數不清的塗鴉，牠看不懂，卻下意識的明白不是什麼好話，相框的照片在昏暗的室內模糊不清，為了清楚辨識，牠將相框推向窗邊，晚霞的餘光微微照亮了裡頭的人影。

是少年。

蝴蝶在路燈下飛舞，趨光的本能使牠毅然的撲向炙熱光明，而後悄然墜地。

夏天結束了。

貓咪回到了小巷，繼續等待少年的歸來。

牠想少年應當只是去了遠方旅行，畢竟那樣黏膩的如沼澤般的惡意沒有誰不想要遠離，總有一天，牠能見到少年再次出現。

貓飢腸轆轆，卻也不敢離開巷口覓食。

起初還能從垃圾堆中翻找些殘羹剩飯，但那些食物很快就消耗殆盡。牠的身軀漸漸變得消瘦，被少年養得稍微有些肉的身體變得骨感，原先光澤水亮的毛皮也轉為粗糙黯淡。最後，牠已經沒有力氣離開紙箱了。

貓不禁又再次想，如果身體能像蝴蝶一樣輕盈的話，是否牠就能飛離狹窄的陋巷，前往更廣闊的天地找到少年呢？

但是牠不能，也不行離開這裡，如果少年來了沒看見牠，一定又會覺得被拋棄了吧。貓開始回想與少年的過往，思考他每天都會說的那句「加油」究竟是在對誰說呢？

等你回來的時候，我想告訴你的是，我們可以一起長大。

你再也用害怕了。

不遠處似乎傳來了什麼聲音，貓想支起身子再看一次巷口，但已經沒有力氣了，牠感覺意識逐漸消散，彌留之際，恍惚間他又看見了熟悉的身影。

少年的身上穿著和相遇時一樣的衣服，乾淨的制服、洗到泛白的鞋，臉還是平凡、稱不上俊秀的樣子，白淨的皮膚光滑，沒有猙獰的傷痕和滿溢的淚水。

恍若初見。

貓問少年，你是來帶我走的嗎？

少年沒有回答，只是微笑的向牠伸出雙手。

於是貓煽動翅膀。

「誼妳看，是小貓耶，還抱著逗貓棒。」

「笨蛋，死掉了啦。」

女孩家最近有了新成員，是一隻有些瘦弱的貓。

第一次見到貓，是在一條窄巷的破舊紙箱裡，那時已是盛夏的尾聲，骨瘦如柴的貓咪似乎要與夏日一同走向終點，微弱的呼吸幾不可聞。

她不願任眼前的生命消逝，於是冒著被媽媽責罵的風險將牠帶回家，許是乾癟的貓咪看著太過可憐，一向嚴苛的媽媽也軟下心腸，准許貓成為家中的一分子。

在每日充足的食物和無微不至的照顧下，貓咪的身形很快就蓬鬆圓潤起來，和初見時

嶙峋的樣子簡直判若兩貓。

即使對貓健康的擔憂已然消逝，女孩卻有了新的煩惱——貓咪似乎不太喜歡她為牠取的名字。

明明初次告訴貓牠的新名字時，貓咪雖然愣了許久，但最後也輕輕蹭了她的手，看起來也不討厭，那為什麼每次用名字呼喚牠時卻少有回應呢？

女孩百思不得其解。

除此之外，貓咪似乎還是隻有故事的貓。不論刮風下雨，每到下午，貓咪都雷打不動的溜出家門，起初她惶惶不安，生怕貓在外碰到危險，封窗堵門無所不用其極，然而即使用上百般手段，貓都能一一化解。

最後，用盡所有辦法也無法阻止貓咪堅定步伐的女孩疲憊不已，即使每次回來不知為何都一身髒，但見貓還記得會在晚餐前返家，索性也由牠去了。

只是，她偶爾也會想，貓咪每天究竟去了哪裡？

貓敏捷的從陽台跳下，落在不知誰家的屋簷上，接著躍往一旁被秋染紅的行道樹，隨

後瞄準向變電箱，最終輕巧的落在地上。

牠熟稔的走過大街小巷，穿著厚實衣物的行人來去匆匆，無人會對一隻平平無奇的貓行注目禮。貓咪穿過馬路，走上坡然後拐彎，遇到岔路口再右轉。

最後，牠走到一條狹窄的小巷，巷口的植物也染上秋意，落葉飄零，貓的腳踩過秋葉滿地，足底傳來破碎的呻吟。

貓咪一眼就看到了角落破舊的紙箱，牠輕車熟路的跳進箱裡，箱子對如今的貓已經有些小了，殘破的結構更是略微用力就要散架，但牠仍是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蜷縮成一團，固執的窩在箱裡，然後閉上眼睛。

彷彿如此，就能聽到蝴蝶振翅的聲音和不知哪家的風鈴。

評審評語

陳栢青：看這篇小說，我的心像被洗過一樣，像窗外的大雨被洗乾淨，好清新的感覺，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裡面透露少年單純對於世界的某一種憐憫、某一種寬容，還存在某一種遺忘與眷戀。

陳雪：感覺得到背後的重量，這篇小說文字都很好，而且跟其他篇章比起來很親民，但是背後卻有個有力量、這樣親近的山洞，感情在裡面流動。

鍾文音：帶點少年氣、少女氣的，我特別喜歡這篇對於夏天的描述，作者敘事的調度完全沒有違和，有一種圖像感，幾乎可以變成一本圖文書。

作者——中文一 楊梓廷

個人簡介：

靜若癱瘓，動若癲瘋，性格自閉，患有重度網路成癮、拖延症晚期和糖嗜症，身為宅卻幸運的在進入大學後遇上一群投緣的室友，因為每天一起叫外送所以並沒有被美食沙漠荼毒，快樂與體重一起平穩的增加。夢想是世界和平，所有人都可以過上自己想過的活。

得獎感言：

在此我要誠摯感謝我的室友們和金筆獎小說組審核的同學，我的字數起初沒有符合最低門檻，在臨近期限時因為認為來不及補上，差點放棄投稿，是室友的勸說和鼓勵給了我動力，以及審核同學的包容，才有我的獲獎，我會繼續努力。

落黑雨天

英文一 何書冠

(一)

一天又是這樣過去，或者對劉阿榮來說，一天才正要開始。

照常與日班警衛交接，問候彼此祖宗十八代，確認監視器畫面，打開少的可憐的飯盒。阿榮的一天從校園湧離的人潮開始，他被太陽遺落，在吾自發亮的警衛亭。

阿榮的爸是專任司機，專門載送明星來賓到廣播電台受訪。電台沒落，方向盤前的豬哥亮公仔不停的對他搖頭張嘴大笑，一旁滿是明星簽名的簿子逐漸發黃、乾裂、蜷曲。被時代拋棄的人，阿榮的爸不願作計程車司機，不願讓龍蛇混雜坐上輝煌的後座。

阿榮便是這樣與他爸蝸居在窄狹的違章建築，牆壁滲流迷樣灰濁如墨的汁，瀰漫包圍整間鐵皮屋。

父親堅持每餐五菜一湯，用精緻小巧的中國瓷盤盛放，但兩個大男人，又髒又臭，怎

會有人知曉如何下爐灶，更況他們只有卡式爐。於是每天凌晨，阿榮從超商半偷半搶滿山滿谷的即期品，他會依照配色擺放在不同的盤子裡，圍成一圈，中間一鍋康寶濃湯。

因為超商的緣故，時常餐餐都是西式，與大紅喜色的桌巾強烈對比。觀音娘娘看著，三人沈默不語，頭頂上電風扇轉啊轉，吹起兩人僅剩不多的髮絲。

「廁所的燈又壞了，你到底有沒有去換？」

「阿爸，我們家根本沒有廁所。」

「你麥擱騙！我們家是住在高級日式和屋，怎麼會沒有廁所？你只是不想修而已。」

日式和屋是阿爸以前電台的宿舍。直到他們政府查封人員趕出來為止。

阿榮的爸打開老舊電視機，體積很厚、螢幕外凸、閃著雜訊的那種。

「我為你汗淋淋，匆匆趕路未曾停；我為你氣難平，幾次傷了父女情；我為你碎了心，哪有良藥醫心病……」阿榮頭也沒抬便知又是《梁山伯與祝英台》。他沒經歷過萬人撕心裂肺的時代，但阿爸總是說，他是全台唯一一個載送過凌波的人，語罷巍巍顫顫的拎起拐杖，在空中比畫凝固於時空裡的種種。

他們睡在餐桌旁的睡袋裡，蒼蠅蚊子共眠，燈一關想像躺在怎樣的摩鐵魯彈簧床上都可以，當然那種想像是奢侈的。阿榮不敢再深思風吹雨打的情景。能睡就好，最好跟阿爸一樣各自住在美好的時空。耳邊閃過那句：「你抱病含悲怎能行」，「不能行，也得行，我死在你塚總不成」

阿榮在警衛室是王。他喜歡指揮放學的交通，哨音一響，車潮摩西分紅海，化身正義使者，替師生開拓一條安全的通道，唯我獨尊。他習慣跟學生喇賽，當幽默的人，每露出爛牙丁丁的笑，眾人亦會ㄉㄉ的附和。時不時學生在警衛室裡等待遲到的家長，阿榮還會烙幾句英文拉近年齡差距，讓學生確立他是新潮阿北。

「阿你爸爸還在 America 喔～」

「喔喔喔！阿北你還會說 English 哦！」

「歐敷寇斯，我還有在聽這個餒。」

阿榮點開電腦，按下 Youtube 播放鍵，古典音樂透過破舊音響流瀉而出。

「哇！阿北！這是孟德斯鳩的音樂ㄟ！」同學A一拍警衛室裡的沙發椅。

「揪你個頭，孟德爾頌啦幹！」同學B巴了A的頭，兩人哈哈大笑。

「不管是揪還是送，我聽了都很送啦！」阿榮也哈哈大笑。

「阿北，看不出來ㄟ！阿北我以後放學都要來這裡。」

電腦畫面上每個樂手賣命地拉著樂器，連指揮的額頭上都有豆大的汗粒。

阿榮的眼睛飄向抽屜裡匆忙藏進的英文課本及音樂課本，心想老天對他真好，能在路上撿到這樣的寶物。

(一一)

今天是第七百四十七天，是王露西叫一個陌生人爸爸的第七百四十七天。

王露西在鬧鐘響起前就起床梳洗。五點半，天還沒亮，冬天的月亮有氣無力的掛在天的角落，卻還是有意識的把光束投注在雙人床的另一邊。

「爸！食早點了！」隔著厚重的木門，陌生的爸爸沒有回應，因為露西不是她的女兒。
「開門了喔！」

露西推開門，爸坐在輪椅裡，同樣看著微亮的天空，這個時節的空氣霧濛濛，都是塵埃粒子。

「爸等下我載你去醫院後會先去學校喔，今天比較忙。」「廁所燈壞了，我下午打電話叫人來修。」「我下班之後要去靈骨塔那邊一下。」

露西自言自語邊把沈默不語的男人推到客廳。這個男人很重，留著死去丈夫二分之一的血液，那一半精力也隨著丈夫的死亡消去，剩下的正在消磨中。

露西身邊的每個男人最後都會變成乾涸的肉片；一片森林，樹木逐一倒地，只剩下她一朵紅花荒唐的不死，被詛咒的存活。

她多想遇上能讓自己死去的對象啊！

八點十分，第一堂課，學生睡眼惺忪的看著黑板，眼裡沒有她。

「i-n-d-i-g-e-n-t、indigent、窮困潦倒的，repeat after me。」

「indigent、窮困潦倒的。」學生們敷衍地覆誦。

「誰可以說出它的同義字？有人嗎？」露西環視，窸窣聲停下，每個人立刻低下頭，除了那個偷偷將視線飄來的少女。「Pattie，你今天換成紅色髮夾餉？你來回答。」

「呃……impecunious……」少女的臉紅的跟髮帶一樣。

露西肯定地笑了。

「impecunious——很棒——也是很窮的意思唷！」她真的覺得這個少女很棒，小小年紀就知道這麼多窮困潦倒的單字，必定是經歷過大量的資金栽培。

「你很適合紅色髮夾啲～」

窮困潦倒少女的臉又紅了一階。

露西在小的時候就把父親剋死了，從此家庭中落，留學夢也毀去，Lucy變成露西，比菜市场還俗氣的名字，時常被同學嘲笑。她在紅髮夾少女身上看見自己的影子，責怪自己不經意詛咒她的未來。

「I really like your click, it suits you a lot.」下課後露西又一次故意對髮夾少女這樣說。

「露西老師掰掰！」「謝謝老師！」

一天將近，露西稍微伸展了筋骨。雖然是失敗的人生，但在學校裡、在學生面前，她是掌權的人，慷慨施予稱讚與適度的威嚴就能得到愛戴。象徵一天的終結是經過校門警衛室的時候，裡頭的警衛會像小狗一樣探出頭、揮舞著交通旗幟、咧著鐵牙對她說：「露西踢卻，古拜！」露西會露出專業的美麗笑容，對學生的那一套，踩著穩定的步伐離開這個她唯一不想親近的對象。

畢竟自出生以來，露西一直在尋找的是匹配的上自己男人，富貴，像狼，像丈夫那樣，像父親一樣。

(二)

「……雲嘉南地區會有局部陣雨，受到來自大陸地區高氣壓的關係，擠壓東邊的氣流……」阿榮坐在藤椅裡，手拿一扇蒲，玩弄空氣中頑強不死的蚊蟲。

「聽攏無。」啪！又揮空，打到頭頂的掛燈，掛燈啪拉啪拉，掙扎閃爍幾下，不爭氣的熄滅了。「靠邀。」

阿榮只好從抽屜拿出手電筒。手電筒聚焦性的光束湊巧照射到那本英文課本上，封面上有五個異國女孩，友善的對他微笑，阿榮下意識禮貌的嘿嘿幾聲。他湊近書本，在底部凹凸不平地方發現有張CD。

「……所以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今晚記得攜帶雨具，以免——」阿榮沒禮貌的切掉同樣對他微笑的天氣播報員，放入CD，換上另一個他聽不懂的語言。

「Hello guys, welcome to Let's Talk in English! This is lesson one, and we're going to learn a few basic phrases when meeting a new friend.」

藍光在阿榮臉上晃啊晃，他的眼球裡反射新的世界，一個乾淨、陽光普照、金髮碧眼的美式快樂淨土。

「Hi, how are you? Repeat after me.」

「嗨，蒿啊優，蕊屁啊福特密。」

「Nice to meet you.」

「耐斯吐密啾。」

「How's the weather like?」

「號斯惹魏德賴。」

阿榮覺得自己像答錄機，有品牌的那種。想到此，他揚起下巴，眼神卻飄到一邊的監視器螢幕，他發現其中一格畫面有兩個鬼祟的人影。

阿榮放下手中的英文課本，湊近，鼻子貼著螢幕。兩個女生，一高一矮，長頭髮與學生頭，在機車停放區，畫質太差天色太暗，看不清她們的臉，若阿榮今天沒那麼意氣風發的話一定理也不想理。只見兩人僵住不動，像被人蓄意擺放的雕像，阿榮一陣雞皮疙瘩。「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拜託不要是……他每天明明都有燒香拜拜，當警衛最害怕遇到這種事情，是不是神明在懲罰自己背叛自己的語言，崇洋媚外……。

學生頭突然抱住長頭髮，長頭髮掙脫。

阿榮嚇了一大跳，彈回藤椅裡，目不轉睛。

學生頭不放棄，抓住長頭髮的臉，湊近合一，長頭髮掙扎幾下，放棄，兩人動作就這樣持續幾秒。

然後，下雨了。

雨滴嘩拉打在警衛室屋頂，打在兩人的吻，突如其來的雷聲終於讓她們分開，學生頭愣了愣後隨即從旁邊的牆翻了出去，留下長頭髮在大雨中孤獨一人。監視器畫面一陣雜訊，訊號也被水滴打壞了，兩人的私情被雨幕藏起。

「...and now, please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your partner.」

阿榮被仍在播放的英語教學影片抓回現實，他縮在藤椅裡，覺得一生中沒看過這種景象。

「Amazing! Good job!」

滂沱大雨，阿榮想起自己的職責，他趕緊撐傘將校門口的體溫測量器套上塑膠布。

天氣狀況很不妙，阿爸，應該也會記得在屋頂搭上塑膠布吧，不然牆壁的黑色汁液就會越來越多。那個黑色的液體不知道確切是什麼，大概是壁癌那類的霉——

一個回頭，阿榮被撞倒在地。

(四)

「你自己看看我們以後怎麼辦。」「我怎麼會生出你這樣的賤人？」

太陽很大，露西一個人在葬禮棚子外有了暈眩感。陰影下的母親斜瞪著她，懷裡抱著弟弟，用眼神把她從這個家驅逐。那個眼神，在往後的日子她不再陌生，因為內疚，所以往心裡縮，拳頭緊握又放鬆。儘管她的沈默不語被視為路西法式的邪惡傲慢。

也許我真的是路西法吧，露西這樣想，那些有權有勢的男人總會循著她伊甸園裡的果實香氣到身邊，再一一失去生命。到最後，露西也分不出是自己戀父還是這個情結糾纏著她。

但丈夫不一樣。確實，他衣冠筆挺、事業有成，但他從來都避談自己的過去，唯一代表童年的是長年沈默的公公。在撫摸丈夫肌膚時，身上有明顯深可見骨的疤痕，在後來照顧公公時也發現同樣的痕跡。

露西想，就是因為丈夫有骯髒的秘密我才會完全愛上他吧。想到此，露西甩甩頭。

靈骨塔前，他被安好放置在小小黑色盒子裡，無法想像這麼魁梧的男人，所有關於他

的回憶只能容納在這個小方盒。

電話響起，露西不自覺在塔前放空了半個小時。

「喂？」

「老師……我是 Pattie……我……」

「Pattie？你怎麼會有我的號碼？」

「我……」

「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這樣子很沒禮貌喔，你應該要先傳訊息給我的，如果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明天再跟我說好嗎？我不想追究——」露西不耐煩的摸了摸小盒子。

「老師！我有話要跟你說！今晚拜託一定要來學校！」

「你在說什麼啊？」

「你如果不來的話，你明天不會看到我了，你之後再也不會看到我了，這個世界上不會再有人看到我了！」

露西沈默。

「我們學校見。啲——」紅髮夾少女匆忙掛斷電話，她尾音的顫抖還在露西耳中流動。

露西攪了一圈碗中的熱粥，吹涼後，輕輕放到公公嘴裡。

露西打開電視，然後把沈重的公公從輪椅移到床上，打開尿布，照常清理排泄物。

「等等會落雨呢，我要記得把衣收下來。」她手動作著，但眼睛盯著電視，輕聲地說，也不知是說給誰聽。露西轉回頭。

「我去看完阿奇了，他在塔裡很好，不用煩心。」公公眼神放在她臉上，忿恨早就沒有之前那樣強烈，現在還有的，是空洞，就只是那兩顆黑白眼珠。露西也不知道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用過粗糙晚餐後，露西最喜歡在浴室裡放一整缸的熱水，點入幾滴香精，就在裡面這樣浸著。溫熱的水，像是有另一個肉體擁抱著她，露西閉上眼，右手往下探，手掌包住整個下體，輕輕的律動。

丈夫在眼前，看著她，沒有笑，就只是直勾勾盯著，露西可以清楚感受到「被想要」，

這種被投射的火熱慾望多久沒有了，多久了呢？然後，丈夫的皮膚忽然變形、變皺，變成一個輪椅裡的肉團，禿頭、駝背，一個病入膏肓的老頭，那個男人的氣味不是病死前的丈夫。露西皺鼻。

是公公。

露西睜開眼睛，浴室霧氣環繞。

「碰！」門外傳來模糊的玻璃碎聲。

露西停下動作，趕忙套上衣服。順著聲音來到公公的門前，從門縫窺入，地板一片狼籍，在床上的他把手邊可及全都丟到地板上。

不同的是，他知道他在幹嘛，因為公公的眼睛直勾勾穿越門縫盯著露西，憤怒，挑釁的，刺穿她的靈魂、虛榮。露西倒退三步，她以為自己需要公公的忿恨平衡愧疚感，但被看穿了，一直以來想要的是擁有願意撫摸自己的一雙手，或者願意被她撫摸的軀幹。

一點也不偉大，照顧公公的時間從來都被自己光榮化，都是私心罷了。

露西抓著包包就逃出家門。她開往學校，寧可面對自己最擅長的事。

「我知道這個字，阿爸有跟我說過，電影嘛！我阿爸他見過很多明星，知道很多明星的秘密，他們常常在後座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阿爸啊，說他因為這樣總是貧血送急診呢。我就沒有像他那麼厲害，只是個警衛，但我這樣已經很開心了，而且還可以跟露西踢卻你這樣的人說話！」阿榮嘖哩呱啦出一段台語故事，露西根本沒在聽，他的話最後越來越小聲，她不過不想跨越這個時空，回到自己是卑鄙人物的世界，滿是惡毒的秘密。

秘密？

露西抬頭，果然看到監視器畫面，其中有一格，就是她方才所處在的機車停車場。露西旋即望向阿榮，他還是傻呼呼的亂笑，像是嘲笑已知的秘密。校園不再安全，龜裂一道縫隙。

露餡了。

是不是她在這個警衛面前是跟他一樣下賤的人，根本不是天使的存在，所以他才敢以這個身份這樣放誕的說話，說這些她根本不感興趣的話。

「我、我要走了」露西慌張的站起來。

「等、等下！露西踢卻！」阿榮粗魯的抓住露西的手。

「你不會想碰我的，你剛剛也看到了吧？」露西指了指監視器螢幕，「想碰我或碰我的人，不是想死就是真的會死掉唷。教你一個單字，die，die，你想的話你也可以試試看。」語畢甩開手離開，阿榮追了出去，但露西已消失在大雨中。

阿榮歪著頭，忽地覺得這個景象很熟悉，那個阿爸避談的名字，那個讓劉阿榮這一輩子不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的原罪、恐懼，卻同時也是相等份量的渴望。他知道，他可以感知，露西踢卻與那個人是相像的。

夜色下的雨好黑，跟家裡的牆壁流淌的墨汁相似，自己的膚色也是黝黑。

「殆。」阿榮靜靜、疑惑的說。這個字的餘韻停留在墨漬的世界，阿榮感受滿身的髒污。「嘿嘿。」阿榮擦了擦額頭，好似連流出的汗也是黑色的。他想不起上一次真實說出阿爸與自己的生活是什麼時候了，但今天與露西踢卻竟如同幻影，內心的波濤好像只限發生且隱藏在骯髒的雨水中。

就是此時，他耳邊響起那句：「你抱病含悲怎能行」、「不能行，也得行，我死在你塚總不成」，不知是想念阿爸了，還是厭倦只能想念跟他一樣的阿爸。

(六)

鬧鐘照常在五點半響起，露西不願睜開眼。她沒有叫醒公公，也沒有做早飯，只是躺在床上，腦中不斷回放紅髮夾少女親吻自己的觸感，讓自己好過一些，但紅髮夾少女的背後一直有那個劉阿榮警衛的殘影，說不出的熟悉。他的牙間很黑很骯髒。

像丈夫一樣有骯髒的秘密？

不是的，有骯髒秘密的才是自己，警衛就只是形體上的骯髒，那種長年沒被自來水沖洗過的體臭味。

露西經過公公房門時偷窺一眼，他還是一樣坐在輪椅裡，背對著，靜靜看著窗外，陽光灑在枯老的軀殼上，真好，仿若昨天目漏凶光的公公是假的。

然後，露西忽然看清楚公公一直以來所注視的是什麼——灰濛濛的空氣是由黑色的雨幕構成。

亦即，雨滴，是黑色的。

墨色的雨打在玻璃窗上，劃成一條條黑線，映在公公的臉龐，像哭著灰色的淚。

露西剎時知曉自己所到之處確實都發著霉；第一次終於接受、承認。她不斷尋找渴望她的人或者富麗堂皇的軀殼對象，充其量只是掩蓋從內發朽的霉臭味。

(七)

露西大遲到，紅髮夾少女沒再去上學，大家異樣看著她，所以露西質問唯一知情的人；阿榮依舊出現在警衛室，脖子上多了紅色勒痕，他說他試著跟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樣殉情，但家裡樑柱被雨水侵蝕腐爛，一掛上去就斷了。

「……壓在溫刀、紅桌，紅桌沒破，阿爸反倒醒了，抓著我的繩子說死的不該是我，該死的是他，他不讓阿母去跟尬意、郎作伙，逼得阿母去死，要我看觀音娘娘的面子不要跟阿母一樣……」

阿榮說話時眼神飄忽，可是露西的眼珠移不開阿榮。今天的自己忘記擦香水，大太陽下，她可以聞到稀微的汗臭味，分不清楚是眼前這個男人還是自己的。

天空烏雲層層，快要墜落的太陽忽地突破重圍，從雲朵裂縫間綻放光芒。他們的生活都露餡了，自卑的自卑，毒瘤的毒瘤，在骯髒肉體外套上高級糖衣，都只是投射，假戲不會成真。

七百四十七天後的第一天是這樣過去的，或者對露西與劉阿榮來說，一天才這樣開始。

又下雨了，雨滴澄淨透明，毛毛細雨。

露西不管劉阿榮的話語，自顧自走進警衛室，在那張藤椅坐下。

「If……你若是死袂去，我們就不要在落雨天見面了。」

評審評語

陳栢青：作者很會抓捏語言的特性，諧音、滑坡，各種各樣的概念流竄，但一開始用台語，然後簡單交代阿榮過去的身世，再到整個階級，有種畫等號的感覺，是比較刻板的印象，把世界講得太簡單。如果能再多五千字把角色背後的個人特色、黑暗癥結再稍微勾勒、有點細節，那這篇作品就會非常鮮明。

鍾文音：喜歡小說裡面肉體的衰敗，有時候愛一個人是不是要成為對方的陌生人，太靠近反而會傷害？多線索是很難處理的，作品又故意用了英文，語言和詞語有時候用得太重了。

作者——英文一 何書冠

個人簡介：

很久沒回嘉的人。

因為物慾才寫字賺錢，害得人物都跟我一樣窮酸。

第一次寫，下次是蝦皮購物節了ㄤ。

得獎感言：

謝謝老師們的批評與愛，可以的話想討個擁抱，沒有社交距離。

謝謝室友葦寶們忍受我的一切。

謝謝 Zing，沒有你我不會開始。

散文組



他和他的前女友

文學院學士二 葉儀萱

從父母離異到爸爸再婚之前，爸交往過的對象，就我見過的一共有三個。

那些女人初次見面的招呼都大同小異：「我常常聽妳爸談到妳，說妳很乖。」這句話有兩點讓我極度不適，第一是「常常」，代表他們在確立關係之前的親密與靠近。第二是「妳很乖」，彷彿制約了我對她們的抗拒。面對那些突如其來進入我生命的女人們，我「應該要很乖」，不能像《魔法褌母麥克菲》裡面的小孩一樣，為了阻止父親與奇形怪狀的女人交往，神擋殺神，佛擋殺佛。

高一的校外教學前，我向爸要一條圍巾禦寒，他從衣櫃的底層翻找出幾條，讓我自己選。我選了一條錫灰色底、上面有銀白色塊的圍巾。那條圍巾的質感很好，我用手心手背反覆搓揉，拿到臉上摩挲，觸感柔軟，就像是把臉埋進貓的身體。決定後我拿給他看，說：「我要這個。」他說：「妳真會挑，那條最貴。」當時他已經與繼母結婚，所以使了眼色，用氣音說：「曉曉送的。」

曉曉是我爸繼我媽以後的第一任女友。在爸從中國回台前認識的。她小家碧玉、皮膚白皙、五官清秀、乾乾淨淨，客觀來說其實十分討喜。

曉曉和爸爸差了十五歲，只大我十一歲。第一次聽到這號人物存在時，爸在中國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並且剛離婚不久。某個慵懶假日，爸說：「我介紹一個人給妳認識。」曉曉就這樣在螢幕另一頭靦腆出現，像一顆沒有溫度的隕石砸中我腦門。我尷尬地說：「妳好。」曉曉說：「妳好可愛。」然後我跑下樓，回到自己的房間。心裡有幾個背德的念頭，我忍不住猜想母親的離開是否跟曉曉有關，並且，我真心地覺得曉曉很漂亮，她擁有母親失去的天真與活力。想到這裡，我就非常討厭我自己。

說來奇怪，也許是因為我們從未真正見過面，我沒辦法對曉曉投以厭惡。當時她正值花信之年，青春正盛，卻選擇跟我爸在一起，不僅隔著一條台灣海峽，還隔著他與前妻的一對小孩、年邁父母。彼時我無法理解年輕女人到底渴望從我爸身上獲得什麼。坦白說，看我爸因為別的女人逐漸快樂起來叫人毛骨悚然。對曉曉的記憶不多，是因為我刻意躲掉了和她說話的機會，頂多在她與父親視訊時簡短說「嗨」。她笑起來的樣子，有點客套、有點不知所措，對於我爸這個人之外的事情，她不積極也不執著。她跟我一樣都還是女孩，跟我一樣什麼也不懂。

他們的分手在我意料之中，我沒有多問原因，據我爸回憶，情場上，他這輩子只吃過兩次驚，第一次是我媽，第二次就是曉曉。直到認識了我爸其他形形色色的女友，我才發現曉曉跟我媽最為相似，她們的美麗歸因於一樣的氣質，像一朵樸實的白花，開在高高的山頭上，單純、乾淨、不諳世事且任性。

校外教學後，我要把圍巾還給爸，他說乾脆送給我。我猶豫了一下，問他：「你到底有過幾個女朋友？」

他在我房間坐下，反問：「妳對女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我聳肩，於是在旋轉椅上數起和自己有過關係的女孩子，一、二、三、四、五、六……，一雙手的指頭都快被他掰完。那些被他欽點過的、我不知名的女人，不乏出差異鄉的萍水相逢，應酬時的玩樂性質也有，更多是交友軟體排解寂寞。提起那些往事，他的態度坦然豁達。當時我還沒談過戀愛，癡迷愛情喜劇，奉行一輩子只愛一個人的教條，我的世界就此崩塌了一角。

我好後悔問了那個問題，坐在床上縮著身子，把頭埋進膝蓋。他見我萎靡，「喂」了一聲，嘆了一口氣慎重地說：「我知道好男人在想什麼，也知道壞男人在想什麼，妳自己

眼睛放亮一點，不要把愛情當成生活的重心。」他是真的不想要我在未來傷得太重，但又不能保證我不會痛。

爸爸是「好男人」或「壞男人」的分野其實很明顯，他不夠愛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壞男人，愛上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好男人。在他重新追求母親，卻復合無果之後，他曾說：「我可能再也不會結婚了。」結果幾年後他還是掉進婚姻裡，找一個所謂「對的人」重組家庭。繞了那麼多圈，我驚訝地發現爸對婚姻的信仰仍在，婚戒就是他的項圈，只有妻子會是他的愛人，他只和他愛的人結婚，那時，他會是十足的好男人。

Mila 大概也曾經想和我爸結婚。對她而言，他是她遇過最好的男人，但在我看來，爸給她的感情是有限度的。

她是我爸第一任正式帶回家的女友。肩膀窄小、極瘦、四肢纖細、一把骨頭，長相與八點檔女星夏宇禾有些相似，只有一百五十幾公分高。而爸的身材精壯結實，身高是為人稱羨的一八零，她站在他旁邊，像一尊小巧的芭比娃娃，他的一隻手張開就能包覆住她整張臉。她經常穿著一件黑色蕾絲領口、鮭魚粉色的上衣，酷愛紫色配件和史奴比，舉凡你能所見的生活小物：面紙盒、手機殼、吊飾抱枕……全和史奴比有關。除此之外，她也上很厚的妝，讓遮瑕蓋住她暗沉的肌膚，畫出細長的深棕色眉毛、睫毛刷得又濃又密。和爸

爸交往期間，她經常帶給我一些小小的美妝樣品：面膜、護唇膏、乳液的試用包之類，她因此成為我認識化妝品的啟蒙師之一。

Mila 是爸在公司裡的後輩，在她搬進家裡之前，我曾經提出嚴正抗議。當時我剛要升上國中，所有青春期的不滿都指向雙親離異的變故。每次我爸問「談談好嗎？」，我都會以歇斯底里的眼淚回敬。我一邊哭，爸一邊說：「別哭了，我最愛的還是妳媽。」然後他像安撫一隻打預防針之前的吉娃娃，伸出手，開始數他心目中愛的排序：「你知道我最愛誰嗎？第一名是妳媽媽，再來是妳和哥哥、還有阿公阿嬤，其他人都不會比你們重要。」

所以 Mila 就這樣搬進家裡的三樓，搬進父母曾經一起生活過的房間。牆上的舊婚紗照不知何時被拆下來，化妝桌上多了從未見過的瓶瓶罐罐。Mila 養了一隻叫做 DD 的貓，因為阿公阿嬤堅決反對寵物，她乾脆也在家附近租了一間小套房給 DD。其餘時間，Mila 和我爸一起上下班、一起晚歸、同床共枕，那段時間是爸爸在台灣待最久的日子。

Mila 愛我爸的樣子像是附在鯊魚旁邊的鯽魚，黏著、黏著。她比爸爸小八歲，但身體不好，每個月都會因為經痛痙攣，心臟也有一些問題，爸因此每月陪她回診、到藥局幫她買生理期的止痛藥。那年春節的家族出遊，我們去九份，她也到了。逛老街時，我跟在爸爸旁邊，看見黑糖薑母茶的攤子，便跟爸說：「到冬天我的手都會變冰。」爸於是買了一

包黑糖磚，並用他的掌心包住我的手，像是人體暖暖包。忽然，後頸感到一陣冰涼，我不禁縮起肩膀，轉頭，Mila 眯起眼睛笑：「我也是耶！手腳超容易冰冷的！妳看，很冰齁？」我笑笑點頭回應。

某次我們去淡水騎腳踏車，我看中一台雙人協力車，便拉著爸爸和我一起，Mila 自己一個人騎一台。停下來休息的時候，大大的太陽眼鏡擋住她半張臉，沒有表情。幾個月後，我夢見自己狠狠掐住 Mila 的脖子。把這件事情告訴爸，他說：「哇，妳那麼討厭人家嗎？」

Mila 其實待我跟哥哥都不錯。要對一個國中女孩示好，其實也就只有那幾個選項。我說我喜歡畫畫，她拿了自己的舊繪圖板給我；我的手機壞了，她把自己的備用機遞到我面前。過去 Mila 曾在咖啡廳打工，假日偶爾會帶我一起做簡易甜點。她常常做一種鹹派，具體的名字我不記得了，但那是她唯一留下的食譜，極其容易。把一塊酥皮對切，放進小熱狗捲起，表皮抹上蛋液，拿小刀劃出兩個切口再拿去烤箱烤。那是 Mila 的招牌菜，每次點心上桌，她都會驕傲地說：「多吃一點！這在外面要賣一百八。」

照理來講，她確實不壞，我不應該對她有那麼深的敵意或怨懟，但 Mila 總是在爸面前笑得更開、眼睛眨巴著看他。他們交往了大概兩年，之後 Mila 搬走，爸則辭掉了電子業的職務，提起麵杓，在南崁選好新店面，重操阿公阿嬤的牛肉麵事業。創業初期人手不足，

Mila 跟著把工作辭了，就這樣在店裡無薪工作，任勞任怨，他們當時已經分手好一陣子。

彼時我以課業繁重為由，藉此逃避到店裡洗碗擦桌的工作，少數假日才會跟著去開店，到場，Mila 仍會和我閒話家常。我們之間的相處沒有多大變化，但我仍難以接受爸爸這種不尋常的感情糾葛，問：「你都跟她分手了，幹嘛還要這樣？」他沒有多隱瞞，說 Mila 精神狀況不穩，現在還不是時候。更後來他們徹底鬧掰，她一哭二鬧三上吊，全家人精神都緊繃。那段時間最無辜的苦主，可能是天天在麵店幫忙的哥。爸收店完還要到 Mila 的租屋處陪著她到凌晨，一個個漫漫長夜，哥哥只能埋首手遊在車上等。我們都說 Mila 愛我爸愛到瘋了，對此，哥哥曾經崩潰地回應：「幹要死就讓她去死一死，留 DD 就好了，DD 超可愛的。」

我點點頭，爸則斥責我們的無知和冷血，至始至終他都是一個溫柔的人，所以才脫不了身。

大概又過了一年，牛肉麵店的營運狀況不盡理想，Mila 和店面幾乎同時消失。我想起自己與她最尷尬、但也許是最靠近的一次談話。她帶我去買飲料，店員問：「這是妳女兒嗎？」她說：「是啊！看不出來吧！」對於她的自信和堅定，我不知道我該心懷感激、還是揪著他的衣領質疑：「妳哪來的資格？」那之後我鼓起勇氣問：「妳喜歡我爸爸什麼？」

她笑著說：「妳爸很貼心阿，長大以後妳就會知道成熟男人的魅力。」

但成熟的男人終究受不了幼稚的女人。Mila 之後，爸在交友軟體上認識了她一歲的台北女人。我只見過她兩次，卻收過她好多禮物，包含我從來沒穿過的青藍色長版上衣、還有我從來沒用過的膝蓋除皺霜。爸說台北女人跟他很聊得來，而且價值觀與他一致。在爸跟台北女人正式交往前，他說要帶我去「鑑定」，我們一起去木柵搭貓空纜車，過程平淡，還算愉快。事到如今，我已經習慣會見爸身邊更迭的新人。台北女人在百貨公司當專櫃小姐，她的魚尾紋明顯，笑起來的時候像是在唱一段小調，音頻有高低，露出不太整齊但潔白的門牙，唇色鮮豔。台北女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家中，是要幫爸「打掃房間」，她到來的前一天晚上，爸拿一個盒子給我，裡面裝著媽媽沒有帶走的雜物，包含他們結婚當天的錄影帶，一些零星的照片，還有往來的書信情書。他淡淡地說：「交給妳處理了。」於是我把東西放進另一個大箱子，藏進書櫃裡。

隔天，阿嬤說：「台北女人年紀太大了。」台北女人自此沒有來過。

升國三的暑假，爸爸回到企業體系，重新當起上班族，時不時飛往對岸出差，他在那裡遇見繼母。繼母為人直爽不拘小節、世故老練處事圓滑，有一頭俐落的短髮，每個月都會變換光療指甲的圖案。她送給我的見面禮是《太陽的後裔》裡面，宋慧喬穿的小白鞋，

我到現在都還會穿。交往初期，繼母曾經在情人節跨海郵寄一盒心型的新鮮玫瑰花給爸，並且因為他隨口一句「長頭髮比較好看」而去接髮。他們愛得轟轟烈烈、一拍即合，關係火速定下，誰也攔不了。婚後繼母辭掉中國那邊的工作，帶著繼弟飄洋過海，來台生活了兩年多。爸在上班時，她就協助阿嬤打點家裡，一個銀行經理跳進廚房煮飯燒菜。繼母填補了轎車閒置的前座。家裡那塊空了許多年的位置，就像兩幅不同畫面的拼圖，凹與凸的部分卻完美地搭在一塊。回過神來，他們成為老夫老妻，不再過節也不互相送禮。但如果爸喊了嘴饞，就算是已經在被窩酣睡，繼母也會為了他起身，在半夜燙一碗麵。她說：「和你爸在一起，每天都像是情人節。」

《魔法褌母麥克菲》裡面，父親最後還是跟一個善良能幹的女人結婚了，他的孩子握新母親的手，滿意地接受了這個結果，幸福全劇終。

高二，他們決定一起回到中國就業，每半年回台一次。我想起他們要登記結婚的時候，爸問我：「妳要當我們的證婚人嗎？」我說：「都可以。」但我的名字最後還是沒有在他們的結婚證書上面。爸在中國的時候，我交了第一任男友，交往期間分分合合，每次與男友吵架，我的腦袋就會自動浮現爸爸掰下手指的樣子，想到他數過的數字、想到他說「其他人都不會比你們重要」。但他與繼母再婚後，我不敢再要求他為愛排序，我怕我的位置

後挪，更怕他說一個我已經知道答案的謊話。

誠如父親預言，我把一顆心懸在初戀男友身上，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所以跟對方說：「你可不可以永遠不要改變？」我爸對於感情無常的親身演示根本就是徒勞。跟初戀來回糾纏五年，直到大二才真正斷聯。幾個月後我終於放棄了一生一世一人的執念，喜歡上另一個人。爸得知後對此備感欣慰，依舊鼓勵我不要老記掛未來、相信承諾。但我還是難以避免地變成了「好女人」，咕咚一聲，栽就栽了。

誰在愛的時候都是奮不顧身的。Mia的腰間有一個大寫的S，是爸英文名字的縮寫，聽說她也在前幾年也結婚了，偶爾有投資的可靠消息會分享給爸。與現任男友在大學租屋處安穩度日，我偶爾為他煮宵夜。爸大概兩個月一次打越洋電話，問：「最近好嗎？過得還開心吧？」

我想起那些個性迥異的女人，還有她們的笑臉，纏在我爸身上的所有愛阿恨阿，到最後都能是下一個男人可以解決的事。

評審評語

向鴻全：一個成熟的女兒看她父親的情感歷史，女兒成熟到讓我有點心疼。作者用小孩的觀點去比喻一個關係，非常畫龍點睛。

陳又津：這篇散文看人的角度非常俐落，有種小說的腔調，篇幅也適當，所描寫的設定也非常可愛。

謝凱特：夾雜在非常事故的敘事者和口吻綿長的小女兒之間，前面文字的時間感有點太長，可以再濃縮一點點。

作者——文學院學士二 葉儀萱

個人簡介：

葉儀萱，筆名葉儀。桃園大園人。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桃園市高中生文學獎、中央大學金筆獎，作品散見於聯合報副刊。

得獎感言：

我爸都說我把他寫成一個壞人，但他不好也不壞，人就是有這麼多面向，把我們串連起來的只是各種奇形怪狀的愛。

遺

中文三 鄭伊婷

1.

我欠Y一雙拖鞋。至今仍然無法忘懷。

「沒關係啦，那是美好的時光哈哈。」聊起這件事時Y笑得很燦爛，如往常一般。

Y是一個感染力很強的人，她很陽光，有著爽朗的笑聲，即使只是通過通訊軟體和她打字聊天，我也能從她的字裡行間想像得到她歡樂的模樣。那時台灣晚上十一點，在英國她那裡卻是烈日當空的下午，大朵大朵白雲漂浮在清藍天空，開朗的天氣、陽光的話語，剎那間彷彿我這裡也溫暖了。

我欠Y一雙拖鞋，要追溯到高中的一次校外服務。

淨灘活動快要結束，情緒高昂的我和小隊隊友們踩踏鬆軟的沙灘，一邊領著沉甸甸的垃圾袋，一邊笑語著往回走到集合點。

那天的海風徐徐，我們耳邊伴著海浪沙沙的溫柔輕語，腳底摩擦淺褐色沙土涼涼，經過一道漲潮的小河支流，實在是周遭環境太安逸了，我竟放鬆到忽略大自然本有的調皮天性——雙腳剛踩入溫涼水中深入鬆軟厚重的沙裡，一抬腳，拖鞋就被調皮的海水叼走了。

眾人和Y目睹兩隻無辜的拖鞋從水底冒出，像湯圓煮熟時從水底浮起，大喊道：「啊！你的拖鞋（我的拖鞋）！」

海水越漲越高，拖鞋像沒拴好的小船越飄越遠。我急忙伸手去撈，拖鞋卻像跟我開玩笑一樣，在我快抓到它時溜得更遠。飄去的拖鞋最後當然都沒撈回來，Y見我手足無措，笑著安慰我說：「不要緊啦！」她戲劇性地朝大海揮手，灑脫地說：「跟我的拖鞋好好道別吧！它自由咯！」

那天我光著腳板和眾人回歸隊伍，從沙灘走到堅硬刺腳的柏油路，從亮著紅燈、黑白相間的班馬路這頭到那頭，經過四五輛車子和摩托車排出的轟轟廢氣，人來車往的一家麥當勞和加油站，包租巴士被太陽燒得發燙的鐵階梯……我想這是我人生中走過最難忘的一段路。

我的雙腳，漸漸染上這座城的指甲花¹，彷彿荊棘蔓延。

1 指甲花（inai），馬來西亞馬來人的傳統婚禮習俗，新娘的染甲禮。

2.

來台後脫離回教堂每日五次的廣播禮拜，並沒有覺得任何不適應，反而還因此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腳步輕快不少，彷彿減了十斤。

在此之前我不曾感受過沒有廣播禮拜的日子。第一次散步在松樹茂盛的校園裡意識到這件事時，我興奮地抓住身邊同伴：「你有發現嗎？」

夏天午睡的夢中聽見那悠遠的嚴肅的禮拜聲，我被驚醒了。

背上一層的汗，頭髮亂糟糟。我坐起對著鬧鐘看了好久，跳動猛烈的心臟久久不能平復。我處在書桌的上方床墊，室友在底下戴著耳機津津有味地看著 Netflix，頭頂的燈光依舊耀眼，我向鬧鐘，滴答滴答。一切是這麼地寧靜，我感受周圍的同時，周圍也在平靜地注視著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時間在緩緩地，發著靜默的旁觀的呼吸聲。

我討厭夏天。準確地說，我討厭夏天的午睡。或更精準地說，我討厭無事可做被午睡吞噬的假日。這會讓我回憶起在我長年夏天的家鄉，每一個粘黏的假日午後，始終縈繞著

揮散不去的幽靈般的禮拜聲。

擺脫不了的，就像被困在大大的蜘蛛網裡，什麼不能做，什麼都不被允許一樣。

鋼琴練習曲彈著彈著就毫無防備地點頭瞌睡。故事書讀著讀著就不自覺地歪頭流口水。就連看著電視，都會不受控制地頻頻闔眼。

然後，突然天降神明，威嚴話語。高高在上的黃昏光暈麻痺你的雙眼，嗡嗡，嗡嗡。即使朦朧視線你還是聽得見，那低沉霸道，試圖統治一切的聲音。

3.

宿舍走廊上，一件灰色胸罩在那裡癱了一學期（甚至已快步入第二學期），沒人認領，也沒人願意去把它處理掉，包括每天過來打掃和不時前來巡查的打掃阿姨與宿舍阿姨們。就像不能隨意觸碰的符咒，移了位置就會招來鬼魂。又或者，把一件赤裸裸的胸罩放置在失物招領區實在太辣眼睛。

每每經過我都在想，究竟是怎樣豁達的一個女孩子，可以如此坦蕩地任由內在美落魄走廊。

可能一開始是不小心落在外面，頭幾天還猶豫著要不要撿起來洗一洗，但躊躇著徘徊著，第三天第四天，啊，就這樣算了吧！從此和那件沾了污的內在美脫離親密關係，選擇性失明，選擇性失憶。

可能她是故意的，真的用來辟邪。又或者，她是想通過這樣無聲的示威吶喊與尖叫，煽動全宿舍女性共有的不忿：「我（我們）為什麼要被一件麻煩的胸罩束縛！」

每逢期中期末考，一種無形的氣壓就會瀰漫在悠悠昏暗的宿舍走廊。不知是不是受到高壓環境的壓迫，宿舍公共浴室的排水系統在這段時期特別容易阻塞；常常洗澡洗著洗著，地面就淹起水來。

先是第二間浴室發生這樣的情況，接著第三間、第一間也跟上了風潮。但奇怪的是，今天淹水的浴室，隔兩三天就又恢復通暢了。

有時，只有一間浴室淹水，有時兩間都淹，甚者三間一起。浴室和浴室間反反复复的、相互替換著，因此你在還沒踏入浴室之前，是不會知道它的使用狀況的。有好幾次，我都在聽著水砸入水中的滴答奏響裡洗澡。

滴，答，滴，答，洗澡本是洗淨身上污垢，但在公共浴室裡你永遠無法完全洗淨身體，

尤其當污水泡泡水無法流到該去的地方，皆放肆蕩漾在你腳邊。都說眼不見為淨，我抬頭看天，催促自己洗得再快一些。空氣中飄躍的蒸汽，看在眼裡，不知怎的，讓我想起跳舞氣球人。

氣球人癱軟的身體被空氣強力支配，撐起微笑的嘴角、僵硬的四肢。

4.

小時候不懂為什麼，大人總是執著於逼小孩子睡午覺。我始終抗拒著。

躺在雙人床的裡邊，背後是牆，面前是背對著我的大人；有時阿嬤，有時媽媽。有她們在，我不能一直翻來覆去，否則就會挨罵的。因此我熱衷於在醒著的時候模仿她們的呼吸節奏，還有身體起伏；快的、慢的、輕盈的、厚重的，短促、長緩，吸，吐，吸吐。

在專注一樣東西的時候，那東西的一舉一動全都會被無限放大，我的雙耳除了避無可避地聽見專屬熱帶的沙風扇聲，全世界只剩下那靜默的旁觀的呼吸聲。吸，吐，吸吐，帶著海水的味道。

不知怎的，現在回想起來，那聲音彷彿述說了壓上無數歲月的沉甸甸的重量。

新聞裡常常聽到某個年輕小伙、男壯年、獨居老人在睡夢中離世，毫無徵兆。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常擔心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邊，所以我時常，在不讓他們發火不耐煩的情況下搖晃他們：「阿嬤，你可以跟講我你年輕時候的故事嗎？」「媽媽，爸爸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時阿嬤已經患上中重度的老人癡呆症²，相同的故事相同的情節，用平淡的語氣重複好多遍。而媽媽呢？「我對恁老爸沒什麼話可講的。」

在我看來，媽媽的故事和阿嬤的故事一樣漫長。但因為經歷過的太多，能說出來分享的太少，所以草草幾句便隨意把我打發。畢竟在她眼裡我不是一個足夠與她並肩傾訴的朋友。世上沒有這樣的朋友。

我侵占了媽媽三分之一的光陰，過去的三分之二，我知道的只有三言兩語。我多希望可以聽一聽她的故事，那一段不被她承認的記憶：「今天你大姨當著我的面說你是阿媽的外孫，是一個外人，我當下直接應她，我說，阮查某团是阿媽的黑珍珠³！我讓她無話可講！」

5.

久違的一人宿舍，深夜十二點。這裡沒有宵禮⁴。我躺在薄薄床墊上翻來覆去，四周寂靜無聲。

外面是公共浴室嘩啦啦的女孩洗澡，夾雜朦朧的 girl's talk，彷彿還有水滴入水中的滴答滴；蒸汽如氣球人舞動，往上跳躍卻只能砸散在天花板；女孩洗好澡，啪嗒，啪嗒，拖鞋聲漸漸沒入另一端的走廊；那裡有一件被遺忘的胸罩，癱軟在地，像沒充氣的氣球人；啪嗒，啪嗒，啪嗒，是海拍打岩石的聲音，又似……

啊，我欠Y一雙拖鞋。遲早要還的。

⁴ 宵禮，穆斯林一日五次禮拜中的第五次，在夜晚進行。

² 普遍稱之為「阿滋海默症」。

³ 珍珠是珍貴的有機寶石，而黑色珍珠比起一般珍珠來說，更顯稀有寶貴，在文中意指「唯一的寶貝外孫」。

評審評語

向鴻全：這篇散文內容的寫實都是能讓作者去回想的，閃閃發亮的可貴經驗，而那些離鄉背井學生會有的雜亂思緒，也是很有價值的。

陳又津：這篇作品的題材太特殊了！內容很有趣，是出自一個學生的觀察。但第五段的篇幅有點少，如果給作者更多時間，一定可以更好的收尾！

謝凱特：用非常細膩微小的感受，寫一個女學生離鄉背井在外的成長，有種特別的節奏感，特殊的聲腔還有生命經驗。

作者——中文三 鄭伊婷

個人簡介：

筆名周伊。周，取母之姓；伊，以我為名。希望有一天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非伊斯蘭教者。只不過出生在伊斯蘭教國。

得獎感言：

微小的。雜亂的。有意義的。

謝謝評審老師們對〈遺〉的肯定與回饋。由衷感謝。

台 26 線外

中文四 江珮慈

「嗶——餘額不足」

我愣在 9188 快線的車門階梯上幾秒，匆匆反應過來後才掏出錢包抽出一張皺皺的國父和一些和著紙屑的硬幣遞給司機，待他點了點頭後我兩步併一步找個靠窗的空位坐下，那時候才早上七點，霧氣蒙住大片車窗，我專注觀看兩滴滑落的水滴誰會先抵達窗台，卻被玻璃反射中的黑眼圈提醒著我下次不要再為了省錢搭夜車趕場。

那夜凌晨我剛趕出一份期末報告，敲完最後一下鍵盤連電腦都還沒待它風扇完全停止，我拎起背包就跑去宵夜街尋找我的小白，接著停在五興路的那個大斜坡深呼吸五秒鐘再一鼓作氣地溜下去，生鏽的齒輪發出斷斷續續的摩擦聲，幸好深夜的街道只有幾隻被我驚擾的野貓快速竄進一旁的車底下，我把車停在騎樓下，掐著點跑進客運站，然而喘息聲尚未停止就要繼續跟四個小時的車程作戰。

恆春是個很難到的地方，每次都要先坐車到高雄車站再轉乘快線客運過去，舟車勞頓

總是能將我的耐心磨盡，不過第一次在清晨搭車的體驗卻格外新鮮，生理機制很奇妙的能在我快抵達目的地的時候將我叫醒，當我一睜開眼後尚未完全清醒，一大片蔚藍的海水潑了我一臉，無際的海平面和清澈的天空相連，模糊的樹影不時從眼前掠過，我拿起手機捕捉那瞬，「下一站，恆春」隨即提醒我將打到一半的呵欠收起。

我剛下客運就看見一輛藍色貨車停在轉運站門口，父親是恆春某間蔬菜批發行的司機，他一隻手正放在車窗外，隱隱約約的煙霧從他指尖的菸頭飄出。

「爸爸。」我邊喚聲邊打開副駕車門，車裡的菸味很熟悉。

「嗯。」父親在我印象中一直是寡言的，除了能將小時故事侃侃而談外，我鮮少聽見他將句子構築完整向我投遞。他凝眸注視前方的嘈雜，不時撇眼後照鏡，或將視線與我擦肩望向斜前的後照鏡，嘴唇一閉一闔卻始終未吐出字句，我低頭把玩手机，偶爾看著車內有些生灰之處，最後目光駐足在最右邊被封箱膠帶封住的冷氣口。

「那是你小時候搞壞的，記得嗎？」後照鏡中，父親雙眼半眯起，在陽光反射的鏡片下若隱若現。

挑起的眉顯露出我對這件事的存疑，畢竟我完全沒有印象。

「你小時候皮的咧，什麼彩色筆啊蠟筆，還有綁頭髮的都塞進去，阿忠叔叔被你氣得要死。」

小時候我確實很貪玩也很頑皮，把同學推進草叢也有、操場上害朋友摔倒也有、和補習班的男孩一起玩打仗遊戲被老師指責「妳是女生欸！」都曾有過。

最常被我从心中拿出來玩味的是還住在舊眷村的老家那時，因為父母忙於工作的關係，而我是獨生女，從我有記憶以來就經常一個人待在家，自己盥洗、自己買飯、自己玩耍，偶爾和附近的鄰居弟弟一起去不同巷弄探險，或是去找在家門前泡茶的爺爺聊天，有時候一聊就聊到天空的霞光逐漸蒙住矮房的屋頂，然後我遠遠看見媽騎著腳踏車捎著晚餐回來，我就必須先衝回家以免被罵是野孩子，雖然我從不否認。

我對童年的印象除了和鄰居小孩玩踢球、偷吃神明供桌的水果外，最多的就是貨車的副駕駛座，但記憶中除了吃零食、看風景、等待父親，我似乎沒有更多的消遣，時光過瀟的快樂卻深刻留在心底。這份感覺直到後來我五歲時舉家搬離舊所後也不曾消逝。

國小畢業後，家裡只剩我跟母親了。

一開始我是難過的，不習慣家中少了一個會半夜起來上廁所的身影，久了以後卻似乎

不得不習慣這樣的日子。後來的十幾年間，聽聞父親因許多因素，在高雄兜兜轉轉換了幾間公司，換過幾次職業，不過在他的職業生涯裡，我印象最深的大抵是我記憶尚未完全成型的時候，當時我還是個頭上只會綁冲天炮的小胖妹，手上永遠拿著一顆健達出奇蛋坐在貨車的副駕上，一雙小短腿剛好切齊座椅的邊緣，偶爾往前坐一點晃呀晃的。

那時尚未入學，期間的記憶如同半成的拼圖在我腦中四散，最能被拼湊起來的就是車窗外被我收錄的每一幀景色，尤其是漢神百貨門口那隻石獅子，我每次都會趁著父親送菜進去時直勾勾盯著牠，心想總有一天要騎上去，接著東張西望環視周邊的街景，通常在我感到無聊前父親就會帶著健達出奇蛋敲我的車窗，我的目光就會興奮地跟著它直到父親上車，待引擎發動我便迫不及待撕開包裝，並且總是豪不例外地在每次向前駛的時候被慣性狠推一把。

迷你的身軀乘載了對世界巨大的好奇心，我總會將身體微微挺直靠向車窗，這樣才能更看得清每個景色，指著那棵樹問著為什麼那麼大，那間房子怎麼那麼奇怪，那隻小狗會自己過馬路，父親會微微扯開嘴角，語氣始終不冷不熱地回答我的每個問題，雙眼半睜總顯得一副尚未睡醒。即便父親在多年後離開家中，高中的我仍會和他相約某個捷運站，出口處的藍色貨車依舊格外顯眼，我熟練打開車門坐上副駕，望著每個行經的街道。

父親說那些都是以前載我一起送菜會經過的，但我腦海中除了那隻巨大石獅子以外沒有任何印象。

「我以前真的很皮嗎？我怎麼都沒印象啊。」

「也很奇怪，說你皮但你又會乖乖坐在旁邊不亂動，整天吃個健達出奇蛋。」

我笑了一下，語畢又是一陣寂靜，我始終無法習慣這微妙的尷尬，我搓著手並瞄了一眼方向盤，父親的手背顏色暗沉，一道道鮮明皺褶刻在上頭盛載歲月的重量，或深或淺的老人斑一片片斑駁著手臂，我喉頭滾動了半晌，擠出一句：「最近都好嗎？」

「嗯，就那樣啊。」

再次靜默。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腿有些憋曲地伸在小小的空間，心想著我們從以前就這樣沒話聊的嗎？台 26 線外的海平面無限延伸，句號卻停在此刻。

時間仍早，父親說要帶我去白沙灣繞繞，我默默打開手機看著藍綠色塊相間，以及 Google 計算的距離，「可以開收音機嗎？」我問，父親慵懶地回應我：「開啊，我是沒在聽啦，一個人每天聽那些膩的要死。」父親點了根菸，菸頭尚未完全點燃便搖下車窗，

但菸草味確是被風搶先吹進我的鼻腔，都說二手菸不好，我卻從小聞到大，迫於父親長得一臉嚴肅我從未應聲抗議過他。

斷續的雜音從喇叭穿出，口齒不清的台語聲低聲呢喃，空氣霎時被扭曲成了大片波紋，倒帶的錄音聲彷彿在耳畔響起。

幼時最常聽到的歌不外乎就是蔡小虎的《一生只有你》、陳小雲的《免失志》等台語老歌，父親的嗓音渾厚，唱起歌來尾音拉得很長又很厚重，我也假裝自己很會的哼唱幾句不成語句的調，陶醉在自己的演唱會裡，接著又會靠向車窗看向那些已經看過無數次的景色。

每每經過市區的水族館我都會上躲到副駕下的空間，只因有隻全屏的虎鯨佔據整片巨大的看板，深色的背景和藍天格格不入，長大後才知道那是所謂的深海恐懼症。我沒有看見父親的表情，只聽見他大聲笑兩聲告訴我沒什麼好怕的然後恢復一如既往的平靜，那時的高雄對我而言是個既未知又熟悉的世界，每個經過的地方我幾乎可以知道大概隔了多少轉角，但除此之外我卻一無所知，我放眼望去能見的就是車窗框住的景。

累了我就睡去，貨車副駕恰巧能夠容納我蜷曲的身子，無論多麼熟睡，在快到公司的

前一個轉角我總能醒來，嘴角的巧克力漬混雜口水一同印在椅墊上。其實整趟的送菜之旅並沒有多好玩，但在 3C 不普及的年代，那些從排氣孔傾洩而出的廢氣形塑出整片汪洋，路上的車流是成群的魚，我跟著父親暢游其中，告訴他我想一直跟著去送貨。

曾聽母親講起當時剛認識的父親，斯文而風流倜儻，一副金斯眼鏡掛在高挺的鼻樑上，藍白襯衫的口袋前掛著一副墨鏡，對她露出燦笑。但後照鏡中父親的頭髮早已不知何時白了許多，身上穿的亦不再是以前的襯衫和長褲，取而代之的是過於大件的 T 恤和短褲在瘦弱的父親上如同布袋，總是被抱怨咬腳的布鞋換成了一雙包頭鞋，以往的神采早已黯淡，溢出鏡框的疲憊好似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父親話始終不多，但那股沉默卻在我長大後無意間放大，我卻不會看手機，因為我知道那樣的寂靜是我們交流的方式。

副駕從未變小，我逐漸成長的身軀卻讓空間變得狹仄，想起父親幾些時候前打電話給我寒暄了幾句後說著：「好啦，沒事了，之前想說打給你但也不知說些什麼。」我彷彿隔著手機都能感受到他搔頭的情景，他平時不會刻意傳訊息問候我，我也只是偶爾在天冷時叫他加幾件衣服，如此達成一種和諧的平衡。

由於上課的緣故，我每隔二、三個月才會去一次恆春，每次都可以感受到父親的皺紋白髮比上次多了幾許。「爸爸，少抽點菸啦，對身體不好。」回過神來話已經說出口，我

還來不及為自己感到驚訝，父親就把菸往車窗外拋，我笑了一下側過頭去看一旁的海。

父親停在了岸邊觀景台，任由帶點鹹味的海風吹進車內，我不知道父親此刻正在想的是什麼，不過我想回程的客運並不會顯示餘額不足。

評審評語

向鴻全：這篇作品的筆很淡但感情很深，讀起來很舒服，情感不會過於濃烈。我印象最深刻是作者用景色，用很爛的筆寫很深的感情，這其實是不太容易的，表示作者不是刻意用力寫出什麼，是很自然的流露出來。

陳又津：「餘額不足」作為貫穿是蠻生動的比喻。在旅途上寫父子或父女，看不太出來敘事者性別的故事，還蠻有創意的，但有一些事要再交代清楚一點。

謝凱特：一個非常淡的筆在寫一個人的情感，是很動人的。不過偶爾讀者會覺得，「嗯？現在是走到哪裡了？不太理解這個狀態。」

作者——中文四 江珮慈

個人簡介：

即將畢業的中央中文大四生，不善於選擇題和是非題，目前站在人生交叉路口，但相信持續往下走會找到出口，因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信念是隨遇而安。我不是一位適合寫文章的人，但我會繼續訴說我的故事，對自己。

得獎感言：

此次得獎我最想感謝的是李欣倫老師，在老師的鼓舞下我才逐漸變得有自信，我深刻感受到老師的用心，也感謝張馨潔老師鼓勵我們一定要持續寫下去，若不是她們，我的稿件仍落寞地躺在電腦深處，因此我想與之分享這份榮耀。

氤氳

光電二 王致中

潮濕的空氣停滯在六米見方的室內，紙片照片散落在塑合桌面上，鏽跡斑駁的桌腳默默支起這一切。在鐵管椅上我蜷縮，疲倦可能是靈感枯竭的伴隨症狀。頹喪之際，我看著向緊閉的鋁窗。冬天太陽走得早，月亮已隨意勾在窗邊一角，偶來的行車襯出傍晚安靜得過份。愣神之際，我想起了小時候與父親在夜晚守著印刷機的回憶。

廠房內只有一大一小兩個身影，孩子拖行鐵椅，鏗鏘鏘地為空蕩的廠房配樂。在入紙口旁坐定，耳畔厚厚紙卷在輪軸上沙沙解衣。老舊的印刷機像刺青師傅，為她紋上精心設計的圖案文字，不時唧唧咕咕低喃幾句，白噪音讓年幼的我打起了瞌睡。小小的印刷廠支起了我們家的生計，每當趕貨的時期，我跟父親就會迎來這樣的夜晚。再次睜眼時，機器仍持續代整個郊區磨牙，父親仍在不遠處搗弄機台或講電話，唯一不同的是我的身上多了件毛呢大衣。

廠房禁止飲食，加班夜的尾聲父親會領我回辦公室吃宵夜。有時候是簡單的餅乾麵包，

有時候是母親準備的飯糰三明治。最期待的莫過於煮上兩袋速食麵，父親總要我保證對母親守口如瓶，才肯撕開包裝。

快煮鍋將水煮沸後，氣泡爭先恐後衝破水面；油炸麵塊入水，在沸泉裡變得鬆散；調味粉與油包渲染出湯體的基調，打入雞蛋、加入青菜後，熱騰騰的速食麵甫能出鍋。這段宵夜時間，我們父子難得獨處。父親總是草草吃上兩口，就支著頭看我狼吞虎嚥。

父親會在這時候問問我學校發生了什麼，或者叮嚀我要乖乖聽老師、母親的話；也曾從身後拿出我夢寐以求的玩具漫畫，讓我驚喜萬分。不尋常的是，平時前仆後繼湧入父親手機的訊息來電，從未在這段時間發出半點聲響。吃飽喝足後，我往往在回程的路途中沉沉睡去，想必是父親小心翼翼地把我從後座抱進被窩。

其實年幼的我能幫上的忙不多，無非是顧機台、補紙或搬點雜物。幫不上忙的時候，我總是待在放打樣品的房間，翻閱這些五花八門的刊物找樂子。晦澀難懂的期刊、論文；圖文並茂的導覽冊、畫報；新潮有趣的時裝雜誌、體育專刊，都被一雙小手翻得起了褶皺。兒時的我對學習並不上心，但藉由這樣非典型的課外閱讀，得以增廣見聞。

兒時的經歷讓我對紙質刊物很有好感，少年時期我開始閱讀小說、散文。除了文學的內容，也欣賞刊物的排版、用紙與設計巧思。高中也進入社團參與學生刊物的製作。回憶

至此，我看了看面前一桌狼藉。念在時間不早了，收拾完社辦我步上歸途。

回家的路上，繞到了記憶中家裡印刷廠的舊址。這麼多年過去，早已物是人非。幾年前，家裡的客源陸續轉與規模更大的印刷公司合作，老舊的印刷廠在時代的洪流中搖搖欲墜。有時我匆匆起床趕校車，父親才正好從外頭回來，神情滿是疲憊。儘管如此，在玄關打照面時他仍不忘提醒我帶上早餐。

那段時間父親很是憔悴，每天日以繼夜披星戴月地奔波，為了印刷廠的存亡不懈努力著。恰逢會考在即，我也越來越少到工廠幫忙，默默在心中擔心，卻又無能為力。我跟母親都清楚父親有多不肯放棄，也知道他用盡全力嘗試力挽狂瀾。我們好幾次商討著要勸父親以身體為重。然而每當看著他奮不顧身的樣子，話到了嘴邊就怎麼也說不出口。

有一天夜自習結束後，我一如往常推開家門。看見父親獨坐在客廳沙發上，我訝異於難得父親這時候在家。他的神態因長期的辛勞而略顯憔悴，頭頸向上仰著。軀幹沿著沙發繪成巍峨的山稜線，牆壁上掛著全家福，好似父親這座大山撐起了我們的家。他兩眼闔著，但睫毛的顫動昭示著只是假寐。念著不打擾他閉目養神，我輕手輕腳走過。

「我打算收一收了。」在我經過他身旁時，他小聲卻清晰、堅定的說了這句話。

短短一句話，蘊含了無奈、遺憾與憂傷，我找不到詞語回應這句沉重的宣言。我並沒有因這句話上下文的省略而感到突兀，反而瞬間明白他所謂何事。一個自信、好強、驕傲的男人，以這樣的方式向孩子展示自己的軟肋，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氣吧。印刷廠是父親年少白手起家累積的一切，未能守護它的缺憾如此劇痛，我無法擠出隻字片語充作安慰之辭。

倒了一杯溫水予他，杯子立在茶几上氤氳蒸騰，我悄悄上樓了。獨處或許能讓他好受些，而我未能構成話語的情感，就託付給水溫傳達。

於是城郊夜晚不再磨牙，父親也回到了規律的作息。離開印刷業後，父親換了幾個工作都待不住，最後索性與母親在家開了一間小麵館。賺得少了，但父親的神色變得輕鬆。上高中的我也多了更多時間待在家裡。

回家後，我一如往常與父親在客廳閒聊。聊到社團刊物再過幾個月就要發行，父親打趣回應：「唉：要是廠子再撐一下，就可以幫你們印了，成本價能省不少，多好。」

或許他仍對事業失利心懷遺憾吧。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經過上兒時最期待的生活了：每天放學都能吃到父親煮的麵。此時口袋內手機震動，我悄悄把滑鈕撥成紅色，不讓瑣事打斷與父親的對話。此刻我忽然察覺，這正是十年前，辦公室時光從未被打擾的秘密。當

年我殷切期盼的宵夜時間，在父親的心中也同樣彌足珍貴，不容打擾。

「印刷廠還在的話，爸你就仍只會煮泡麵了。」

「那時候你可沒少吃，代表那時候我就很有廚藝天賦了……」

在餐桌上我們相互鬥嘴，當年辦公室的泡麵、那杯茶几上的溫水、此刻面前的麵條，三者的蒸氣並無二致，就像愛的溫度始終如一。

評審評語

陳又津：這篇作品很多細節是比較寫實的手法，作者用一個非常安全、體貼的話語來收尾。

謝凱特：用很平凡的東西把故事串起，細節和時代感很強，可以看出作品的時序是現代，印刷廠和台灣的整個社會結構是有對話的。

作者——光電二 王致中

個人簡介：

假理工人，每年都用投稿金筆的理由逃避讀不懂的期中考。喜歡的作家是張愛玲；喜歡的遊戲是 Master Duel；喜歡的球員是 LeBron；喜歡的歌手是李榮浩。

得獎感言：

在這邊幫我朋友潘恆奇徵女友，ig: rexpanzed。他是一隻偶爾發病的怪猴，拜託誰趕快把他帶走。

寄生

中文四 郭瑞雅

總是迷戀蘇麗珍在汽車後座倚靠周慕雲肩頭那幕，無關情愛，只是喜歡路燈氤氳成影，映照二人面龐如壁癌斑駁的，那種王家衛式的迷離。沿著凝視的雙瞳攀爬，那種斑駁也瘟疫似地感染，有段日子便隨之剝落。

剝落的日子本身就破碎。為探望學齡前寄於南部的弟弟，父母每半月驅車往返南北，周五深夜向南，周日入夜向北，生活於是分割如一面鏡子碎裂，想不起全貌，只在瑩瑩反射裡隱約拼湊一段夜路旅程，我蜷於後座，車體方正漆黑讓我想起寄居地底的幼蟬，於幽微光線等待破曉。

寄生後座的日子還沒看王家衛，但已經會橫臥於軟座，仰望整排路燈飛掠如反覆日出與日落，流光在伸出的掌心裡被輕揉成團，於筆直公路向後拋擲，那時不明白原來這也叫遞嬗，還一抓一握地以為光漏進指縫就是所獲。

看車窗太久便闔眼欲睡，是改不掉的痼疾，那時睡眠還不可貴，於是常支起身子陪父

親開夜車。父親也逃不過那種斑駁，總是平穩地半明半滅，偶有超車他的另一半臉才得以見光。後來家裡滅了頂燈改以局部照明，也不再開車，父親的臉便永恆地暗去半邊，而他有所預料似地安逸，我亦欣然，如某段日子就這麼凝固在暗去的側臉，永不見天日亦不消逝。

母親總是嗜睡，她睡著時父親便以不驚擾的音量陪我說話。他說半屏山有仙人以砂石做湯圓兜售，那時未曉何謂食安危機，常幻想父母於半屏山腳出攤兜售，而自己如童話的女孩沿街叫賣。偶爾分不清虛實，也曾把母親從夜市買回，準備路上吃的圓仔湯誤當神仙所給，在忍不住吃進第三顆時，暗自等待上天責罰。

父親說見了半屏山就知道是家，仙人削去的那半側陡峭崎嶇，易於辨認，但我卻未曾將其於相似的群山中指認，不怪夜色招人眼拙，是撰寫言者疏懶於文末加註，故事總發生在肉眼看不見的那面。

高速公路旁的家則好認許多，公路高築將市區如東西德截然切割，家駐紮於交界地帶，看不見的那半僅剩矗立的斜張橋面貌清晰，以燈塔的姿態，於日落後以霓虹色燃起半邊天明。那時經常惱於這種對家的強迫性指認，半路終於麥養起的睡意於破曉前夕戛然小產，如幼蟬未及七年就見光破土，終要徒勞地回歸穴居的巢中養育下一段長眠。

近日雖為修課頻繁往來中壢與新竹，卻從不肯在中繼之處脫逃返家，人工的指認從此不請自來地成為罪證，宣告數過家門卻不入，雙目欲斂之際，總要受霓虹的召喚被迫對上來自家的目送，像回家了又沒回家。

母親若無睏意，他們便陪著彼此說話，而我在他們談話的罅隙裡偷嚼老唱片。父母那個年代的歌像味濃卻易入口的酒，知飲而不知醉，那時歌詞只是音節，任時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未諳時間的性質，只當唱的是車窗外拋卻的流光，卻是否打正著。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很多年後聽見王若琳翻唱，才重新跟著哼唱曾覺得唱得太重的歌詞，過於熟稔編曲，下意識便模仿車上老收音機裡的女聲拔高音量，逼喉底死繭鼓動，嘶啞如卡帶被盡數抽出又塞回槽中，畢竟是陳舊。而王若琳低沉地滑過，如生命的渴求與失去都成為可承受之輕，輕得如某個區塊正隨之灰飛煙滅。

而越是日常之外的差池越是不減。

於無數鄧麗君之中父母偶播了一次夜來香，大抵是老舊音響更堪中低音，歌聲悠悠轉轉地纏上耳畔，反而耐於久聽。我愛這夜色茫茫，似水更似一句旗袍女子的低喃，微弱而輕易冷卻的氣息，於字句換氣之間偷渡馥郁。那南風吹來清涼，嗓音恰逢有車內空調的夏

夜，如舞台指令安插得合於時宜，不偏不倚，於是往後所有車窗外的晚景，都彷彿有深夜限定的香氣，於空調送風處汨汨流出。

後來看了許多民國背景電影，縱以覓尋舊愛的敏銳，盤旋於眾多織錦與繡面的女人間，仍舊會與那樣的氣息錯身。原本就是錯置，太會想像的年歲錯讓空洞嗓音徒生有血有肉之軀，成年後欲於人海復刻同一張容貌，本就只是緣木欲求蠱惑心思的人魚。

後來再在車上聽見一模一樣的夜來香，已經是懂事後的傍晚放學。

J偶爾開車送另一個班的學生回家，也會連帶捎我一程。家與學校不過十分鐘腳程，她卻喜歡繞行至橋之彼端，先送另一個人抵達，我樂於更多獨處，從不可惜那些多於步行三四倍的時間。

先走的人坐前座，於是我又重新蝸居於已經陌生的後座，如幼貓以爪在絨毛椅墊划幾道無傷大雅的痕，似某種宣示標記。更多時候則陪同出演晚霞的靜默，暖橙的光隨車身駛過，於薄黑紗輕籠處，揭開一面光區又闔上如同換幕，而我於乍明之際扮演貓的呼吸。

同學住在進城必經的橋側，跨的是頭前溪，兩年後為通勤乘車往返市區間，便也經常路過。於陸橋輕馳之際只覺得溪流淺，河道多稜的礫石輕易便露出，一側卻有長堤不合

時宜矗立。J說很多年前這裡也曾有洪水沖斷陸橋。

下一個回家的人沒有坐到前座。

返程時J往長堤繞去，車少路也近，晚霞的堤邊更適合叨絮密語。堤的彼側是整片齊切成方形的消波塊，在路過的兩三年後，和J不再聯繫的年歲裡，它忽因形似豆腐而開始聲名大噪，清晨通勤的火車上，隱約可見石板間有孱弱的水流擠過，以慣常姿態，於人為的壅塞裡見縫插針，反覆出逃，而我擱淺在七千個單字的縫隙裡乾涸。

但彼時豆腐或鵝卵石還未曾被細辨，經行者只注視堤岸攜手的老夫妻。我們同時指認那是理想愛情的模樣，同時在相距十載的細痕外相視而笑，長堤向西，老夫婦與長堤都與夕陽沒入觸手不可及的盡頭，而J看不見的半邊笑顏更早地染上霞紅。

那日她錯過了路口，誤開上高速公路，頭前溪於是從另一側被闖入。捂熱半側面龐的紅潮退去，才感覺時令已至秋日寒涼，溪畔的五節芒與甜根子草，米白輕絮已經漫生如布偶貓的後背，瑟瑟地讓人想打噴嚏或是流淚。

過了溪離家也還有段路，平時僅在窒息課間撿拾零碎話語投遞，此刻於是只能像出了差錯的剪輯，於無聲無畫面的一大段空白裡失語，彼此都對這段關係感到辜負。J笨拙地打

開音響如初次犯錯，而我在後座招認某段類同於寄生的過往，胡亂掩飾無話可說的罪惡感。

那南風吹來清涼，夜色已經深至應有花香，空調風口安靜吐氣而我們吸，季節合於時宜地挾帶從人體剝落的敗絮，重新附生於鼻腔黏膜滋養成過敏，於嗓音落回肺葉枝末時，竄生一口噙出眼淚的噴嚏。

在離開後座重覓所居時，兩人都在搔癢的鼻息裡沉默不語。

寄生的後座在弟弟歸隊後，就大片大片地剝蝕、掉落，我於是蝸居於區間車、132或高鐵，在所有的座椅和窗邊慣性的蟄伏又遷徙。後來還是弟弟又將寄養於指南山彼端時，那種幼蟲的習性才被允許短暫歸來。

先留下弟弟於指南山，然後將我安置回中壢。前三年都蟻般地乘區間車轉公車，徒手搬運構築單人生活的一切什物，突然學不會如何在正午的天光裡，當一支獨生的幼崽。我瑟縮然後躺臥，發現蛻去的舊殼可能容納不了新生的肉軀，於是正襟危坐如同成人。闔眼復又睜眼就發現自己被曝曬於日正當中，莫名其妙錯過晨曉的破土，不會飛也鑽不回寄生之處。

這不算是成蟲吧？

車子從新屋交流道滑下，左拐匯入四年都習慣不來的蠻行車陣，在蜿蜒爬坡的快車道回到和人新租的小屋，沿途沒有任何關於家的提示。父母安頓好為數不多的行李，善盡家長的義務後匆匆返回有霓虹大橋的家，而我以成蟲姿態安臥於適宜棲息的居所，沒有半聲鳴叫。

評審評語

向鴻全：不是很能理解由王家衛的設定，到後面講的東西之間的連結性。作者情緒的鋪排及文字的使用很成功，但像花樣年華之類的運用，我覺得不太合適。

陳又津：這篇作品有一種韻律，而且用流行金曲將大家帶入時空背景。但作者不需要每次都引用別人替自己背書，要對自己更有自信，某些地方是可以刪除的。

謝凱特：作者用流暢的文字寫移動跟成長的故事，用一種巧妙的比喻——寄生，而結論停在猶疑、矛盾，是這個年紀很精緻的感受。

作者——中文四 郭瑞雅

個人簡介：

人格在極度的感性與理性間坐海盜船，導致文字的產出全靠緣分，還在學著接好生活丟來的感受，不然常常忘記剛剛在感動什麼。

得獎感言：

謝謝欣倫老師。還沒投稿就想好感言要說這句話，也是真正想說的。（附贈千萬個愛心）

很開心作品能被青睞，讓我深埋許久的夢想好像又開始復甦，也自知還需磨練，只希望慢慢學會從生命淬鍊文字，畢竟還想寫。

玻璃貓

中文二 游高晏

女兒叫她「貓貓」。

北鼻時期的女兒口齒不清，媽媽就叫媽咪，媽咪又成了貓咪，貓咪最後成了貓貓，怎麼改也改不掉，就成了獨一無二的暱稱。

女兒真是難養。剛出生時三千七百六十公克，第一個月就縮水了五百公克，日哭夜啼，就算放棄了不足的母乳，飼以配方奶粉還是胃口不開。一次一百二十CC牛奶喝到快周歲。女兒才像一隻貓，一隻養不大的貓。奇怪的是沒吃什麼東西，活動力倒是很強。十個月就自己扶著樓梯的圍欄站起來，還一臉堆笑，十一個月就能搖搖晃晃撲向人了。

自己養不好的「小貓」，只能送給別人養。其實是她沒有空，那時每日裡忙著帶重度身心障礙的哥哥，去醫院做復健或針灸。十六個月大的女兒就被送去托兒所。從早上八九點，待到下午五六點，等她帶哥哥上完最後一堂復健課才能去接。這時托兒所裡，燈都關了一半，剩兩個孩子安靜地玩著積木，或坐在鋪了軟墊的地上乖乖看卡通。妹妹一聽到

叫自己名字，就會趕緊站起身來，衝去拿自己的書包和餐袋，臉上看不出來特別欣喜，抿著小嘴的樣子反而覺得有點倔強。

她以為自己是最開明的母親。兒子沒有選擇權，從幼兒時期起就泡在醫院；自己也沒有選擇權，不得不也心甘情願，從生產前一個月停薪留職就和兒子綁在了一起；所以，她要給女兒選擇的機會，從女兒懂得選擇開始。

女兒剛開始去的托兒所是她決定的，後來哥哥去八德讀特教機構，兩人一南一北，早上和傍晚，光是接送，花在路途上就要兩三個小時。為了省時間，也為了讓妹妹受到更多「刺激」（或說腦力開發），想換一間大一點的幼稚園。換了兩三間，不論是傳統主題式教學的，或者全美語的，最終還是回到原本那間小而美的蒙特梭利式托兒所，因為女兒習慣。

五歲時，女兒想學鋼琴，河合、YAMAHA、奧福等音樂教室都試過了，結果說要上一對一的家教。住家附近的音樂教室，老師溫柔可愛，女兒也學得輕鬆愉悅，直到小二下期她說想考音樂班。為了考音樂班，跑到平鎮尋了一位嚴厲的科班師資，惡補樂理和聽音，也修正女兒之前錯誤的手勢——十根手指要成九十度站好，只落指尖在黑白的琴鍵上。每次因此被老師用指揮棒敲一下手，她的心頭就震一下，小丫頭卻說不後悔。好不容易考上

了，多年仍是有琴音不乾淨，聲音力道不足的問題。

小時候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在陪哥哥，她對女兒很愧疚。女兒音樂班讀了四年，她就去學校當了四年義工。每次出團比賽，一定要去幫忙搬那隻巨大的低音提琴。台灣的國小音樂班孩子（直到國中、高中）都要練兩項樂器。除了鋼琴，女兒學的是低音提琴，這也是她在學校管絃樂團的擔當。

「這琴比她人還高一個頭，我要不去搬，等小孩從休息區一路搬到舞臺上，就沒力氣拉了啊！」她總這麼說。

陪女兒出團，不僅要搬樂器，還要幫她和其他孩子化妝、綁頭髮，準備早午餐，尤其要監督她在回程的車上休息——小女孩們無論多累，都可以嘖哩呱啦聊一路，比完賽下午回到學校還要上課的，都不知道抓緊時間休息。

國小六年級最後一次全國賽，女兒好說歹說勸阻她去，「Base（低音提琴）不用你幫忙啦，平時還不是我在搬。而且還有其他媽媽在啊，不差你一個。」

下午，她還是趕去學校，陪女兒上外聘老師的鋼琴課。遠遠地，看見老師臉色鐵青，把琴譜往地上摔。她胸口瞬間堵住，悶得喘不過氣來。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彈什麼，這堂課內容下次重上！」她聽到老師在咆哮。

授課時間還沒結束，老師已提起包包，登登登走出琴房，好像沒看到她一般。平日下課後，老師都會跟家長簡單說說上課狀況。

一臉驚恐又疲憊的女兒，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晶亮晶亮的。雖然不捨，她還是忍不住碎唸：「早上五點就來學校彩排，接著又緊緊張張地去比賽，還要自己搬琴！來回折騰了一上午，中午在遊覽車上又沒睡覺，下午怎麼撐得住？」她也想哭，甚至覺得自己比女兒還難過。

音樂的夢想果然經不起現實的茶毒。在國中音樂班報考前的最後一週，女兒囁嚅地說：「我不想考了。」

「你確定？！」她的聲音有點空洞，失去目標的空洞。

「嗯，我想考私校，私校和音樂班的考試撞期。」女兒想要給她新的期望。

「好吧——你想清楚就好。」

不過，私校也以十幾分之差落榜。

然後，女兒說，「我本來就想和哥哥讀同一間普通國中。」

「你不介意嗎？」她問女兒，努力表現自己不介意這次的失敗。

「為什麼要介意？」

「哥哥是特殊孩子，我怕你有壓力。」

「哪有，哥哥很可愛啊！」她知道，女兒是真心說的。可是仍意難平，不知道是在替女兒擔心，還是有些生氣。

她還是尊重女兒的選擇，女兒的選擇卻總是令人出乎意料。

還好，女兒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會跟她說，只不過凡事自有主張，大人的話也僅供參考（她開始懷疑自己的教育方式）。她仍不斷提供意見，每次被否決，就要花更多時間、更大的力氣，再來「溝通」；每次受傷後，悶悶地等女兒回心轉意，嘆息這個「貓貓」好難當。

沒有讀音樂班，女兒仍保持著熱愛音樂的心，國一就參加了學校管樂團。低音提琴拉不到一學期，新學的雙簧管已經可以solo，公演時看到女兒站起來鞠躬感謝，她覺得自己的心，都和女兒一起發光。

只是管樂團撐不到國二，又轉去閱讀社團（學校不允許兼兩個團），她想這樣也好，可以提升寫作能力。到國三，不可以玩社團了，好不容易編進了會考加強班，小丫頭竟自行決定退掉，說是跟不上班，要自己安排複習進度。她真的很想飆罵（不過是抬高聲音的用激動的表情說話而已），又強忍下來，怕違了女兒的主見起到反效果。只好任由自己的心情，跟著女兒的「現實動態」起起伏伏。

女兒能考上第一志願的高中，實在是太奇蹟了。興奮之餘，叮嚀之餘，她也確信自己的教育理念沒錯：要相信孩子，給她選擇權。

等到讀高中，她覺得女兒一點一點被人偷走，越來越遠。兩個人之間的對話，漸漸變成都是她在問，女兒有一句沒一句的答。

「你今天晚餐吃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

「明天會變天，要穿厚外套喔——」

「不會冷啦，有一種冷冷叫媽媽覺得冷，哈……」

「為什麼還在滑手機，趕快去洗澡啦！」

「看一下而已，等下就去了」

「最近有考試嗎？怎麼都沒聽你說」

「喔，好像有吧」

她開始做自己不齒，又自尋煩惱的事——明知被欺騙，還去偷翻女兒的書包找證據；瞄到不曾見過的化妝品，就忍不住去刷女兒的銀行簿子——書包裡塞著二十幾分的考卷，一堆沒吃的中藥包（她心疼女兒痛經，定期帶去看中醫），還有那數目驚人減少的帳戶。

她聽見玻璃心崩裂的聲音，碎了一地的淒涼，慘況目不忍睹——她對著女兒聲嘶力竭地吼，抓自己的頭髮，用拳頭狂打自己的腿。女兒臉色發白，沒有回話，也沒有道歉。

近一個月，母女相敬如冰。她後悔了，怕女兒再不願跟她撒嬌。夜裡，總覺得心口很痛很痛，一個人靜靜地掉眼淚。

女兒高中畢業，曾經的恐慌也沒有多嚴重，照自己的心願考上台北一間國立大學的教系。

「桃園待膩了，去台北很近，方便回家。」女兒開心的說。

原來女兒還是喜歡待在這個家裡的，她鬆了一口氣。升學壓力的警報解除，母女關係輕鬆許多。每個週末，女兒會跟她一起睡，兩母女窩在一起可以聊到半夜。

一天夜裡，兩人聊到小時候的事。女兒說：「托兒所某老師很兇，我最不喜歡她。有一次某某同學跟老師告狀，說我沒有收拾教具。我說是王某某弄亂的，老師卻不相信，還處罰我，那個陰影到現在都在。」她吃了一驚，在她心目中那位老師是很明理的人。

「你怎麼不說呢？」

「說了有什麼用，我又沒辦法證明。」原來女兒那麼小就理智至此，她有點傻眼，心想也許幼稚的人是她自己。

又說，「我不想要讀音樂班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那裏越來越不自信、不快樂。老師很愛罵人，甚至打人；同學很愛比較，比術科、比學科、比授課老師、比琴具、比穿著……」

「啊——原來如此，我以為是你新鮮勁過了，沒有勇氣堅持下去。」她又難過起來。

「什麼嘛，貓貓都這樣，把人家往壞處想，所以我不想跟你講。」女兒嗔笑著，也讓

她久久無法入睡。

很快，貓貓又有新的煩惱。

「你不回來就算了，我知道你在學校比較開心。」她一臉哀怨。

「你不要再『情勒』啦！」好在她有讀書，也有看電視，還知道那是「情緒勒索」的簡稱，不像老公坐在餐桌對面，莫名其妙的臉。「反正你星期六要帶哥哥出去參加活動，我回來也見不到你。」

「不是還有星期天嗎，星期天下午才回去啊……」

「不行啦，我是真的有事咩——星期六晚上要練系羽（系上的羽球隊），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啊——這樣貓貓會兩週看不到你耶。」她放軟聲調，繼續勒索。

「乖啦，很快就見到了啊……」還沒出社會，正式離開家的女兒已經讓兩個人的位置顛倒了。

她只好等著，等著每週可以見到女兒的短暫時間。

她喜歡聽到女兒跟她說——

「貓貓，我的瀏海又長了，你今天要不要幫我剪啊？」

「貓貓，你下次去好市多，幫我買海苔喔，我快缺貨了！」

「貓貓，我跟你說，某某跟我告白了……」

她會在女兒回來前一天去市場，準備一大堆刁嘴小孩愛吃的菜。然後擺滿一桌，笑笑地看他們搶食的樣子。

「這道菜不好吃嗎，怎麼都沒人動？」

「哎呀，我們不是還沒吃到那道菜去嘛，我已經在用行動證明了！」女兒指指滿嘴的食物，又唸叨一句：「你又玻璃貓上身了。」

她扁扁嘴，想裝出生氣的樣子，禁不住又笑了。

玻璃貓也不錯，雖然易碎，卻有自我修護的功能，還是貓貓的本質。

評審評語

向鴻全：這篇作品表達出媽媽關心女兒的心情，有點媽媽玻璃心、易碎的感覺，但缺點是太直接了，如果有一點點的保留，讓讀者去思考，會更有力量！

陳又津：這篇作者真的很厲害，可以寫出一個中年媽媽的感覺，但是比較平鋪直敘，各個段落如果不照時序重新組合，會更亮眼！

謝凱特：這篇作品讀起來有點像小說，文字相當的流暢，以母親角度細膩的呈現母女間的相處。

作者——中文二 游高晏

個人簡介：

中文系待了快兩年，一無所長、想太多做太少，持續沉澱中的無聲人。

得獎感言：

散文寫了很多，愈發不自信：自己究竟是否可以寫作的人？但踏上不歸之路，只能繼續用文字記錄生命。

新詩組



水族的日記

中文碩二 陳力瑋

終於游上岸了

告別睿智的海龜群和巨大

足以包容謊言的鯨魚

我在沒有失去聲音與記憶的情況下

擁有了雙腳

岸上的國度有著許多不同的

植物，在陸地

樹不會隨著風雨擺盪

我要去學習隨波的巨藻

以及絢爛的珊瑚礁都不是美的

有一類古老的職業叫作：園丁

負責熨燙每株蓓蕾

整齊劃一

我暫時被餵養在這座新穎又豐饒的花園

而和我差不多紀元上岸的同伴

有些選擇長了翅膀，前往另一片危險而倒置的海

他們凌空俯瞰花園外整座城市的全貌

並且對我攤開某些封存的，甚至
被燒燬的經典，我才明白
現行的智慧與善良都是，提早上岸的水族
薰以香草並刻上花紋，如同
華麗鑰匙的話語

有時候我會走回岸邊，看海

看海的原因往往是因為我開始脆弱

已經近似人類的水族建議我多加誦讀僅存的經文

說：「這些靈性就已足夠美好

你看我們，可以因此活得很快樂。」

但在那些沒有被公諸於世的智慧
包含了某種近似恆河猴實驗的
殘忍，使我日漸感覺到吸入肺裡的空氣
反倒是無以名狀的擠壓的時候
我該不該捫心自問？甚至
進一步思辨、質疑進化該有的形狀

於是我剔除大量的毛髮
進行一種被接納但極少數的
平和革命般的宗教信仰
且用拗口而多音調的方言

朗讀著鮮少人知的咒語

那象徵著對另一座遙遠的烏托邦

或香格里拉的馴服和皈依

那些早已上岸的水族應是忘了海的生活

卻仍然不忘努力嚼著泡泡問我：

「最近還好嗎？」

話語依舊美麗，充滿整齊

而可預測的劃一紋路

他們替我祝福且憐憫的

模樣芬芳而虔誠

但那一切的本質，是鎖

是無法開啟

無法抵達

評審評語

徐珮芬：作者沒有用說教或反抗進行自我與外在疏離的思辨，使用的意象都很精彩，看得出技巧成熟。句子不必寫出全部的連接詞，中間使用「恆河猴實驗」有點出戲，若考慮到讀者的閱讀經驗能不能掌握到作者的用意，可以換個意象或詞句表達，除了這些部分，整首是很好的作品。

崔舜華：一般校園文學獎會對人類現代文明和科技粗暴地否定，但這首詩很特別地把自己設定為觀察者，只是最後的突然歸結和留白讓人有些困惑，有點可惜了前面的鋪陳。

潘柏霖：作品能看到這次比賽少見的自我辯證，水族的隱喻和人類的演化並在一起有科幻和新鮮感。可惜題目走向和體裁較為複雜，要完整呈現的敘述可能有點多，有些句子沒有很明確，但整體敘述和情感調配比例都很精確。

作者——中文碩二 陳力瑋

個人簡介：

陳力瑋，台中海線人，過著平庸的生活，於是用寫作抵抗平庸。

得獎感言：

謝謝金筆獎，也謝謝倖柔、以薰和群懿一起在去年十一月邀我讀詩和寫詩。在此想特別感謝去年給我一票的評審達瑞，他說：能夠繼續創作，有時候不是因為關心的議題變多了，而是學會不在乎很多事情，不在乎寫詩的用途，不在乎他人的評價，乃至於不在乎沒有天分。希望我可以一直記得這段話。

駕駛一輛老爺車

中文二 王怡蓁

駕駛一輛老爺車奔赴遠山

此刻偶經的車

像回憶棄我遠去

身後者不見追影 卻在逼近

山谷吞食道路

輪軸一意孤行

想像路邊有塊花田開滿白色芍藥

呼嘯的景色 終於配得上被稱作景色

睜眼和閉眼都像熟睡

我一度以為死在一場車禍

只有肉身的靈魂和鋼鐵烤漆方向盤的靈魂

繼續駛向遠山

夢裡的太陽有權力刺痛

念舊的眼睛

瞳孔接收錯過芍藥的風景

向大腦撒了謊 假裝

春天還在那裡

在柏油路旁

在草原上

在遠山

在那

裡

我害怕遠山將我吞噬

連同長遠的道路

但我正在駕駛一輛老爺車

且意識清醒

評審評語

徐珮芬：這首詩很乾淨，專心於一個鏡頭，創造一個沒有真實存在的風景，不存在卻寫得很明確，把渴望也寫得清楚，語言和意象都使用得很成熟。

崔舜華：有點搖滾樂的味道，首尾兩段處理得很好，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都是佳句，留白也是高明的手法。中間的兩段可以更好，將主意象和語言濃縮在四五行之間，維持一定的節奏感，會很適合改編成有詩意的歌詞。

作者——中文二 王怡棻

個人簡介：

中央大學中文系在讀。

不打草稿型自由派寫手，堅信自己是一顆看得見極光、擁有小狐狸和小浣熊、種著好吃百香果的美好小行星守護者。

就算看不見極光，也會憑自己慢慢走到有光的地方。

會努力再更好一點，蒙不嫌棄，請多指教。

得獎感言：

我們都在奔赴遠山，在無盡的路途中。願我們都能擁有白芍藥的不願放棄與思念，銘記奔赴的初衷與沿途的美景。

話多貓咪

中文三 鄭伊婷

話多是她與生俱來的

毛病，和誇讚沒有關係

她也覺得煩

當話多攪擾枕中棉絮

貓爪痕魚缸玻璃

一根頭髮錯位的集體驚慌

變裝豌豆公主徹夜找眠

金魚轉身

明明七秒記憶卻記得她話

多得毛線纏地絆倒貓咪

震動比水蕩漣漪

話多是她戒不掉的毛病

嘆氣

夢鄉是又上又下的崎嶇

評審評語

崔舜華：是很可愛的小品，篇幅短的詩作若處理得當就會有清新的童話感。貓的神經質透過豌豆公主的童話和意象並置，營造和留下想像空間，最後的留白也很有趣。

潘柏霖：節奏感是參賽作品中最好的，每句都有押韻，若整篇都押韻容易有重複的感覺，但這首整體狀況順暢也不刻意。最後一段呼應第一段，用有趣的語調互相搭配，整體平衡。

作者——中文三 鄭伊婷

個人簡介：

筆名周伊。周，取母之姓；伊，以我為名。希望有一天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一個話多過動的後遺症者。

得獎感言：

可愛的詩，獻給評審老師們，也獻給每一個你。獻給媽媽。獻給我自己。

黑色

經濟二 林麗綺

媽媽說

不要讓自己

是黑色

那天

只聽見

黑色的炮

守著

黑色的城

只剩下

黑色的

我

評審評語

徐珮芬：相當簡單的語言或幾個字讓讀者詮釋，優秀的留白有捉住目光。

崔舜華：由於是短詩，大量留白可以有很多闡釋，一開始閱讀會讓我聯想到可能與某種社會運動以及成長中的迷惑有關。是首乾淨的小品，可以在第三段兩個黑色意象多延伸和發揮。

潘柏霖：給人可愛的直覺，留下很多有用的空白，讓讀者可以自我塞進作者留白的「黑色」意象，給人閱讀短詩後續的餘韻和可操控的空間。

作者——經濟二 林麗綺

個人簡介：

高雄人，喜歡待在室內的時侯外面下暴雨，喜歡寫日記，喜歡文字。

得獎感言：

「黑色」對我來說可能是在每個成長階段都會出現的顏色，但同時媽媽和黑色的炮也是。所以想感謝家人和朋友，祝所有人幸福健康。

未完成

學習與教學所碩三 蔡如慧

斑駁白牆

迷了路的時針

年邁的窗缺失了鎖

縫隙中透出了傷心

連風都於心不忍 看著我被追趕

那些未完成的 有了龜裂的痕跡

破碎而散落一地

木製桌上

掉了線的日記

能不能多給點時間？

線條在空白格中求救著

日復一日 沒了身體

明明空蕩的卻像在人潮中

向前 又後退

換來 漫長而虛無的等待

我在找尋已完成的證據

不重要的，即便

地板上已皺的紙團

證明

曾經存在著

你從遠方走來

從對面的房間向我走來

姍姍來遲，接著

慢動作地梳理映著陽光的黑色

你沒有提醒 那些空白的待辦事項

靜靜蜷縮著 時而露出閃爍的瞳孔

像是來自遠方的星光

可不可以，我們一起

不在乎過期的日子

不在乎桎梏的圈套

不在乎紙上的未完成

天色暗了，我問

你也渴望外面的自由嗎

你不發一語，只是

溫柔的

舔拭著身上的黑

舔拭著痕中的白

我停下來，望著

你深邃的黑瞳中藏著祝福

微微閃著光

評審評語

徐珮芬：作者抓住生活詩意是聰明的做法，但寫得過於抒情，有點模糊，可以再更日常。詩中的「你」應該是描寫動物，但與前後關聯曖昧，作者的意圖沒有呈現出來。

崔舜華：越是抽象的主題要用更多具象的名詞、意象或是副詞才能清楚表達。

潘柏霖：主題「未完成」和內容搭不起來，但整首詩的語調是全部作品中比較有趣的。整首的鋪陳比較沒有關聯，而且有很多成句，在這些語言可以再重新選用，會更順暢。重複出現的句子有節奏感，但讀起來也會因此比較無聊。

作者——學習教學所碩三 蔡如薏

個人簡介：

不務正業研究生，座位位於安靜角落，擁有跟貓相似的靈魂。

現實主義者，但喜歡寫一些未知又模糊（跟自己人生一樣）的文字。

希望身旁的人都能平安快樂。

得獎感言：

一直以來都不是文學獎的寵兒，這次十分感謝所有評審老師（特別謝謝潘柏霖老師與徐珮芬老師看見了這篇作品），感謝身旁親友的鼓勵，感謝辛苦的主辦團隊，最後感謝那個因為喜歡創作而沒有放棄，仍舊勇敢嘗試的自己。

敏感神經

中文碩二 周緯宸

盯著像路燈，又像月亮的光源

觀景窗有些模糊，始終無法對焦

遠處刺眼的車燈，伴隨

由尖銳變為拖延的鳴笛聲

不斷接近的光線和聲響，撞擊著腦袋

敲散僅存的感官

某本科幻小說的開頭寫著

二十一世紀以後，醫學發達，疾病皆可痊癒

是嗎

白色車輛去載著的，從二十二層樓往下

墜落的人

只是千禧年後，狂熱狀態延續的表徵

如同滿月時分的潮汐，遲遲仍未退去

關於昨日夜裡，電視播放的新聞

那位想像自己是飛鳥的大學生

並沒有順利抵抗重力，隨著氣流向上飛起
只能順應引力而下

重重地親吻，紅磚拼湊成的街道

新聞看似嚴厲，篇幅卻迅速地帶過

我們清淡地看著主播

用正經嚴肅的態度，低頭唸著文字稿

或許，外來的資訊夠多了

所以我們將鏡頭交還給——

評審評語

徐珮芬：語言畫面感蠻好的，像在看快速閃爍的影片。可能在描寫某件具體的事件，有成功創造出緊張和懸疑感，加上最後的無力感，整篇作品的節奏和語言都有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潘柏霖：第二段的呈現比較有趣，也是比較有個人反思的作品。我會把主題歸類在悲慘的事件或個人冷漠的狀態，但對立的狀況在詩中沒有新鮮的辯證，力道也有點不夠，比較可惜。整首詩故事流暢，但也容易失去詩的節奏感。

作者——中文碩二 周緯宸

個人簡介：

文學研究生，目前就讀中央中文所，每天的夢想是成為下一期今彩539的得主。

得獎感言：

這首詩的場景是我最喜歡的古亭，汀洲路的街道與路燈。完成它想感謝信維，還有總是聽我唸詩牢騷的伏家、凡瑄、睿欣。

指導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執行單位：中國文學系金筆獎工作團隊
指導老師：李欣倫副教授

金筆獎第41屆
執行長：詹皓崴
公關組長：蔡語彤
稿件組長：戴良頤
美宣組長：陳歆璇

得獎專刊製作工作人員：
詹皓崴、蔡語彤、戴良頤、陳歆璇
出版日期：二〇二二年十月